

吳江陸翔輯選

當代
名人
新小說集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當代名人新文選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當代名人新書信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當代名人新演講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七角

現代新思想集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八版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全一冊)

【每部價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世界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吉林保定邢台綏遠太原濟南
烟台武昌漢口宜昌長沙常德衡州重慶南昌

蕪湖安慶合肥徐州南京無錫杭州寧波
溫州蘭谿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梧州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凡例

一本集所錄。皆近代名家最近譯著之作。於西洋各名家之著作。亦大略具備。

一近世文學潮流。由長趨短。由繁趨簡。本集所選。均錄短篇。其冗長而思想陳舊者。雖美不錄。

一吾國小說。每重抽象而忽於寫實。本集所選。都屬寫實之作。務合近代小說之趨勢。

一小說一道。最足鍛鍊思想。增人識見。本集所選。其寓意均屬倫理愛國等類。讀之尤足養性進德。

當代
名

新小說集目錄

二漁夫（胡適）	一
決鬪（胡適）	九
酋長（周作人）	一八
小小的一個人（周作人）	二九
改革（周作人）	三九
晚間的來客（周作人）	四四
空大鼓（周作人）	五二
石筆石板（周瘦鵬）	六四
啖人（周瘦鵬）	七九
勳章（周瘦鵬）	八三

自殺俱樂部（周瘦鵑）	九一
磁狗（劉半儂）	一〇一
歐洲花園（劉半儂）	一一六
如此如此（包大笑）	一二四
默想（叔衍）	一三九
還是去死還是去奮鬥（相心）	一四〇
母親（如遇）	一四五
十四日的晚上（蔣夢芸）	一四八
家庭與愛情（忍傑）	一五三
是愛情還是苦痛（羅家倫）	一六〇
怕死的軍人（宋春舫） （趙祖欣）	一七五
一個危難中的女子（孝庵）	一八四

幸福 (魯迅)	一〇六
碎簪記 (蘇曼殊)	一一七
兄妹 (耿臣)	一三七
真幸福 (耿臣)	一五一
阿撒哈頓的夢 (耿臣)	一五八
三問題 (耿臣)	一六四

當代
名人
新小說集

二漁夫

法國莫泊三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一八一七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抬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

「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夠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嘆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

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脚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人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法國之「阿不醒」Absinthe 酒力最利害最近吾國之燒酒）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叫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

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上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鸞崗兩座高崗，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會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脚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

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日燂，從讓勒甯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

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蘇活勒甯山上的大炮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尚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鎗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綁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脚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

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能。」

那時驍勒甯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

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眸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

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抬去河邊。

那時，驍騎甯山上的人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抬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新青年）

決鬥

俄國泰來夏甫著
胡適譯

泰來夏甫 Nikolai Dmitrievich Teleshov 生於一八六七年。嘗肄業於莫斯科工業學校至一八八四年，氏時僅十七歲耳，即以文學見稱。其所作大抵師事俄國當代文豪齊科甫 Chokhov。今其年未滿五十，而名滿東歐，爲新文豪之一云。

此篇乃由英文轉譯者。全篇寫一極慘之情，而以慈母嫗煦之語氣出之，遂覺一片哭聲，透紙背而出。傳神之筆也。

此篇用意取材，頗似梅特爾林克 (Maeterlinck) 之『死耗』(原名 The Interior) 知梅氏者，當不河漢斯言。

民國五年譯者記於美國旅次

一日早晨，烏拉得米(名)克拉都諾夫(姓)同一軍官決鬪。

克拉都諾夫也是一位少年軍官，身長，面秀，年方二十二歲，鬚髮可愛，身穿軍服，脚踏騎馬長靴，却沒

有載帽子，也沒穿外套。他直立在那雪遮沒的草地之上，圓睜着兩眼，望着他的敵手，兩人相距不過三十步。他的敵手正在舉起手鎗，對準了克拉都諾夫。

克拉都諾夫把雙手抱胸，手中也拿著手鎗，正等候他的敵手先放。他臉上雖沒有平常的光彩，却沒有一毫畏懼之色。

他自己的危險，敵人的決心，兩邊副手（凡決鬪皆有副手皆以本人之好友爲之）的擔心，和死期的接近，這種種嚴肅的思想，把這一分鐘都變化成了一片慘怛肅殺的氣象。

他們來這裏解決一件關於名譽的問題，人人都覺得這問題關係很大。他們越不懂得他們自己幹的甚事，便越覺得這時候的莊嚴可怕。

轟然一響，手鎗放了，人人打一個寒噤。克拉都諾夫兩手一鬆，兩膝一彎，倒在雪地上。彈子打在頭腦裏，血流不住，他臉上，髮上，雪地上，都是血跡。兩邊的副手跑向前把他扶起，同來的醫生驗過了，說是死了。

這件關於名譽的問題算解決了。

如今剩下兩事，第一須報告本營軍人，第二須報知死者的母親。他母親所生只有一子，如今死了，更無他人可靠。他們沒有決鬪之先，誰也沒有想到這老母親。如今他兒子死了，他們纔都想起他老人家怎樣可愛，怎樣可憐。他們都說，這事不可陡然叫他老母知道，只可慢慢地把死信透露與他。他們議定了。公舉一位最精細的伊凡（名）古奴本科（姓）去辦這件最不好辦的事……

裴拉吉亞夫人（即烏拉德米克拉都諾夫之母）纔起牀不久，正在預備早茶。看見伊凡古奴本科走進來，忙起身迎他，口裏嚷道：

伊凡君來得湊巧，正好喝一杯茶。你一定來看烏拉得米的。

伊凡勉強答應道：

不是的，我打這裏走過……

夫人趕着說道：

你可別見怪。這孩子還好在好睡哩。昨夜上我聽見他在房裏躑躅來躑去。一夜不曾睡。故爾我告訴下人們不要驚醒他。橫豎今天是假期，他無事正好多睡一會兒……但是你可有要緊公事要找他嗎？

伊凡道：

沒有的，我走過這裏，踱進來望一望……

夫人道：

你果要見他，我立刻叫人喚醒他。

伊凡道：

不必，不必你老人家別忙。

老夫人看他支支吾吾的神情，估量他有要緊事要見他兒子，故此不容他分說，自己走出去了。

伊凡踱來踱去，抓頭絞手，不知道如何開口。時候到了，但是他的膽子都無了，心中只願怪他自己不該管這閒事。

這時候老夫人回來了，口裏嚷道：

你們這些少年人，真正靠不住！我在這裏輕輕地弄杯子盆子，不敢做一些兒響聲，怕驚攪了我的孩子，誰知道他却早悄悄地出去了……你爲甚麼不坐一會兒，請用一杯茶罷。你近來許久沒來看

我們了。

老夫人說到這裏，心中快活，忍不住微笑，接着說道：

近來我們這裏的好消息多得很哩。烏拉德米想早叫你知道。我這孩子怪爽直的，總不會瞞人。昨晚我心中暗想道：『呵！這孩子一晚上躡來躡去不睡覺，他一定又在那裏想麗娜了。』他總是如此。每回他在房裏走來走去，明天一定去到……唉！伊凡君，我現在只巴望上帝給我這一點快樂。我這一把年紀了，還想別的嗎？我只有一宗希望，一宗快樂……我每想烏拉德米和麗娜。完婚之後，我簡直不用再禱告上帝了。（譯者按：言此外別無所求，故不須再祈禱矣。）到了那一天，我不知纔怎樣快活哩……我有了這孩子，便不想別的。我別無他求，只求他的快樂。

老夫人越說越動了感情。說到後來，快活極了，眼淚也滾下來了。他一面揩眼淚，一面說道：

伊凡君，你記得嗎？他們兩口兒起初因為錢的緣故，很不如意……你們少年士官，沒有存款，是不許娶妻子的……現在可好了，我已弄到了那應需的五千個盧布（俄幣名）他倆兒，如今隨便那一天都可結婚了……是的，麗娜佳寫了一封怪可愛的信給我……我的心中好不快活。

老夫人一面說話，一面摸出一封信，指給伊凡看了，仍舊放在袋裏，口中嘆道：

麗娜佳好一個女孩子。那麼可愛。

伊凡聽老夫人說話，坐在那裏，真個如坐針氈。好幾次他心想打斷老夫人的話頭，告訴他不要做夢了，如今什麼事都完了，他的烏拉德米已死了，他的種種快活的希望，不消一點鐘，都要風流雲散了……但是他沒有這硬心腸。所以他只坐着聽，却不敢開口。他看了老夫人慈祥和氣的面貌，他心中好不難過，喉嚨也硬住了。

老夫人忽然問道：

你今天爲什麼臉上這樣不高興？你滿臉都怪愁苦的。

伊凡心想要說：『是呀，要是我和你說了，你的臉上也要和我的了一樣了。』但是伊凡總說不出口，也不回說，扭過頭去，把手儘將他的鬍子。

老夫人心中高興，也不注意伊凡的舉動，接着說道：

我這裏有一個信給你。麗娜佳信中提起你，還叫烏拉德米同你去看他。你自己知道麗娜佳怎樣

看得起你……我不可不把這信給你看看，這女孩子這麼可愛。

老夫人從袋裏取出一封薄薄的，密密書寫的信箋。打開了，遞給伊凡。伊凡臉色更不好看了，把手推開這信箋。老夫人也不在意，自己高聲讀道：

「書上裴拉吉亞老夫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可不稱你爲「裴拉吉亞老夫人」直稱你作

「我的最親愛的媽媽。」我很盼望這時候不久就到。因爲我早就要喚你作「媽媽」了……」

老夫人停住了，兩眼汪汪地噙着眼淚，抬起頭來對伊凡道：

伊凡君，你看……

老夫人忽然看見伊凡手捋鬍子，眼中也噙着眼淚，老夫人便立起身來把手顫顫地摸伊凡的頭髮，又把嘴親他的額角低聲說道：

伊凡君，多謝多謝。（老夫人蓋以爲伊凡之淚乃由聽書中之言而發）我常說你和烏拉德米不像朋友，竟像兩弟兄……你不要見怪……感謝上帝，我中心真快活。

老夫人一頓說，眼淚不住的滾下來。伊凡心中更難受。只好拿住了老夫人冰冷骨硬的手，把嘴去親

他伊凡幾乎要哭出聲來，又不敢開口。如今老夫人把他做自己兒子一般看待，顯出這一種做娘的親愛。伊凡心中天良發現，心想倒不如他自己被人鎗死在雪地裏，也勝似到這裏來聽他老人家誇獎他和他兒子的交情。再過半點鐘，他老人家總知道底細，那時候伊凡還算做人嗎？他又想，他自己親眼看見人家把手鎗對準了烏拉德米，却爲什麼不勸阻哩？他還算是朋友哩！還算是『弟兄』哩！好一個『弟兄』，可不是他替他們量好相隔的距離，又替他們裝好鎗彈嗎？……伊凡想到此地，心中好不慚愧，簡直不把自己當作人看待了。却待要開口，又一個字都說不出。真是無可奈何。忽然又想起事不宜遲，報死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但是他又想，難道這幾十分鐘的空快活，都不許他老人家享受嗎？……他要開口，又怎麼說法哩？怎麼好叫他老人家預備着聽他兒子的死信哩？伊凡越想越糊塗了。他心中早已把種種的決鬪，種種的口舌，種種的『英雄義氣』種種的『關於名譽的問題』一概都罵夠了。沒奈何，打定主意，立起身來，要不說實話，還是走罷。

伊凡伸出手來，拉了老夫人的手，彎下身子，將嘴去親手。其實他彎下身子去，不過要遮住他臉上一臉的熱淚。他放了手，拔腳就跑，走出來，取了他的外套，飛跑出門，頭也不回的去。

老夫人摸不着頭腦，看伊凡跑了，口裏嚕咕道：

哼，他也愛上了什麼女孩兒了……少年人怪可憐……沒有嘗着快樂，倒先受煩惱……

老夫人……過了，就把伊凡也忘記了。他老人家仍舊做他的好夢，夢那些天大的快樂。（新青年）

酋長

波蘭 Henryk Sienkiewicz 著

周作人

譯

美洲 Texas 省羚羊河上，有一個羚羊鎮；鎮裏的活人，全向馬戲場去了。自從這鎮建立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有馬戲帶著舞女歌人和走索的到鎮，所以鎮上住民格外高興。這鎮是新鎮；十五年前，不但沒有一戶人家，連四近也並沒有白人看見。祇在河流分叉處，就是現在羚羊鎮的地址，有過一所印第安人村落，名 Chiavatta，是黑蛇部落的都會。鄰近日耳曼殖民地，從 Berlin Gründenan Harmonia 移來的人，看這黑蛇部落，却同眼中沙礫，至於容忍他們不得，原來印第安人不過單保護他們的土地，Texas 省政府，也會用極莊嚴條約，承認保護；但在 Berlin Gründenan Harmonia 的移民，這能算甚

麼呢！他們的確從黑蛇部落取去土氣水三件物事，可是也帶了「文化」來酬謝他們；這紅人却又用別的方法來報恩，——就是從日耳曼人頭上挖去顱骨。這樣事情，怎麼忍受？所以一天的月夜，從Berlin等三處來的移民，便聚集了四百多人，又招了La Ora的墨西哥人做幫手，去襲那睡著的Chiavatta人。正義完全勝利，Chiavatta燒成灰燼，住民不分男女老小，都砍殺了。祇有一小隊戰士，出外打獵，免了這難。至於村裏的人，早已沒一個活的了。這全是地勢的緣故。村是在灣上，春天水漲，四面多被潦水圍住。但這位置，在印第安人有害，在日耳曼人却很有利。這地方要逃固難，却很可以守。衆人想到如此，從Berlin等三處來的移民，便立刻都遷到這里。一眨眼間，在那Chiavatta蠻村舊址上，已經建設了文明的羚羊鎮。五年之內，鎮中住民，居然有二千人了。

第六年，他們在對岸尋到一座水銀礦；因這礦務，住民數目，又加了一倍。第七年，在死人林裏捉住了以前逃去的十二個黑蛇戰士，就依著私刑法（Lynch Law）都在市場上絞死，——從此以後，更沒有人可以妨礙羚羊鎮發達了。鎮中發行了兩種Tagblatter（日報），一種Mentagsrevue（月曜評論），造了一條鐵路，同Rio del Noret和San Antonio兩處聯接。龍舌街立了三個學校，其中一個是高的。

等學校。鎮中公民，又在被死黑蛇餘孽的市場上，設了一所同善局。每日曜日，教會裏的牧師說教，教訓人應該愛他的鄰居，尊重別人的產業，並此外一切文明社會必要的道德。有一個旅行演說家，曾朗誦過一篇論文，名曰「論各國民之權利。」

有錢的居民，提議要建立大學，省政府加點補助。公民都很繁富：水銀橘子大麥蒲陶酒的商業，獲利極厚。他們都正直，節儉，勤勞，有秩序，而且很肥。羚羊鎮住民，已有二萬之數，外人來訪的，早已認不出這富商中間，有十五年前燒 *Chiavatta* 的殘酷戰士了。他們日裏在棧房，工廠，事務所度日；晚上便到響尾蛇街的金太陽酒店。人如聽那緩慢的喉音，說 *Mahlzeit Mahlzeit*（飯時了飯時了），或慢騰騰的說，*Nun ja wissen Sie, Herr Müller, ist das aber möglich?*（你可曉得，*Müller* 先生，這事可能麼？）和那酒盃相碰，啤酒落地，或泡沫噴發的聲音；看見那種遲緩從容的態度，肥大的俗臉，魚一般的眼睛，就要猜是在 *Berlin* 或 *München* 酒店裏，不是在 *Chiavatta* 的廢墟。但在鎮裏現在無不 *ganz gemütlich*（十分舒服），也沒有人想起廢墟了。

這一晚，全鎮的人，都往馬戲場去。第一：因為勞作之後，消遣也極重要，而且有益。第二：因為馬戲到了，

很高興，大衆都曉得，馬戲是不到小地方的；所以這回班長領了他的一班，來到羚羊鎮就顯得鎮的偉大。但還有第三件，是鎮人熱心的最大原因。戲目第二項說：

走索，離地十五尺，音樂合奏；演者爲著名力士黑鷲即黑蛇之會長，古王之末孫，而其部落之遺民也。第一，走索；第二，羚羊跳；第三，死之舞，死之歌。

會長周游各處，倘有最表歡迎的地方，那必是羚羊鎮了。班長在金太陽酒店對人說：十五年前往

Santa Fe 去，路過 Planos de Tornado 地方，遇著一個垂死的老印第安人同一個十歲的孩子；老人受了傷，又極疲勞，不久死了；未死以前，曾聲明這孩子是黑蛇部落被殺的會長的兒子，繼承大位的嫡嗣；班長一行就留養了這孩子，後來便成了班裏的第一個技士。但班長也在金太陽酒店，纔曉得這羚羊鎮就是 Chiavata 舊址；有名的走索技士，却來他祖父墳上賣藝；這個消息，很使班長高興；他祇要辦理得法，一定能有好效果。那羚羊鎮的俗物，便帶了從日耳曼運來的妻子，——他們一生還沒有見過印第安人，——往馬戲場，去看黑蛇遺民；指點說：「你們看！十五年前，我們砍了許多人，都同這漢子一樣！」他們答道 Ach, Herr Je! 從 amalchen (婦人名) 或小 Fritz (小兒名) 口裏，聽這驚歎的答詞，

是極愉快的事。所以鎮中祇聽得不絕聲的都說，「會長！會長！」

一直從清早起，孩子們都圍在場外，從板縫裏探望，臉上露出好奇和驚慌的顏色，年紀大一點的，被尙武精神激動，都排了隊從學校回家，連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做。

晚上八點鐘了，好一片星夜，微風從郊外吹來，帶著橘林香味；鎮內的風，却多混著麥麴氣息。馬戲場已是一片火光。極大的松樹火把，插在正門上，煙蓬蓬的燒著。微風一陣，吹得黑煙和火燄亂捲。戲場照在火光中間，是一座新建的木棚，圓形尖頂，上插美國的星旗。門外立著許多人，多是要不到戲票，或沒銀買票的；他們看戲班的大車，和東大門所掛的畫幕，上面畫著白人同紅人戰鬥的圖畫。有時偶然拉開幕，顯出裏面的休息酒場，千百隻玻璃杯，排在桌上。後來幕真開了，看客都進去了。空屋裏便只聽得衆人的步聲，霎時間那黑簇簇的一羣人，已經塞滿戲場；從最高的地方直到地下。場內明亮，宛如白晝；雖然沒有煤氣燈，却用一支大燈檠來代，上有五十盞石油燈。在這燈光底下，現出許多面貌：有吸啤酒的肥臉，仰著頭，讓出地位來給下頰安放；少年齊整的婦人；兒童出驚的美麗小臉，因爲好奇，大睜著兩眼，幾乎爆出頭皮外面去了。所有看客，都具那一副好奇而且自滿的相貌，凡在馬戲場中所常有的。嗚

喃的談話聲中夾著叫 *Frisch wasser frisch wasser* (清水清水) 的聲音衆人都不耐煩的等候開場。

後來鈴聲一響，走出六個馬夫，穿著明晃晃的靴子，沿了從馬房到圍場的路，分作兩行站著，從這兩行中間，衝出一匹怒馬，沒有鞍，也沒轡頭；在馬上彷彿一團流蘇飄帶，就是舞女 *Tina*。他同馬就合著音樂，舞蹈起來，*Tina* 煞是美麗。龍舌街酒商的女兒 *Matilda* 看了，大喫一驚，忙靠著 *Floss*——同街的一個少年雜貨商——的耳朵，低聲問他現在還愛他女麼？這時候，馬跑得極快，噴氣像汽機一般，有一班插科打渾的，跟着他跑，鳴鞭叫喚，互批巴掌。剎時間，彷彿電光一瞥，舞女不見了；場中一陣拍掌，這真是好技藝。但演技第一項，不久過去了，第二項將到了。石客口裏，傳誦會長這一個字不絕。打渾的還在那里互批巴掌，但現在沒有一個人留心他們了。一面是打渾的人，像猴子一般的動作；一面馬夫又復出來，擎了幾根木頭的高脚架，一升多高，放在圍場兩端。樂隊停止了 *yankee Doodle*，奏起 *Don Juan* 的哀調。馬夫將鐵絲掛在高脚架上。忽而一陣煙火，照得圍場血一般紅。在這紅光中，現出可怕的黑蛇部落最後的會長！但這是怎麼了？會長並不在那里，祇是那馬戲的班長公。他對衆鞠躬。提起聲來。說請

求和善而可敬的紳士，同美麗而一樣可敬的女士，今日要格外安靖，不可拍掌，不可作聲；因為會長發怒，比平常尤為暴烈。這幾句話，發生了絕大效力；而且也是一大奇事——這十五年前滅 *Chivatta* 的羚羊鎮公民，如今却很感着不安。剛纔 *Lina* 在馬背跳躍時，都喜歡坐近演技場，可以格外看得仔細；現在却又都想坐到樓上，又覺得越坐的低，便越是氣悶。這却與物理公例，大相反背了。

但會長還會記得前事麼？他從小時就養在班長那裏，那班裏大半是日耳曼人。他還不忘掉了一切麼，這很近情理。他的境遇，和十五年的馬戲經歷，到處獻技，衆人稱賞，這等事情，想必已發生影響了。

Chivatta 呵！*Chivatta* 呵！——但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此時住在自己的地上，除却「營業」餘暇，也不多想祖國。況且人是第一必需飲食。這道理，一切俗物，以及黑蛇的遺民，也都應該放在心裏的。

他們的思想，忽被馬房裏的一陣呼哨隔斷，他們熱心仰望的那會長，已在圍場上面了。衆中切切的私語道，「是他了！是他了！」——隨後又是沉默。煙火還是燒着，嘶嘶的叫。衆人都眼睜睜望着會長，看他到祖父坟上來演技。這印第安人，確也值得人看。他高傲有如帝王，披着一件白貂裘，——是會長的章服；——他的身材，又高大，又猶猛，穿了這衣，宛然是一隻半馴的美洲虎；他的臉，彷彿紫銅鑄成，頭如老鷹；

臉上發出一種寒光，生得一雙真正印第安眼睛，鎮靜冷淡，隱藏不測。他環視看客，似乎揀擇犧牲。他又全身武裝：頭上飄着羽毛；腰帶間插一把斧，一把挖顱骨的刀；但手裏却没有弓，祇捏着一支長棒，走在索上，可以支持身體。他立在圍場中央，忽然發一聲戰叫。Horr Gotti（感歎詞，因為表日耳曼人喫驚的意思，所以特用德語。）這正是黑蛇的叫聲。從前殘殺 Chia vata 的人，還分明記得這可怕的呼號；可是奇怪，十五年前，眼看一千個這樣的戰士毫不怕懼的人，現在却一人面前，却弄得遍體流汗。幸而班長出來，到會長跟前，說了幾句話，像是安撫他。野獸受了餌，這幾句話，發生效力，不一刻，會長已在索上搖擺了。他向前進，眼看着石油燈。索向下灣曲得極利害；有時望去看不見索，會長就像扑在空中。到了索的中間，他更往上走；他進前，過向後，又向前進，保持他的平衡。他伸開兩臂，上披外衣，宛然來兩隻大翅，他失足了！跌下了！却不是短促的一陣叫好，風暴般起來，忽又住了。會長的顏色却愈顯得可怕。他眼對着石油燈，閃出兩道凶光。劇場裏個個驚惶，却沒一人開口。這時會長走到索的盡頭，便停止了；嘴裏立刻發出戰歌來。

真怪事！會長用日耳曼語唱歌了。但這也容易懂得。他一定是忘却黑蛇言語了。而且那時也沒有人

更留心這件事。衆人單聽這歌，漸漸提高；這是一種半唱的叫聲。非常淒涼，又極猶野，多含殺伐的聲音。有這幾句話，明白聽得出：

「時雨過了，五百戰士，每從 Chiaavata 出赴戰爭，或行春臘。從戰歸時，帶顛骨歸；從臘歸時，帶水牛的肉和皮歸。他們妻女，喜歡迎接，大家跳舞，贊美大靈。」

Chiaavata 很是幸福。婦人在舍中工作；兒童長大，成爲美麗的處女，或爲勇敢無懼的戰士。戰士死在榮光戰場上，到銀山去，同先祖的鬼打獵。他們斧頭，不蘸婦人小兒的血，因爲 Chiaavata 戰士，是高尙的人。Chiaavata 很是強大；但白面人從遠方海上來，放火燒 Chiaavata。白色戰士，不用戰鬪來滅黑蛇，却暗夜偷走如野狗子，埋刀於熟睡的男女小兒的胸中。

現在沒有 Chiaavata 了。在這地方，白人築起石舍。被殺的民族，同滅亡的 Chiaavata，正在呼號，要求報復。」

會長的聲音，變成沙聲。他立在索上，彷彿一個紅色的報仇天使，浮在衆人頭上。班長自己也顯然有點怕了。死一般的沉默，充滿馬戲場中。會長又接續叫道：「

「全民族中，祇剩一個小兒。他弱且小；但他已誓與地靈：他要報仇：他要見白人男女小兒的屍體：他要見火與血。」

這末尾幾句，變成狂怒的吼叫。馬戲場中，似乎旋風陡起，人聲喃喃。千百疑問，起於心中，沒有解答。這狂虎，他要怎麼說？他說的甚麼話？他真要報仇麼？他一個人——他要停留在這裏，還是逃走呢？他要自己防衛？又怎麼防衛呢？婦人嚇慌了，祇聽得他們連聲問道：Was ist das? Was ist dat? (甚麼事？甚麼事?)

忽然一種非人間的叫聲，從會長胸中發出。索子搖蕩得很凶，他一跳便到高腳架上，向燈檠舉起長棒。各人腦中，彷彿火光一閃，同時飛出一個可怕的念頭：他要揮起燈檠，把着火的石油，滿潑在馬戲場裏。看客心裏，剛要發喊，——但他們所見的是甚麼？圍場中有人叫道：「且住且住！」會長去了！他跳下了麼？他竟沒有把戲場放火，從入口走了！他現在在那裏呢？看呵，他正來了！他第二次進場來。喘息，困倦，這時可怕。他手裏是一張錫盤；他擎盤向客，懇求說， Was gefällig für den letzten der Schwarzen Schlangen? (你們有甚麼賞賜黑蛇遺民呢?)

看客心中總把一塊石頭放下。你看這都是戲單上有的，全是班長的計策。一元的和半元的金圓，兩

一般擲下來。他們在 Chivarta 遺址羚羊鎮上，豈能對黑蛇遺民說個「不」呢？人都是有良心的。演技之後，會長便到金太陽酒店，吸啤酒，喫包子。他的境遇，確已發生影響了。他在羚羊鎮很得人望，在女界裏尤甚，——後來關於他，甚而至於有蜚語在外面流傳了。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在他本國，以革命首領著名，在世界上却更以小說家著名；世人單佩服他歷史小說，識者却更佩服他短篇。美國 Phelps 教授說，古今歷史小說，能得 Homeros 精神者，唯彼所作火與劍等三部及俄國 Gogol 作 Taras Bulba。丹麥 Brandes 博士著波蘭十九世紀文學論說他短篇最好——

「Sienkiewicz 系出高門，天才美富，文情斐惻，而深藏諷刺。所著炭畫記一農婦欲求夫於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為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又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諸篇，亦極佳勝。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甚能動人。晚近模擬 Dumas Pere 作歷史小說，疊出不已，因得盛名，且獲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不取也。」

Sienkiewicz 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和言情，無不美妙，遣民間憂患，這幾篇尤好。事多慘苦，然文章極

奇詭，能用輕妙談諧的筆，寫他出來，所謂笑中有淚正同 Gogol 一般，炭畫就是他的代表著作他又最恨日耳曼人，譏刺攻擊，無所不至，會長便是其一，得勝的 Borsch 家庭教師日記等，也是這一類。

Sienkiewicz 世界著名的傑作，是一部歷史小說何往 (Quo Vadis) 講羅馬 Nero 王時事，中國未有譯本。他的短篇，經我譯成漢文的，有炭畫單行本，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在域外小說集中，會長這一篇，本是民國元年所譯。寄往上海去賣，寄一處，逐一處，如是的幾次，終於連稿子也不見了。今年夏間，整理舊紙，草稿還在，可是那種「古文」已經用不得。便從新起草，用國語改譯。雖然依舊拙劣，但用適當的言語翻譯，神氣還能保存，不至於硬變「史漢」，似乎還對得起作者。這是自覺極喜歡的事。

Sienkiewicz 一字，照世界語拚法，是 Sienkiewicz。從前用漢字合音的時候，寫作顯克微支的就是。七年八月十日識（新青年）

小小的一個人

日本江馬修著
周作人譯

這一篇從江馬氏小說集寂寞的路 (Sabishiku Mitsu, 1917) 中譯出。本名 Tshijesaj Hitori

用英文譯不過是 A Little One 的意思；譯作漢文，却很爲難，變成了那六個生硬的字了。江馬氏是新進作家，有人道主義的傾向。此外著作，有長篇小說受難者、暗礁兩種，又有愛與憎也是短篇小說集。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兩點鐘，想要散步一回，便從家裏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時候，——這是我的習慣如此，——忽聽得可愛的孩子聲音說「再會」，隨後便是得得的一陣脚步聲響，一個五歲上下的小女孩子，從木槿編成的籬下走了出來。可是奇怪，我雖認不得他，他見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彷彿先經熟識一般，問道：

「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不同我去走走麼？」

「一同去罷。」

我遞過手去，他也欣然伸出可愛的手來。但是這孩子怎麼會同我一個面生的人，這般馴熟呢？——

在兒童一面，大約也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為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凍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是難走。孩子緊拉了我的手，纔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鶴兒 (Tsurutan)。」

「幾歲？」

「現在成了六歲了。」

「家在那裏呢？」

「就是那家。」

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時候常常經過，曾有一兩次，隔着籬聽得琴聲；但從來沒有見過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鶴兒姑娘的家麼？那麼，我是曉得的。」

「我也曉得先生呢。」

「曉得怎麼曉得的？」我不覺出了驚，去看鶴兒的臉。鶴兒是一個大眼睛，——幾乎教人疑心他是

患 Baredew 氏病的，一紅面龐，可愛的孩子；但一時總是想不起，曾在那裏見過。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個更長大的書生，兩個人都笑我麼？我還清清楚楚記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他一說，纔想到了。那時我同 K 君正談歐戰的事，在這街上散步；講到戰爭的慘虐，不覺發了憤，我便說：

「戰爭的可怕，無論怎麼說法，總說不盡。每天早上，翻開新聞來看，便是死傷幾萬幾十萬。你想，這樣文字，虧他們還能毫不相干似的寫出，印了出來。日俄戰爭的時候，我還在鄉間，很有幾次遇見這樣的事，現在回想了起來。晚上家族聚在一處，都議論着，怕今夜又有號外；夜已深了，正要睡覺，遠遠的微微的聽得鈴聲，叫賣號外的聲音，漸漸近來了。我便走到街上，買了號外，急想看時，墨黑的一點也看不見，急忙趕到家裏，家族的人也正等得焦急，把號外就燈光下一照，便突然現出一行文字：「我軍大勝利，戰死者幾萬！」那時候一種惶悚恐怖的心情，至今還不能忘却。你試想象看，眼前放着一萬個戰死的人。又要曉得這一個一個的人，都有精神感覺，各有完全的肉體和貴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許多人還有幾個兄弟，有妻子本家親戚朋友。你又假想，試去嘗嘗

他們對於這不可動移的事實的心裏的苦痛，正同夾在榨木裏一般。或者有人說，這是極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何必多說。但因爲是極平常又是一定，這豈不更可怕麼？譬如那個孩子，——我便指著前面走路的一個小女孩，接着說。「那個孩子，我們不曉得他什麼名字，單是纔能說話的一個女兒罷了。但是人都曉得，無論活著或是死了，他總有父母；有祖父母，或有兄弟。這樣牽聯過去，遠遠近近，還有許多親戚。如此想起來，就是我們眼前走路的那個全不相識的孩子。在人類的世界裏面，實有複雜的緣，像網一樣，同他繫住。」

孩子回過頭來，便對着我們笑；我們也使留心那邊，將話打斷了。我們也笑着問道：

「那裏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說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着，一面還屢次回過頭對我們笑。這孩子，就是我現在攙着手同走的鶴兒。我便對他說：

「鶴兒姑娘的記心真好呢。」我此時因爲得了一個新的小朋友，心裏十分喜歡；但我們一同走

着，倘被鶴兒家裏的人看見，豈不要疑我是拐子麼？又不免略覺不安。因此便想到打聽鶴兒家裏人的事情。

「鶴兒姑娘家裏時在那裏彈琴的，是鶴兒姑娘的母親麼？」

「是的。我母親可是做針黹的時候多。」他忽然又說，「正兒（*Mastaran*）現在纔能放風箏了。可是要不是每天練習，也放不上；因為人還太小呢。」

「正兒是誰？」

「就是家裏的正兒。」

「鶴兒姑娘的父親每天在那裏辦事呢？」

「父親他在美國呢。」

「阿，美國麼！用功去的麼？」

「到公司裏去的。父親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同母親和正兒到橫濱去送，還叫萬歲呢。」

「這樣說，鶴兒姑娘同母親留在這裏看家，可不冷靜麼？」

「祖父也在這裏，沒有什麼冷靜。」

「但是，你不想同父親見面麼？怎樣的人記得麼？」

「那是記得。頭髮分開了，帶着眼鏡，很時髦呢。等我到了八歲，那時纔回到家裏來。」

「那麼說，這幾年裏，鶴兒姑娘須得上學，上心用功纔好呢。」

「可是，母親寄去的信，都被美國的使女偷了，不送給父親，所以父親也沒有一封回信，祖父同母親正在那裏生氣呢。」

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口裏，將一幅家庭悲劇，展開在我的眼前。我雖出於無心，但引逗孩子說出這樣事來，自己也覺十分抱歉，彷彿做了一件惡事。我想以後不再打聽他家的事了。但因此愈覺得他可憐，願意永遠做了朋友，盡力幫他。

我們走到一座土堆上，滿生著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裏想着新相識的小朋友的事。鶴兒同我已經極熟了，就靠在背上，玩我外衣 (Haori) 的絲紐，又用他還未十分靈便的口舌，同我談話。

「正月一過，我就要到別處去了。」

「那裏去呢？」

「到大阪去，隨後又一直到馬關。」

「母親也一同去以後不回東京麼？」

「是的。」

我聽這話，覺得非常冷靜。好不容易剛纔認識了一個好的小朋友……

「鶴兒姑娘你高興，願意去麼？」

「大阪我是曉得的。出了橫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間菜店麼？我們的家就在那裏。」

我不覺失了笑，答說：

「我可不曉得大阪呢。這樣說，鶴兒姑娘可不是大阪人麼？」

「是的。到大阪去，姊姊在那裏；我可以和姊姊耍紙牌（Karta）了。」

「姊姊還很小麼？」

「他現在進了女學校了。」

「那麼，鶴兒姑娘想必願意早到大阪去了，馬關也去過麼？」

「那可沒有去過。」

被棄的母親帶着這小孩，坐了長路火車，到海風猛烈的島國盡頭去，那孤寂的影子，彷彿在我眼前出浮；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而且從這樣小的時候，不得不嘗漂流苦味的這孩子的運命也很是可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看鶴兒意思，彷彿還要遊戲，便約他到我的家裏去，鶴兒也躊躇了一會，隨後便一聲不響，跟我走來。很有一副天真的白負的樣子，似乎說：無論什麼地方，我總一人去得。

回到家裏，妻見我認領了一個不識的女兒回來，很爲詫異。我將如何同他遇見，和他家裏的事，極簡的說了一遍，妻是本來喜歡孩子的，便很歡迎他。鶴兒同妻也立時熟識了，

「鶴兒姑娘的衣裳，都是母親做的麼？這針綫真叫好呢。一定是個好母親，想必是很愛鶴兒姑娘的。」妻這樣問，鶴兒點點頭，也不作聲。此外正又要往下問，我因以前多問了幾句，已極抱歉，便使個眼色，止住了妻的話。

擊出糕餅來，鶴兒很有喜歡的樣子。却總不動手。妻擊了給他，就用兩隻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喫了。

「現在剛纔熟識了，却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真是無聊。」妻說這話，就顯出真覺無聊的情狀。「但如同東京的時候，請到我們家裏來玩。」

「幾時回到東京來，雖然不曉得，但回來時，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裏來。」鶴兒也很伶俐的回答。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家去了。我因為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給他，又對他說，「明天再來玩。在這裏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他到他家近旁，他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他再來；可是終於沒有來。想必因為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三天第四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却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著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

自此以後，過了兩月，我仍然時時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他。又想象他一人的運命，和他家中

不幸的情事。我同妻到街上的時候，屢次看見極像鶴兒的孩子；那不必說，原是別一個人了。可是無形之中有一枝綫索牽着，我們總是忘不了溶化在人類的大海中的那小的一個人。我又時常這樣想：人類中有那個孩子在內，因這一件事，也就教我的能不愛人類。我實在因為那個孩子，對於人類的問題，纔比從前思索得更為深切。這決不是誇張的話。（新青年）

改革

瑞典 August Strindberg 著

周作人 譯

這也是短篇集結婚裏的一篇。從前讀日本田村俊子著的彼女之生活，也感到同一的印象；但田村是「新婦人」，將此事說得很痛切；Strindberg是一個 Misogynistes 自然別有一種氣味。現在翻譯這一篇，並非附和著者的態度，也不是因為他比田村有名；不過這篇較短。可是其中的問題，原是一樣，很可研究，所以便譯了這一篇。

中國第三人稱代名詞沒有性的分別，很覺不便。半農想造一個「她」字，和「他」字並用，這原是極好；日本用「彼女」(Kanojo)與「彼」(Kare)對待，也是近來新造。起初也覺生硬，用慣了就

沒有什麼了。現在只怕「女」旁一個「也」字，印刷所裏沒有，新鑄許多也爲難，所以不能決心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個「女」字來代。這事還得從長計議纔好。

他女看見世上女子養大了，專給未來的男子做管家婆，心裏很是氣憤。所以他女學了一種職業，終身可以自立。他女是專做人工花卉的。

他女看見世上女子專等嫁一個丈夫，好養活他女，心裏很是惋惜。他決心要娶一個獨立自由的女人，能夠自己生活，是他平等的人，是他一生的同伴，却不是管家婆。

命運斷定，他們兩個人，終於會見。他是個美術家；他女呢，我已經說過，是做人工花卉的，他們都住在巴黎同時懷著這樣思想。

他們結婚，很是新式。他們在 Paris 租了三間房；中間是畫室，右邊是他的房，左邊是他女的。這樣就廢去了那一房兩榻的制度，這可厭的事，不合自然，又是放縱褻瀆的根源；而且也就廢去了在一個房間裏，脫衣穿衣的不便。現在各人各有一間房子，畫室當作中立的公共會場，便好得多了。

他們不用使女，自己烹調，單僱一個做短工的老婦人。早晚來做雜事。這法子想得極好，而且理論上

也很對。

懷疑派便問，「假如你們有了孩子，怎樣呢？」

「說那裏話！不會有這等事。」

諸事進行順當。早上他出市去，買辦食物；再調加非。他女疊被褥，收拾房間。隨後兩人坐下，各自工作。他們工作倦時，隨便談天，互相忠告，笑着，很是歡樂。

到十二時，他生起竈火，他女便去做菜。他煮牛肉，他女跑到街上，到雜貨店去；以後是他女擺食桌，他將菜盛起來。

他們自然也相愛，同平常夫妻一樣。他們各道晚安，走進自己房裏；但門上沒有鎖，他敲門時，原可進來。可是房間狹小。到了早上，他們仍然各在自己房裏。他就叩壁說，「小姑娘，早上好，你今天好麼？」答道：「很好，——你呢？」

他們早飯時的會見，像是一件新鮮經驗，永遠不會陳舊的。

他們晚上一同出門，時常和本國人相見。他女並不反對烟草的烟，也不妨礙別人。人人都說是理想

結婚；比他們尤爲幸福的夫婦，還沒有見過。

但是新婦的父母，住在遠處，時常寫了信來，發各種不雅的問題：他們很望得一個外孫。Louisa 應該記得，結婚制度之設，是爲子孫利益計，不是爲父母的。Louisa 說這意見是舊式。阿母問他女，可曾想到，新思想的結果，不就是人類的全滅麼？[?]沒有從這方面想過，而且對於這問題以無趣味。他女和他丈夫，都很幸福。幸福夫婦的榜樣，已經宣布給世間看；世間却很妬忌他們。

生活很是愉快。兩個人誰也不是誰的主人，費用是共同負擔。有時他賺的多，有時他女多，但算起來，他們寄附的資本，到底同一數目。

他女的生日到了！早上醒時，做短工的老婦人掣了一球花進來；附著一封信，信箋上都畫花卉，上面寫道：

花蕊；呈夫人，拙畫工上。祝夫人長壽，並請即赴早餐爲幸。

他女敲他的門，「進來！」於是他們早膳，坐在他的牀邊，這一日，特留短工的老婦人，做一日事。這真是很可喜的一個生日！

他們的幸福，永遠無缺。這樣計有二年之久，所有預言者的話，都是假的了。

這真是模範的結婚！

但二年過去，新婦生病人。他女說是中了糊塗紙的毒；他猜是一種微生物。是的確是微生物。但事情有點不妨。應診有的事，却沒有了。他女想必受了寒了。然而又壯了起來。莫非患了瘤腫麼？是的，他們怕他女正是這病。

他去請醫生看，一哭了回來。這真是一種萌芽；但這件東西，總有一日須見陽光，開花，而且結果。

丈夫曉得了，歡喜得不知怎樣纔好。他跑到俱樂部，說大話給朋友知道。但他的夫人仍是啼哭。如今他女的地位，將怎麼樣呢？他女將不能工作賺錢，祇好靠他生活。他們以後又不能不僱一個使女了。唉！那些使女呵！

所有從前的小心謹慎，撞着這不可避的巖石上，都已粉碎了。

但是丈母却寫了很高興的信來，反覆申說，結婚制度，是神為保護孩子起見而設的；父母的快樂，算不得什麼。

Hugo 求他女不要因為將來不能賺錢，心裏懊惱。他女哺養小孩，豈不是已盡了他女的工作麼？這豈非同錢一樣好麼？錢這件事，正當說起來，無非也是工作，所以他女的一份，也已經完全付清了。

他女想現在自己要他養活了，過了許多日子，總是忘不了。但是小孩生了下來，他女一切都已忘記了。他女仍舊與他做妻室，做同伴，和從前一樣；却又添了一件，——做他小孩的母親：這一件事，他覺比一切尤其可貴。（新青年）

晚間的來客

俄國 A. Kuprin 著
周作人 譯

燈光落在我所坐的桌上，映出一個光明平正的圓圈。在這圈子以外，一切物事都暗黑，空虛，沒有生氣；一切都於我很生疏，都為我所忘却。全世界聚集在這小小的空間裏，——每個墨水痕，刀痕，木質粗糙的處所，與我完全諗熟。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在我面前的這張紙，白到眩目；紙的四邊，在綠布上面，很分明的映出。晚上一秒一秒的時間，輕輕的緩緩的單調的過去；在這光的圈子裏，一切都簡單，光明，合意，親密，諗熟，又朦朧如夢。我沒有需要，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了。

可是有人敲我的門了。一，二，三……急迫而且雜亂的，接連起了三聲沉重不安的敲聲。我的圈子底夢一般的幻樂便消滅了，宛如影戲簾上的圖畫，忽地移去了。我又在我的房裏，在市內的家裏了……人生奔向來，正如街上的聲音，從開著的窗戶亂奔進來似的。

門外面是誰呢？不一刻，他便要走進我的房裏，我將看見他的面貌，聽他的聲音，握他的手。我將用了我的視聽，我的身體與思想，和他接觸。阿，這都是很簡單，但又怎樣的神祕，不可思議，幾乎嚇人麼？

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現象，無論怎樣微細，不在我的心上留下他的不可磨滅的蹤跡。我的地板下的老鼠靜悄悄的行動，死刑的執行，小孩的出產，秋天一片樹葉的響，大洋上的風雨，時表的振動，所愛的女人的擁抱，一個普通的廣告，——一切事物，或大或小，或有心的無心的感到，都觸著我的腦，畫上不可辨別的線與曲線。我的一生的每一刻，都留下一個無心的，却是不可磨滅的印，在我的性格上，——在我的對於生活的愛或憎，我的心意，我的健康，我的記憶，我的想象，我的將來的生活，或者還在我的兒子與孫子的生活上。但我不知道事件的結果，不知道他們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根本的力量與隱藏的意義……

我不知道明天我將怎樣……只有那淺薄，自滿，蠢笨的偽君子；或是那被選的預言者，憑著他們異常靈敏的精神，能夠知道，——或者欺騙他自己和別人，相信他能知道。我不知道這一時間或一分鐘間，將要遇見的事件。我像博徒一樣的生活著，運命永久的推轉著我的神異的輪子。

爲什麼賭博能使人興奮呢？因爲我們若在桃子九點上放下一注錢，我們不能預知他從落在那裏；如在右邊，我們輸了；如在左邊，我們便贏了；因爲在我們的眼前，未來立刻變成過去，我們的希望與計畫；變成失望或喜悅了；因爲紙牌的賭博也是人生，只是更緊縮，更密集，彷彿養氣瓶中的生活罷了；因爲賭牌的時候，我們心裏覺得在我們面前，走着一位可怕的神明，主宰一切的「或然」及「可能」。

然而平凡尋常的生活現象，不能深切的感動我們，我們盲目的無關心的生活在那些現象的中間。但每日每時，我們吃食，或趕去幽會，或簽押商業文件，或坐在戲場上，或摸牌，或引了一個新朋友到我家裏，或買或賣，或睡或醒，——實在我們不斷的從人生每舉步間送上來的大瓶中，拈出圖來。總之，賭牌的時候，只有兩個機會：你不是贏，便是輸了；生活裏却有幾萬機會，又用幾萬相乘，沒有一枝籤是空的。賭牌完了的時候；你立刻將錢付了；但在人生却有無數支付的方法與不同的日期。有幾時他付的很

吝嗇，像放債的人一樣；有時又像暴發戶的浪費；有幾時公然的付出，像慈善的恩人；有時又很祕密，像聖書裏的寡婦；有幾時付的鶻突急速，宛然手槍的一響；有時又緩緩的，如不可救藥的病……

這都是不可解，神祕，而且因為他簡單，所以更是當真可怕。現在想象，假如有一個暴君，真的人間的暴君，有天才的狂人，他厭倦了他無限的權力底尋常的享樂，想出一種新方法，要在他的國內舉行每人的人生的彩票。規定每日某時，兵隊便趕人民都到一個廣場上，中央放了一個大瓦瓶，滿盛着紙牌，詳細寫定各人在來年應過的生活。凡是人智所能計畫的一切事物，都寫在這些紙牌上面：富，聲名，權力，恥辱，監禁，戀愛，自殺，榮譽，流放，戰爭，勞工，稱號，拷打，死刑……你又試想象，假如你夾雜在這精明的暴君屬下的不幸臣民的隊伍中間，等候你的輪番。阿，你的面色，恐要忽然變成青白，你的兩膝顫抖起來了；你被引到那運命的瓦瓶的前面的時候，你的心將怎樣的跳，懷着兩個正相反對却又一樣有力的欲望——想提早，或遲延你的拈關的時間……

但是，我們實在每日拈關；不過因為蒙昧，迷信，懼怯，或平常的習慣，我們不會注意，不願注意，或不會想到，也不相信。一個人說，「我要把我的生活，做成這樣。」別一個人說，「我知道，一年兩年或十年以

後，我將仍舊坐在這椅子上，在文書上簽字。」又別一個人更相信他到死為止，決不出他隱居的四壁。比他生存的事實尤為確實可信……倘若他們的信念並沒有欺騙了他們，那些自足的人將對着自己或他們的子孫，或他們的朋友說：「你看，我要得這些榮譽，於是我得到了。堅忍與努力，會使你得到所要的一切。各人都能鑄造他自己的幸福。」但這話是一樣的愚蠢率真，正如一個人要證明他運命的自主，說「現在我要用指頭敲這桌子」，使真敲了。但前者比後者的思想，尤其愚蠢，因為他的愚蠢是更為雜錯綜了。

第一，一個人倘若硬化成爲某種限定的終極的形式，他便已經進了死的徵候的第一狀態；因爲生命是在於不斷的流動。第二，倘若我能夠將當日的他，給今日的他看了，他必將驚訝，不相信這靈魂真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相信了，他也將迷惑，不能說明那些影響與聯絡，使他起了這樣可驚的變化。第三，這人如不認識靈魂，只認識那包圍的纖維，他便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現象——生產，戀愛與死——顯然使我們驚恐，也是爲機會的無常所統轄的。

我們有誰知道我們入世的意義與原因呢？我們的父母，關於這件事，必然知道的最少。在小兒的受

孕與生產，在他的體質與精神的構成，在他全個未來的生活的決定上，有幾千種的原因，一樣的佔有重大的位置。日間所吃的大餐，園裏的花香，自覺的記憶上的斷片的印象，——這或者都是一種要因；而且此外還不知道有幾千百種呢。最簡單，最微細，不會注意着，也是完全忘却了的事件，或者反是最重要有力的原因，也未可料的。

在戀愛的上面，也正是一樣。誰能告訴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怎樣的，將成爲這美的破壞的或可嫌的威力的奴隸呢？沒有人能夠預知他的妻子，或伊的情人。一個朋友紹介我到他的朋友家去；在那裏我又遇見別人；因了他們，我遇見了一個向來不會相識的女人。我被紹介於伊的時候，我不會知道在這一剎中，我正從運命的瓶裏抽了一支籤，上面寫着這幾句話：「你被判定在將來的多少年內，應該同這女人同桌吃食，睡在伊的身邊，同伊生下孩子，被稱作伊的丈夫。」還有這種事情，豈不是時常發生？兩個人多年希望會見的機會，却在街上對面走過，臂肘相觸，不會看見；而且這一別離以後，或者終生不再遇見！

還在那孩子們呢？我可曾以先想到他們麼？我能約略知道，我的身體心意與靈魂的那一部分，將傳

給他們麼？這不但是我的如此；便是我的父親祖父與曾祖也如此。我能夠預知在他們的靈魂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的一切事件麼？這在我雖然或者並未注意，但在我的孩子，却是關係他的運命的事。

所有一切的結束，終於由死拿來了，——他是真實的又最是不意的來客；我們無心的用了我們的衣與飲食，我們的家庭生活，我們的心的傾向，我們的愛與憎，預備他的到來。

不，我於人生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一點都不懂得。我在從順的遲鈍的恐怖之中，拈了我的鬮，連上面不可辨別的刻文，也不能讀。

在這晚上，聽到門外有不安的敲門聲的時候，感到這事，更比以前明瞭。我的心裏想道，「這是運命，帶了伊的魔法輪來了。」我不得不去，拈我的鬮。有誰知道，站在門外的人帶來給我的，是喜或是憂，是愛或是憎呢？他的來訪，將造成我的一生的轉點？還是便流過去了，只留下不很可見的痕跡，我便立刻忘了，到了死時或在死後，也不再記起呢！我起了一種迷信的思想，彷彿覺得倘若我大聲問道，「誰呢？」便會有一個冷淡的，幾乎不能聽到聲音答道：「運命！」

我說，「進來！」在他敲門的聲音同我答應的中間，沒有一秒鐘的間隔；但在這短時間內，通過我的腦的許多思想，已經揭起了真的深淵前面的幕的一角；他們已經老了我了。我覺得那不安的敲門聲，已經在門外的那個人和我的中間，塗了一條線了。

現在他開了門。再一刻，那最簡單却又最不可了解的事，將要出現了。我們起首談話。借了不同的高低強弱的聲音的幫助，他將用習慣的形式表現他的思想；我接受了這聲音的顫動；翻出他們所表的意思，於是別人的思想便變成了我的了。

阿，人生最平常的現象，在我們看來，怎樣難解，怎樣神祕，又怎樣奇異呵！沒有懂得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真意義，我們將他們重重疊疊的堆起，交錯了，聯結了，伸展了；我們遇見人，結婚，著書，說教，組織內閣，開戰，通商，發明，修史；我每想到一切人生的大交錯底廣大，複雜，暗黑，與根本的偶然，我自己的生活便覺得彷彿只是塵上的一小粒，消失在暴風雨的中間……

Aleksandr Kuprin 1870. 的著作，從前曾譯過兩篇：皇帝之公園（新青年四之四）與聖處女的花園（晨報三、四四）都是一種空想的作品。他別有馬盜等一類短篇，是強烈的寫實；但最有名

的生活的河與泥沼等幾篇，寫實裏面，也都含有新理想主義的色彩；這可說是他的特色所在。

我譯這一篇，除却紹介 Kuprin 的思想之外，還有別的一種思想，——就是表明在現代文學裏，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便是那純自然派所描寫，如 Zola 說也仍然是「通過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點特別，但如果具備了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與收場，纔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七世紀的戲曲的三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新青年）

空大鼓

（Volga 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

俄國 Ijov Tolstoj 著

周作人 譯

Emeljan 是一個小工，替主人家做事。有一日出外作工，橫過草地，一隻蛙在地面前跳出，他幾乎踏着，卻竭力的避開了。忽然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他。Emeljan 回轉頭去，看見一個可愛的女子。他女說，「Emeljan，你爲什麼不娶親呢？」他答道，「姑娘，我怎麼能娶呢？」我只有這套穿着的衣服，此外毫無

所有：而且也沒有人要我做丈夫。」他女說，「你可以取我爲妻。」Emeljan 很喜歡這女子，就答說，「我很願意，但那里居住呢？」女子說，「這不妨事。一個人只要多作工，少睡覺，就到處能得衣食。」Emeljan 說，「那很好，我們結婚罷。但是往那里去好呢？」女子說，「我們到鎮裏去。」於是 Emeljan 就同女子到鎮裏，女子領他到鎮的盡頭的一所小屋裏，他們結了婚，便立起人家來。

有一日，國王路經這鎮，走過 Emeljan 屋外，Emeljan 的妻子出來石國王。王見了這女子，大出一驚。說道：「從那裏來了這樣一個美人？」便停了車，叫 Emeljan 的妻子來問道，「你是什麼人？」答說，「農夫 Emeljan 的妻子。」王說，「像你這樣美人，爲甚嫁一個農夫？你應該做王后纔是！」他女說，「多謝你的好話；但農夫的大丈，在我已很好了。」

王同他女談了一晌，趕車走了。回到王宮，總忘不了 Emeljan 的妻子。他終夜睡不着，只是計畫如何可以得他女到手。他自己無法可想，便召集了他的奴僕，叫他們代想法子。奴僕答道，「你叫 Emeljan 到宮裏工作，我們逼他做苦工，他自然死了。他的妻子變了寡婦，那時你可得他女到手了。」

王聽了他們的計策，便發命令叫 Emeljan 到宮裏充當小工，就住在宮裏；又帶了他的妻子同來。使

者到 Emeljan 家裏，交付王的命令。Emeljan 的妻子說，「Emeljan，你去日裏作工，夜裏却回家來。」Emeljan 去了；到得宮裏，王的管家問道，「你怎麼獨自走來，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Emeljan 答道，「我拉他女同來做甚呢？他女自有屋子可住哩。」

在王宮裏，他們就叫 Emeljan 作兩個人做的工。他動手時，不想一日能做完的。但到晚上，却都儼完了。管家看他工作都了，就叫他明日做四個人的工。

Emeljan 回家去了。家中都已收拾得潔淨整齊；爐中生火了，晚飯也齊備了；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縫紉，候他回來。他女起來迎接他，攤開食桌，給他飲食，隨後問他作工的情形。他說，「唉！事情很不妙：他們叫我做力量以外的工作，想叫我勞苦死了。」他的妻道，「你不必多愁；你作工時不要前後探望，看做了多少，還有多少未做。你只要一直做上去，一切自然好了。Emeljan 睡下，便睡着了。次日早上，他又去作工；只顧作工，沒有回過頭來探望，到了晚上，一切都做完了。所以他不得天黑，早可以回去過夜了。」

他們一回一回的增加他的工作，但他總能及時做完，回到家裏去睡。一禮拜過了，王的奴僕知道用苦工來逼他，是他成功了；於是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來試他。但這也終於無用：木工，打牆，蓋屋，以及一

切工事，他們叫他做，他都及時做完；夜裏回家去了。如此，第二禮拜也過去了。

王又召集了奴僕說道：「我應該自養活你們的麼？兩禮拜過去了，我沒有見你們做成一點事；你們要用苦工逼死 Emeljan，但我從窗口看見他每晚回家去，——還很高興的唱歌呢。你們敢是要欺騙我麼？」王的奴僕分辯說，「我們竭力要用苦工逼死他，無奈沒有一件壓得他倒；他總能做完，彷彿用掃帚掃淨的一樣。他也毫不困倦。隨後我們叫他做細巧煩雜的工作，以為他決沒有如此聰明，不能做了；不料他都能做。無論怎麼使他，他總做了，也不曉得他怎樣做法。必是他或他的妻子懂得行呪，助他做事，我們自己也煩厭極了，心想尋一件事，為他所不能做的。我們現在想到：叫他去一日裏造一座禮拜堂。你叫 Emeljan 來，命令他一日裏要在宮前造一座禮拜堂。他如不能做，便說他違命，割去他的頭。」

王叫 Emeljan 來，對他說，「你聽我命令，在我宮前空地上，代我造一座禮拜堂，要明日晚上完工。倘你做成了，我就賞你；否則我要割去你的頭。」

Emeljan 聽了王的命令，轉身回家。他心裏想，「我的末路近了。」他走到妻子跟前，說道：「妻阿，快預備，我們逃走罷；不然，我要爲了不相干的事，喪了性命了。」妻說，「什麼事嚇得你這般模樣？我們爲

「甚要逃走呢？」他說，「我怎能不喫嚇？王命我，明日一日裏要給他造一座禮拜堂。如果做不成，他要割我的頭去。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現在還早，我們逃走罷。」但他的妻子不肯聽他，說道：「王有許多兵，我們到得那裏，總要被捉住，我們逃不脫他，只能暫時依他的。」Emeljan說：「這工作不是我力量能及，叫我怎樣依他呢？」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擔便自會成功的。」Emeljan睡下，便睡着了。次日一早，他的妻子將他叫起，對他說：「你快去，完成那禮拜堂。這是釘同鐵錘；現在餘下的工事，還有一口可做哩。」Emeljan走進鎮裏，到了王宮空地上，看見一座禮拜堂，還未完工。Emeljan便動手，去做未完的工事；到了晚上，都已完了。

這一日早上，國王醒過來，後窗口一望，只見那禮拜堂站着，Emeljan正在那裏各處敲釘呢。王看了禮拜堂，毫不喜歡，一他反惱了，因為不能判Emeljan死罪，奪他的妻子。他又召集了他的奴僕，對他們說：「Emeljan這件事又做成了，現在沒有口實可以將他處死。就是這件事，也竟不能難倒他，你們須得想一條妙計；不然，我就要將你們的頭和他的一齊割去了。」奴僕便定計策，要叫Emeljan在宮外掘一條河，有船在河裏行駛。王就叫Emeljan來，命他做這工作。王說：「你既能一夜造成禮拜堂；這件事

自然也能做。明天都要完工；如果不成，我要割去你的頭。」

Emeljan 比前回更加頹唐了，悶悶的回到他的妻子這裏。妻問他說，「你爲甚這樣憂悶？可不是王又有新工事叫你做麼？」Emeljan 告訴他女說，「我們只好逃了。」他妻答道，「我們逃不脫兵；任憑我們逃到那裏，總要捉住。除了依他，沒有別法。」Emeljan 呻吟道，「我怎麼能做呢？」他的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Emeljan 睡下，便睡着了。次日早上，他的妻叫他起來，對他說，「你到宮裏去，一切都成功了。只有宮前河岸上，還有一座土堆；拿一把鏟，去將他平了。」

王醒過來，看見一條河，是從前沒有的；船也上上下下的行駛着；Emeljan 正拿着一把鏟在那裏掘一座土堆。土很驚異，但看了河回船毫不喜歡；因爲不能將 Emeljan 處死，反惱極了。他心裏想，「現在更沒有他所不能做的工事了。那怎麼好呢？」他又召集了奴僕，問他們的計策。他說，「你們去想出一件事，爲 Emeljan 所不能做的。以前我們想一件，他便做成，叫我不能奪他的妻子。」王的奴僕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了一條計。便到王的面前，說道，「你叫 Emeljan 來，對他說：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拿不知什

麼東西來。這樣，他便不能逃脫了。無論他到那裏去，你總不說是那地方；無論他拿什麼來，你總說不是那東西。你就可以砍他的頭，奪他的妻子了。」王很是喜歡，說道：「這條計想得真好。」於是他叫 Emeljan 來，對他說，你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拿不知什麼東西來，你如不能拿來，我要將你砍頭。」

Emeljan 回到家裏，將王所說的話，說給他的妻子聽。他女彷彿很費思量，說道：「他們教了國人的方法了。現在我們只得小心做事纔好。」坐着想了許久，便對 Emeljan 說，「你得遠行一趟，到我們祖母——那個老農婦，那個兵的母親——那裏去，求他女的幫助，倘他女有物事給你，可拿了到王宮裏來，我也在那裏；我現在逃不脫他們了。他們要用強力來捉我去，但這也不會長久。你倘能聽祖母的指揮做事，就可救我出來。」

他的妻子便預備，叫 Emeljan 以上路。他女給他一個口袋，一個紡錘，說道：「你把這個交給我們老祖母。憑這信物，他女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他女又將路指點與他。Emeljan 動身去了。

他出了鎮，走到一處練兵的地方。操練完後，兵都坐下休息。Emeljan 走上前，問他們道：「兄弟們，你們知道往不知什麼地方的路麼？能告訴我取不知東西的法子麼？」兵聽了都很詫異，問道：「誰叫你

去幹這件事的？」他答道：「是那國下。」他們道：「我們自己自從當兵那日起，往不知什麼地方去，却總沒有走到；尋不知什麼東西，至今也不能得到。我們不能幫助你。」

Emeljan 同兵坐了一晌，起身又走，他走了幾里路，末後到了一座樹林。樹林裏有一間草房，草房裏坐着一個極老的老婦人，就是農兵的母親，在那裏積麻，一面哭泣。他女紡時，不把手指放在口裏，潤點唾沫，却拿到眼裏去，用眼淚去淨他。他女看見 Emeljan 就對他喊道：「你爲甚到這裏來？」Emeljan 拿出紡錘交付他女，說是妻叫他來的。老婦人立刻和善了，問他事情，Emeljan 將一生事跡告訴他女，如何娶那女子；如何到鎮裏住；如何作工，在宮裏做的什麼事；如何造禮拜堂，行船的河；現在如何國王叫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拿不知什麼東西來。老婦人聽完，也不哭了。他女自言自語說：「這時候確已來了。」又對 Emeljan 說：「是了孩子，你坐下，我給點東西你喫。」Emeljan 喫了，老婦人告訴他方泆說，是這一個線球；放在面前，叫他滾着，你只跟着他走。你須得遠行，到海邊爲止。到時，就看見一座大城，你進城去，到最遠的一家，求宿一夜。就在那裏，等候你所尋的東西。」Emeljan 問道：「老祖母，我石見他時，怎能認得呢？」老婦人道：「你倘若見到一件東西，人看見他比自家父母還要服從的，那就是了。」

便奪了來，拿到國王那裏去。你拿到時，王便說不是這東西，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這東西，應該將他敲碎了。你將他敲着，拿到河邊，摔碎了，拋下水裏，那時，你可帶你的妻子回家，我的眼淚也可以乾了。」

Emeljan 向老婦人作過別，將球滾在前面，這球滾來滾去，一直到了海邊。海邊有一座大城，城內盡頭有一間大屋。Emeljan 求宿一夜，就應允了。他睡下，便睡着了。次早醒時，聽得父親叫他兒子起來，去斫柴。兒子却不聽；他說，「現在還太早，時光多着哩。」隨後 Emeljan 又聽得母親說，「兒子，你去。你父親骨頭痛了；你莫非要他自己去麼。現在已是起來的時候了。」但兒子只是喃喃的說了一句話，又睡着了，剛剛睡纔好，忽然街上有一件東西，蓬蓬的作響。那兒子直跳起來，穿上衣服，奔到街上去了。Emeljan 也便跳起，跟着他跑，去看這是什麼東西，兒子聽了，比自家父母還服從。他只見一個人在街上走，腹上挂着一件東西，用棒敲着；蓬蓬響的就是他，兒子聽了，那樣服從的也是他。Emeljan 跑上前去，仔細一看。他見這物圓形，像一個小木桶，兩頭都綁着皮。他便問這是什麼東西？別人告訴他說，「是一面鼓。」他說，「這是空的麼？」回答說，「是的，這是空的。」Emeljan 很是驚異；他央求他們將這東西給了他，他們可是不肯。Emeljan 也不再求了，只是跟着鼓手走。他跟了一日；後來鼓手睡下了，他便

奪過這鼓來，拿着就走。

他跑了許久，一直跑到自己鎮裏。他去看他的妻子，但他女已不在家了，他走的第二日，王就把他女拿去了。Emeljan便走到王宮，帶信給王，說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人，已經回來了；所要的不知什麼東西，也拿來了。送信的告知國王，王叫他明日再來。但Emeljan說，「告訴國王，說我今日來了，王所要的東西也拿來了，叫他出來見我；不然，我要進去見他了。」王走了出來，問道，「你在什麼地方？」Emeljan告訴他。王說，「這不是正當的地方。你拿了什麼東西來？」Emeljan指點那鼓給他看，但看他也不看，說道，「這不是那東西。」Emeljan道：「如不是那東西，可以敲破了，給鬼拿了去！」

Emeljan走出王宮，拿着鼓，敲了起來。他正敲時，王的兵隊便都跟他走去，向他舉手，等候他的命令。上從窗口向兵隊叫喊，教他們不要跟Emeljan去；但他們不聽他話，只跟着Emeljan走。

王看了這樣情形，就命令將Emeljan的妻子還了他，求Emeljan給他那面鼓。Emeljan說，「那可不行了。人教我把他敲破，拋這碎片下水裏去。」Emeljan拿了鼓一直往河走，兵隊跟在他後面。到了河邊時，他將鼓敲得粉碎，把碎片撒下河去。於是所有的兵都跑散了。

Emeljan 帶了他妻子回家去了。此後國王也不再擾他；他們以後就永遠幸福的過日子。

(一八九一年原作)

Ljov Tolstoj (1828-1910) 藝術的和道德的生活思想，略略介紹，便須一本小書，這事只能俟諸異日；現在簡單說一句，可說他的藝術是寫實派，是人生的藝術 (Art for Life)；他的道德思想是所謂無抵抗主義；非戰爭，贊美力作，主張共同生活。這篇空大鼓就是他非戰的宣言；看了，勝過別人的一大篇膚泛的解說。

空大鼓是一篇民間傳說 (Skazka—Folkale) 題目上業經說明，是 Volga 地方通行的說話。在傳說研究中，屬於友誼的獸一系 (The Friendly Animal Cycle) 法國 Perrault 編述的童話着靴的貓 (Le chat Botte) 便是此系的代表；羅事 Apuleius 著變形記 (Metamorphoses) 中愛與心 (Cupido et Psyche) 故事，說 Emeljan 做的苦工，與 Emeljan 的事更相似，此篇經 Tolstoj 改作，寄託他思想的精義；又有自作的呆伊凡一篇，同是這一類。Stepniak 的一文錢 (此篇曾譯載域外小說集內) Shis edrin 的捐軀的兔等，也都用這方法。Stepniak 說：Shshedritn 的思想勇敢，攻

擊猛烈，不能直說，所以用他所自稱「奴隸的言語」作東方式的寓言譬喻童話等等。Tolstoj 此類著作，在 Romanov 治下發表，也不得不用奴隸的言語，但從別一方面說，則用這種形式宣傳道理，多含暗示，較直說尤好。「奴隸」對於他自己的言語，本來更易理會。Tolstoj 要使農民明白他的道理，所以利用俚說，更爲適宜；我想這是第二理由。

Tolstoj 的小說，中國譯出的，有（一）復活的節本，改名心獄（二）Anna kareina，名嫻娜小史，（三）驃騎父子因未曾同原本對讀，不能說他如何。（四）託氏宗教小說德國教士葉道勝所譯，全用白話，可惜現在絕板了。（五）羅刹因果錄是八種短篇，用古文譯成，稱爲筆記小說；刪改的地方也多，全失了著者原來的義旨；也是極可惜的事。此外短篇譯載各報上的，無從知悉，一因爲融會貫通得太利害，又每每不署原著者姓名，所以難於查考。我曾在什麼月報上，見有路西恩一篇小說，仔細看來，原來就是 Tolstoj 的 Lucerne。這樣被人錯認爲中國大文豪著作的，想必自然還多。

中國又有一部歷史小說，名不測之威，題託爾斯泰著，但這是 Aleksei Tolstoj 所作跟公爵（Knjaz Serebrjannyj）的譯本，並非 Jasnaja Poljana 老預言者 Ljov Tolstoj 的手筆。中國人時

常併爲一談，所以順便說及。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青年）

石筆石板

周瘦鵑

一天姚邦卓清早起來，愁眉不展，臉色陰沈，好像很不快的樣子。漱洗過了，慢吞吞下樓來，照常往客堂中灑掃。不一刻小婢阿蘭從廚房中走出來，低聲喚道：小主人，粥已燒好，可就要吃麼？這當兒邦華地已掃完，聽得阿蘭問他，便回頭答道：好的，你少盛一點，我立刻就來。邦華心中雖不快，但是對小婢說話，口氣却很和婉，和平常沒有兩樣。因他常常聽父親的教訓，說做婢僕的人，和我們便是平等，不過因他們生計不足；或者他們賺錢當家的人，忽然遭了病故，沒人扶養。爲了吃着兩事，不得不出來服侍人家，把氣力來醫他們口腹，邦華年紀雖只八歲，聽了這種教訓，却便領悟在心，牢牢不忘。有時他一個人坐着，獨自思量。想窮富的景況，本不一定。譬如我家賺錢的人，只父親一個，倘父親有病，或有他變，我家況，豈不是就有變動麼？我一家的人，像母親和妹妹，又誰來養活呢？想到這裏，他就明白了推己及人的大義。所以對着婢僕們，總是和聲怡色。雖在生氣時，也從不使性子。有時他見了同學中一班沒思想

的孩子，動不動就把下人們亂喝亂罵，扮起小主人的面孔來。邦華不但不願仿效，反暗暗地爲他們慚愧。因此他今天心上雖覺着不快，回答阿蘭時，却竭力忍耐着。等阿蘭一出客堂，面色忽又變了，把兩手託着腮子，呆坐不動，一壁定了眼，向長檯上的書包瞧着，接着却又低下頭去。彷彿有甚麼深思似的，他在平日，清早起身，便做他例有的公事。抹桌掃地，一一做到，等到公事完畢。用過早餐，便背了書包，興興頭頭的上學去。天大如此，除了害病放假，從沒有退縮不前之意。但看他今天的模樣，却和平時截然不同，他所以不同的緣故，待在下做書的打起精神，表解出來；列位便能知道這小學生的心事了。

邦華自從六歲進學堂後，今年已升到三年級了。他讀書非常用功，并且十分聰明。有時候教師上了**一首功課**，他總能舉一知三，發出種種疑問來，請問教師，很有幾次教師幾乎被他弄窘。後來等他要發問時，就沈着臉，睜着眼現出一種不許他開口的神情。邦華知趣，便也不敢再問。列位聽了這些話，定以爲這種教師，不過是在下理想中的人物，決不是實在的事。然而我們倘去細細的考察，便能知目下中國的小學教師，專門講究死板法教授的，恐怕居其大半，他們教書，好似教鸚鵡一般，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對於開發兒童本能的工夫，絕對不講。平日教師口講，兒童耳受，就算是無忝厥職。倘使兒童記憶力

強些，講解咧，背誦咧，到了考試日子，能穀依樣葫蘆，背答不錯。這教師的本事，必定大受歡迎，人人稱讚。教育家的頭銜，也就能穩穩安享，但是經這種教師，培植出來的兒童，除非天性聰慧，或者到年長時候，因為有了經驗，漸漸覺悟。但這「思想靈敏」四個字的考語，可斷斷加不上的。邦華既受了這種死板法教師的訓練，論理他的智識思想，和常兒不能有甚麼分別，幸而他父親母親，都是很有學問的人，他受着家庭教育的補助，却得益不少。平日，放學回家，他母親總要對他講故事，練歌唱。或者教他做種種活動思想的遊戲，他父親名守廉，是一個靠着筆墨生活的人，閒常雖沒有工夫，只到了星期日，休息日子，也得同他頑頑。或者買些有益的圖畫照像回來，逐一指點他看。并且替他解釋。於是不知不覺的就把那誠信咧，仁愛咧，忍耐咧，種種關於兒童的美德，漸漸兒都灌輸到邦華心裏。他母親又講起愛國的意思，邦華先還不大明白，後來他母親使用一家做比方，推到一國。說小孩子沒有不愛家的。因為他偶然害了病，受了傷，吃了虧，總要家裏的人，替他調治，替他看護。若是進一步想，家和國的關係，也能明白。家就是小孩子，國就是保護小孩子的保護人，若是沒了國，家就失了保護，也就是小孩子失了保護。所以比較起來，愛國和愛家，愛國更是要緊。邦華聽了這番解釋，心中就大大徹悟，心想愛國兩個字，從進了

學堂的門早已聽得爛熟。但這兩個字實在的意義，究竟該怎樣解說，先生既沒有明白說出，同學們更是模糊，不過大家隨口喊喊，就算了事。邦華覺得這般口頭叫喊，沒甚意思。因他常記得父親說過，沒理解的教訓，不中用的，不能持久的。雖有記性強的學生，能毅歷久不忘。但他所記着的，和鸚鵡的話一樣，毫沒價值。所以邦華在他母親沒有解釋以前，對於這愛國二字，懷着疑團。如今一明白，可就非常快活，立志也非常堅決，和旁的人不同。

從五四運動起後，抵制風潮，竟波及到小學校裏，邦華年紀雖小，却分外熱誠。這時他學校中校長，剛有更動。新來了一位姓瞿的先生來接任。這瞿先生曾在外洋教過書的，很有些新思想，經驗也很充足。趁着這抵制風潮中，就把抵制的真義，講給學生們聽。說現在有一個國度，常把我們中國欺侮，要佔我們的地方，奪我們的金錢。後來又要把我們人民做他們的奴隸。這個國度，難道我們還要同他們交易買賣，被他賺我們的錢去麼？並且他們賺了錢，除了供養自己百姓外，還要造快槍咧！大礮咧！戰艦咧！用來欺嚇我們。你們請子細想想。我們到底還是仍舊同他交易，讓他賺我們的錢好呢？還是抵制他的貨物，使他不能賺錢，絕他的生機好呢？衆學生聽了這番演講，沒一個不拍手贊成。同聲喊道：抵制！抵制！

於是抵制的聲浪，漸漸高唱起來。瞧他們愛國的熱度，彷彿達到沸度以上。邦華在這個當兒，愛國思想，原也十分激烈。但他並不亂喊亂叫，比了同學們態度上略略沉靜一些。

且說抵制風潮起了以後，大家就想立刻實行，但是說到實行二字，劈面就來了一個難問題。因為學校裏的用品，大半是那個國度的貨色，甚麼石擊石板咧，天然墨咧，顏色和顏色筆咧，還有練習簿圖畫紙，許多東西，一時也說他不盡。這些東西，學生們天天應用，便利慣了，一朝抵制不用，未免有些不便。但是爲了這愛國的大題目，關於個人的便利，自然不得不決心犧牲，所以大家立定主意，不論怎麼樣，以後永遠不買他國的貨物，可是這種事，還是關於將來的，現在既要實行，如此那已買他的許多貨物，應該怎樣？可不想個方法。這就是剛纔所說的難問題了。大家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見解：第一種說既要抵制，就應該完全把已買的貨物，一齊燒他個乾淨。省得放在眼前，引起羞恨。這倒是一個直捷痛快的辦法；第二種說，從經濟方面着想，就批評第一種的意見未免太不打算，說我們抵制的真義，是要不使那國再賺我們的錢。但是已買的東西，錢已花了，白白燒掉他，干他人甚麼事，反而自己吃虧，這又何苦來呢。并且學生的家長裏面，難免有不明事理的人，或是很經紀的，若喚學生們把某貨燒了，另換

別的。又要取錢出來買；內中又多了一番糾葛。爲了這個問題，瞿校長再三斟酌，纔得了個圓通的辦法。說以後一切用品，不准再買某貨，至於已經買的，或是用，或是攔起不用，聽各家長的自由。不過不許續掉。已買的用盡爲止，大家不要再買就是了。衆學生得了這個辦法，連忙各各回去稟告。邦華也回家請他父母的示，他父親聽了，就趁着這機會，要試試兒子的思想。說道：邦華，你先生想這個法子，果然圓通。但我也使一個人作主，用不用，聽你自己良心上主張罷！邦華立刻答道：爸爸！既然許孩兒作主，孩兒可要把他一起攔起不用呢！他父親笑着說道：邦華，你今年已八歲了。我常常和你說，從意識的舉動，是不中用的，今天你這樣回答，想必是憑着一時氣憤，還沒有仔細思量過，我勸你別太急，靜靜想想，明天再回我話不遲。邦華聽了，當下原沒有回答，到了夜分，腦兒裏頭翻來覆去的想着，果然想出一個很妥當的解決法來，等到第二天早上起身，邦華就到他父親跟前，高聲說道：爸爸！孩兒已有了辦法。他父親道：當真麼？你的辦法怎樣？邦華道：孩兒的辦法，要把某國人的貨物，一齊藏起來纔是，他父親道：你已打定了主意麼？邦華決然道：正是已打定了。他父親道：既然如此，你且把理由說給我聽聽。邦華道：孩兒想了又想，如今要抵制某貨，一時絕他根，果然很難。目下惟有把他藏起來，做個眼不見爲淨。記得去年

孩兒和張椿麟交好的時候，爸爸喚我不要和他往來。爲他是個愛說謊不誠實的學生，恐怕沾染他的習氣，也變壞了。孩兒受了教訓，很以爲是。但是第二天，和他見面時，覺得忽然間和他斷絕，有些過不去。因此想不如面子上暫和他交好，往後再慢慢和他絕交，也沒有甚麼要緊。不料一星期後，這絕交的念頭，全然忘掉。面子上的交好，因爲大天要見面敷衍的緣故，倒似乎很親密，竟和從前沒有兩樣。那時被爸爸知道了，大大的受了一番責備。爸爸又說外國有一句格言，叫做『拒惡於始，不則將爲所制勝。』說着這句話，就應該立時拒絕他。孩兒想這回抵制，和拒惡比較，意思大略相同。也應該立刻拒絕纔是，不然怕也要漸漸忘懷呢？不過燒毀一事，孩兒却不敢贊同。因爲內中似乎含着暴殄天物的意思。他父親聽了，不由的笑逐顏開。拍拍邦華的肩膀道：『小孩子有這樣的見解，倒很難得。但你可會想到不用之後，就有許多不便麼？邦華道：這也顧不得了。孩兒以爲愛國的事大，不便的事小；不能兩面顧到，說到這裏，他父親忙道：好好你的辦法原不錯，現在照你的意思做去就是了。邦華聽了他父親的讚許，很是得意。就把某國所製的石筆石板 and 天然墨等裝了個木箱，一起藏將起來。上面還貼着封條，寫着國恥紀念品字樣。表示他抵制的決心。到第二天上學的時候，見同學當中，果然也有十分之七八，齊心不用。

邦華見了，更是歡喜。私想自己辛而早定主意，沒有落在人家背後。但是這與高采烈的抵制熱度，到了兩三日後，就不覺漸漸有些減色。爲甚麼呢？實因仇貨之中，有兩種東西，和學生們有密切的關係。你道是甚麼東西，便是石筆石板。無論抄書默書咧，做算學咧，作文造句時起草稿咧，都要用着他。除了石筆石板，就須改用紙筆。并且天然墨鉛筆等，也大半是某國的出產；又不能不用硯石磨墨。所以學生們一經困難，就覺得費時費力，甚是不便。到星期四造句的日子，抵制熱度，竟減了十分之一二。有少數小學生，爲了造句要起草稿，用紙筆實在不便，便把前日藏過的石筆石板，拿出來暫時應用。有的雖已摔碎打斷，到此連碎的斷的也取出來了。邦華却堅持不變。依舊吮毫磨墨，慢慢兒的起稿。起完了稿，重新磨清。這麼一來，自然要多費時候。等到膽好交卷，鈴聲早鑼鑼的響了。若在平日，邦華交卷最快。鈴聲響時，他已在操場上，如今雖然這樣，他却也並不抱怨。情願在課堂中多坐一刻，犧牲他遊戲休息的工夫。但是星期五那天，是算學日期。邦華見了算學，就要頭痛。每作一題，總得改改塗塗，更覺廢時。這天既不用石筆石板，那就益發吃苦。虧得算學的鑄點，在最後的一點鐘，他等搖鈴過了，仍能留在課堂裏。不過做完了出來，回家去不免遲些。這樣過了兩星期，邦華受了種種困難，終不變他的初志。雖聽得人說中國

自造的石筆石板，也有出賣。但他走上儀器店去一看，心裏就有些疑惑。因為他前幾天看見櫥窗裏陳列的石板，和現在放着的，似乎沒有不同之處。不過板上加了國貨兩個字，是用粉筆寫的。他心想近來不規矩的商人很多，往往把某貨混充國貨。我不如暫時守着我的老法，免得上當。所以他一天一天，忍耐着做去。這時別的同学們，大半已把某國的舊貨勉強應用，到處向人剖白，就是出於萬不得已，也有幾個不管真假，已經買了新的國貨石板。至於老守着抵制的主義像姚邦華這樣的學生，簡直找不出第二人來了。

這一天是校中考試算學的日子，邦華心中很覺擔憂。早上起身後，悄悄地獨自思量。非常焦灼，等到阿蘭預備好了粥，他仍老坐在客堂中，不住的思量着，暗想這算學考試，本是我一向最害怕的，如今既不用石筆石板起草，定然費時。在平日還能多捱一刻，但是今天考試，是要限時交卷的，豈不困難，況且我每一次考試，名次很高。這回要是不能完卷，或者潦草塞責，因而落後，定要被同學們恥笑。邦華爲了競爭心重的緣故，心裏總覺得左不是右不是的，十分難受。後來一想，抵制的念頭，早已決定了。萬萬不能爲了今天的困難，便壞我的志氣，到此我也不用多想了，居前落後，憑着我能力做去，擔憂是沒用的。

想罷，就立起身來，走到膳室裏去，見粥已燴好，已是半冷，邦華吃了半碗，再也吃不下去。就放了碗，到客堂裏取書包，這時阿蘭在他旁邊，時時偷眼瞧他，似乎也覺得邦華的神氣，有些反常的樣子。邦華却並不覺察，取了書包，高聲回別母親，立刻動身上學。他家裏原和學校相去不遠，到那時候還早，尙未上課。有幾個同學，就上前和他招呼說邦華，你今人臉色，爲甚麼很難看，在家時莫非洩了氣麼？邦華搖搖頭，答道：沒有洩甚麼氣，又有一個問道：今天是考試算學，你石筆石板可預備了沒有？邦華聽了這話，不禁觸動他的憂思，但搖了一搖頭，連話都回不出來。那時就有一個綽號「尖嘴姑娘」的學生，插口說道：你們別問了，邦華是個人愛國家，舊貨早已藏過了。新貨又防人家冒充，我想他定然一輩子不用石筆石板了。邦華氣上加氣，又不願和他計較。正在這時，上課的鈴聲已響，就一起排班進課堂去。

這位算學教習，姓吳名庸，是一位很嚴厲的先生。平日間對學生，總是板起面孔。據有幾個學生說：吳先生進了學校兩年，從沒有見他笑過一次，今天是考試的日期，吳先生的威勢，更放足了。他先點過了名，接着向衆學生瞧了一回，這是他平日學生們發聲的暗號，衆學生果然寂靜無聲，運氣也幾乎不敢透了。那吳先生隨在黑板上寫了四門加減乘除合問的理想題，大家得了題目，就立刻拿出石筆石板，

動手起草，這時別的聲音都靜了。但聽得石筆和石板互相磨擦，颼颼的微響。有時還夾着些假咳嗽的聲音，這就是學生們捉題不着的表示了。邦華此時即忙預備紙墨筆硯，磨好了墨，馬上動筆。先抄題目，隨後推算算式。想了半晌，已寫滿半紙，一會兒似乎覺得不對，又把他塗了。重新取紙磨墨，再起草稿。他心中又急又怕，思想就越急越亂，總想不出個的當的算式來，看看時候已過一刻，他同桌的倪謹言四題之中，已成了兩題。甚是敏捷，邦華自怨自語道：理想問題，我往日並不覺得十分難，今天為甚麼這樣木強不靈呢？越想越急，越急越不能着想。這時候邦華的情狀，真是可憐。急得筆也停了，呆呆的望着紙瞧。猛聽得耳邊輕輕喚道：你為甚麼呆着不動，時候已過二十五分了。快快起草罷！邦華好似從夢中驚醒，便向倪謹言點了點頭。提筆就寫，寫了幾行，似乎對了。但是此刻硯池之中，水已沒有。不得不起身取水，等水取來，不料放手不平，水直溜出來，把草稿紙溼透。邦華一見，急上加急。正在這時，忽見翟校長踱進課堂來監考了。倪謹言又低聲道：邦華時候已急，你可來不及了。不如暫借我的石板石筆一用，或者可以快些。邦華聽了，突然回頭道：石板石筆麼？倪謹言莫名其妙，忙答道：正是。戰前天已買了一塊國石板，從前那塊舊的却還帶着，我不妨借給你。邦華又顫着聲說道：你把石筆……石板……都借給我麼？

：謹言道：暫時用用不妨。況且儘以用盡爲度。校長先生曾有過命令，你此刻借用也並不違規，說時連忙從抽斗中取那舊石板，和斷頭的石筆出來，又道：邦華，你別呆坐着癡想了，快快將石筆石板做罷。謹言說完，就自己騰清他的算稿。邦華這當兒榮譽心和愛國的決心，在心窩裏彼此很鬧，煞是難堪。列位要曉得這八齡小孩子，身當這種左右爲難的處境，真可憐極了。他心中的交戰，約有三十秒鐘工夫，險的被榮譽心占了勝着，把愛國的決心打消了。臨了忽的咬定牙根，雙手將石板石筆取起。回頭向謹言道：謹言兄，多謝你的盛意，這某國的東西，我決意不用，情願考不過班，被大家恥笑呢！說着就放下石板，收拾了溼稿，忙把考紙展開，提起筆來，趁着意思，信手寫去，這時邦華自知來不及起稿，所以準備退班。但將他腦中所有的見解挨次寫上去，也不管他對不對。說也奇怪，他此刻既決心犧牲，倒把害怕的意念一起消除，腦兒裏頓覺靈徹非常，筆尖簌簌的着在紙上，一停都不停。一會兒竟把四個問題，完全告成，等到校鐘鏗鏘響時，他的卷子，也早交在教習桌子上了。

這天邦華放午膳回家，就覺得身體發熱，倒頭便睡，胸中悶悶的，粒米都吃不下去，他父母見了，都很着急。問他情由，又不肯說，過了午膳，邦華身上加熱，不能上學，他母親忙去請醫生來診治過了，說這孩

子有些心病。似乎心中有不快的事。一時受了極利害的激刺，因此成病。他父親聽了彷彿會意似的點了點頭。醫生去後，他回到牀前，安慰了邦華幾句。也就下樓出去了。邦華服藥過後，略覺舒服一些。就會入睡，到得醒時，却見他父親站在旁邊，手中提着一個長方形的紙包，兩眼向他瞧着。邦華便呼道：爸爸！你纔回來麼？他父親點頭道：正是。你現在覺得怎樣？母親正在樓上煮粥，你可覺肚子餓麼？邦華坐起來道：孩兒本沒有病，只爲了剛纔悶得慌，因此睡一會。此刻又覺口渴，想喝些茶，別的沒有甚麼。父親母親不用擔心。他父親喚了一聲阿蘭，叫他取茶來給邦華喝，接着說道：邦華，你也不必悶氣，我有一件東西給你。這是實實在在的國貨，你自己打開來看罷。說時把那紙包授給邦華，邦華接過來，打開看時，原來是一塊石板，和四支石筆。當下就笑着問道：爸爸！在那裏買的。這當真是國貨麼？他父親道：正是。我在一星期前，寫信給一個朋友，請他買一塊真正的國貨石板。因爲他在書局裏辦事，這種事比我熟悉一些。今天我到他家去，他恰恰替我買了一塊。就給我帶回來。他說：這是湖北某國貨廠的出品。平滑耐用，要比某國貨高多咧。邦華聽了，心中猛地一喜，正要回答，阿蘭已送茶進來，就喝了幾口，一面答道：爸爸買到這國貨石板，孩兒真快活極了。但是……但是……他父親接口道：但是甚麼？你意中不是說這石筆石

板，要是昨天給了你，你更覺快活麼？邦華張眼瞧了他父親一眼，忙道：爸爸！怎麼知道孩兒的意思？他父親道：我都知道，今午你忽然害病，一聽醫生的證斷，我就明白。後來問了阿蘭：又到你學校裏去見校長。問起原由，且還和你同桌那個姓倪的同學談了一會，所以一切都明白了。邦華此時臉上忽地起了一重紅雲，似是很慚愧的樣子，只是說不出話，他父親又道：邦華你不用慚愧，你的意思，想必是爲了保持你愛國決心的緣故，就不能兼顧考試上的競爭，深怕這回考試不能及格，因此上心中有些難過。要曉得你今天所做的是合理的。你能毅爲了愛國，犧牲自己的榮譽，把你的主意牢牢抱定，在你這樣年紀，真個難能可貴呢？你有了這種志氣，無論這回落第退班，都不打緊。你將來的人格，必定很有希望。可是凡人若要成功大事，必定先要有犧牲的精神。你今天爲愛國犧牲榮譽，題目大小，認得很清楚。進一步說，也就是一種榮譽，還有甚麼不稱意呢？邦華聽到這裏，精神大振。病已減了一半，少停便答道：爸爸，雖是這樣說：只孩兒倘不能升班，怕不免受同學們恥笑呢？他父親道：這是你多疑了。要知道你今天的舉動，不但我們做父母的十分歡喜，就那校中翟校長也非常讚美，你倘不升班，不但沒有甚麼恥辱，還覺得有無上的榮譽咧。邦華喜道：真的麼？校長也知道了麼？他父親道：是他親眼見你的，你怎麼不

知道。正說着，忽見阿蘭取了一張名片上來，他父親接來一看，便道：原來是閻校長，大約是望病來的。邦華從牀上跳起來，說道：爸爸孩兒病已好了，讓孩兒下去。他父親忙搖手阻住他道：你別下去，受了寒風不是頑。還是請閻先生上樓來罷。邦華拗不過，就也坐下。不一刻閻校長已引進房來，寒暄了一陣，便高呼道：邦華你今天的事，真正難得。我爲了這事，已向衆學生演說一番，他們見了你的榜樣，都很感動。決定把某國的貨物一起藏過，水不再用。并且寄聲候你，希望你明天到校。我料你聽了這信，定要歡喜。所以我特地來報信的。邦華聽說，喜得心花怒放，直要手舞足蹈起來，但在校長面前，不敢放肆，只得低頭靜聽。邦華的父親，到此也樂不可支，連連向校長道謝。閻校長又很高興的說道：還有一事，我也須報告。就是你算學的考卷，已經吳先生批定第一名了。邦華父親呆了一呆，便帶笑說道：這事莫非吳先生通融批定，是激勸學生們有愛國心的意思麼？閻校長忙從衣袋裏掏出一紙，答道：這事並不通融，實在是令郎的算式，絲毫不錯。看了這個便知道咧。邦華父親一瞧原稿，果然合式，不由得詫異起來道：這可奇了，這可奇了。閻校長道：據我看來，並沒甚麼奇怪。令郎的資質，本是聰明絕頂的。只因起先有了疑怕之心，頭緒一亂，越急越發不能完稿，後來心志歸一，索性不害這了，自然一揮而就，這是一種心理作用，可

是常有的事。這時邦華父親不住的點頭，心中快樂，是不消說得。至於邦華方面有怎樣一種感想，在下做書的一枝禿筆，實在描寫不到，還是請列位看官們揣摩一下子罷。（中華教育界）

畸人

法國伏爾蘭氏著
周瘦鵑譯

達士孟先生已到了五十五歲，纔娶一個很年輕的婦人，那婦人的嬌媚，忽在他眼中霍的亮了起來。他苦心研究學問已二十五年，也覺得有些厭倦咧。他老人家一向在書房的塵埃中過生活。恰有人把瑪麗（那婦人的名字）荐了來，做他的謄寫人。他幽閉半世，到此似乎見了一道陽光。那女的很窮苦，他却有幾個錢。於是把這一副美貌，來掉換他的姓和財產。不過他的欲望小，那女的貪念大。

既結了婚，那女的費用分外大。但他正迷戀着，怕夫人不快，不敢反對他的財產，也就縮小起來，不上幾時，他夫人連結婚時立下的誓也忘了，自去享受他不正當的自由。可憐達士孟先生就漸漸兒老了。他本是個愛名譽愛體面的人，只是軟弱些。暗暗挨着苦痛，不給人家知道。末後他瞧自己快要破產了。自從結婚以後，便第一回醒悟過來。他決意守住那最後留着的一些子進款，不再浪用。好在他在鄉下

還有一宅舊屋子，又陰森，又冷靜，藏在一所園子後面，由一個老園丁給他看管。到此他便同着夫人住了進去。就把那老園丁充了下人。瑪麗原不贊成，死命反對。達士孟先生却也打定主意，一動都不動。這是目前受這打擊，全爲了夫人奢華無度，纔弄到這個樣子。心中一恨，倒把勇氣提了起來。以前失去的主權，倒恢復了。不容他夫人作主，竟一同住到鄉下去。但他夫人既沒了服侍的女侍，又沒那些捧他愛慕他的少年郎。這兩種難堪的事，逼得他分外動怒，眼中便霍霍的發出兇燄來。

他們過這新生活，端有一禮拜光景。一天晚上，兩下忽在臥房中起了爭論，鬧得很利害。那園丁住的小屋子雖相去不很近，兩耳也不大清明，然而還聽得他們吵鬧的聲音。在這春天的夜中，就起了這兩種不和之聲。那丈夫的聲氣很生硬。那婆子的聲氣很尖銳。鬧了一會，却斗的靜了。很詫異的，一絲聲息都沒有。

天明後，那園丁心中很不自在，在園子裏一條小徑上走着。達士孟先生忽從窗中探出身來喚住他。園丁便把脚上穿着的大木靴脫了擱在門口。疾忙入到屋中，把園中那股泥香和玫瑰花香帶了進去。這香氣又像是夏天大雨後花園中的清香，頓時充滿了四周。但那裏邊室中，更有一陣濃香透將出來，

這分明是那位年少貌美的夫人身上的衣香。只那園丁向四面瞧時，却不見夫人的影兒。

那時達士孟先生一個人在室中，立在一隻挺大的箱子旁邊。這箱中本是裝書的，此刻蓋兒開着，裏邊散着好多美麗可愛的女人用品，輕紗咧，麻布咧，花邊咧，甚麼都有。達士孟先生面色灰白，把兩眼避着這箱兒不看，只把手指着。那手像羊皮紙一般乾枯，似乎瑟瑟地在那裏發抖。當下便說道：

「你去把他鎖好了，然後！」

「然後怎樣？」園丁問。

「今天晚上，我們倆把這箱子帶到園子盡頭處，在那邊掘一個窟窿，又寬又深，接着就放下箱子去。你可明白麼？」

「明白，明白。」園丁囁囁着答應，一面早已嚇得抖個不住。

「往後你把地上鋪平了，在那邊種幾株玫瑰花，到秋大便有死的枯葉，到冬天便有雪了，如此甚麼事都沒有咧。」

「玫瑰花——死的枯葉——雪，」——園丁呆呆的學着他說。他想起了要做這件事，身上已出了一身冷

汗。他又想起昨夜的那回事，先鬧得很利害，猛可裏却沒了聲音。他這樣想去，覺得內中含着很可怕的意思。他原知道主人結婚後的生活，很不快樂。但他此刻深怕失掉位置，又不大信託警察，因此也不說甚麼。到了晚上，就助着主人把那可怪的箱子埋了。不上幾時，玫瑰開出花來。到十月中放着血紅的花瓣，又散滿了一地的死葉子。

達士孟先生從不會到那邊去。臉色更見得慘白，身體也彎下去，比了個一百歲的人似乎更老了。他眼光時常不定，彷彿在那裏追一個影子。每天夜中，那園丁常從夢魘中嚇醒，喘息着，跳下床來。他自備有一個鬼，流着血，呻吟着，在園子裏往來走動。他腦中還嵌着那夜吵鬧的情景，便推想到殺死人的事，一會又想起自己做了甚麼——他，明明是個幫兇。於是想寫一封匿名信給警察署。叵耐總提不起這股勇氣來。

達士孟先生死了——有人說是自殺——他的天良便表現出來。警察們到來，得了那園丁的報告，立時着手探查。那箱子給他們找到了，還沒有爛。忙把他開了蓋，翻一個身。只見箱中裝滿的都是些美麗脆薄的東西，分明曾經假貼過美人兒玉膚的。却並不見甚麼死尸。把屋中和園子裏搜了一個遍，也搜不

到甚麼。這大概是達士孟先生報了仇，犯下了罪，把那秘密也帶了去咧。警察們對於此事，詫異得甚麼似的。那園丁也不願再留在這嫌疑的屋中。

幸而隔了一天，有一個公證律師忽地接到了那位失蹤的達士孟夫人寄來一封信，他說已得了丈夫死的消息，現在要求接受他遺下的薄產。原來那夜吵鬧之後，夫人就悄悄地溜了出去，決意不受他丈夫的束縛。

這一件事人家那裏想到這個被妻拋棄的可憐人並不把死尸裝入箱中，却是葬他愛情上的一片幻影。那些殉葬的品物，就都是引起婦人虛祭的成績品。他要見玫瑰花和死的枯葉着在那秘密的墳墓上，就能見人生在世，壽命很短，和這花一樣。他再要見雪蓋上去，就是要掩蓋住以前一切罪惡，漸漸淡忘。唉！他到底是個畸人。

勳章

法國莫泊三著
周瘦鵬譯

世界中的人，總得有個嗜好；有了這嗜好，總得想弄到了纔罷。甘拉德先生從小兒就有一個嗜好，牢

牢的嵌在腦袋裏，想弄個勳章來掛掛。他做小孩子的時節，嘗把一個白鉛的觀勳章，掛在衣上。好似旁的小孩子喜歡戴兵士的帽子。有時候同他母親走到街上，他就滿臉放出驕傲之色，凸起了小胸脯，把那連着紅帶子的星形白鉛的假勳章，顯給人家瞧。長大之後，讀書不成，要考一個文學士的學位，可憐也沒有考中。整日價沒事做，不知道怎樣纔好，虧得手頭有錢，就娶了個很美麗的女郎，做他夫人。結婚之後，一塊兒住在巴黎。凡是中等社會有錢的人，大概如此。他們過着安閒的日子，甚是舒服。最得意的就是認識了一位代議士。這位先生前程遠大，將來很有做公使大臣的希望。這還不算，朋友中更有兩個人，在政府充當甚麼部長的。甘拉德得了這幾個闊朋友，好算是榮耀極了。但他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兀的不能忘懷，想起了總覺得一百二十個不快樂。你道是甚麼事？就因為他那鈕扣子裏總空空的，不能弄一個勳章來掛掛。

他出去時，每見有許多掛勳章的人，在街上往來。他瞧了，又妬又羨。每逢午後沒有事的時候，他總得數着人家勳章，一壁向自己說道：我瞧梅從蒂林街到杜哇街，不知道到底能數見多少勳章？於是慢吞吞地走去。見一個人他就忙着瞧他衣上那條紅帶。走完了這兩條街，便放聲說道：一共有八個官吏，

十七個有爵位的人。怎麼有這許多人掛着勳章？回去時不知道又遇見多少呢！當下便一路慢步回去。兩眼只得骨碌碌的尋人家衣上勳章。倘給街中那些下流人遮斷了眼光，就滿腔子不快樂。他不知道勳章最多的所在，是在故下宮那邊；第二要算班克司街。那梨園街上，可就少一些了。至於散步場那裏，勳章也很多的，不過左面比不上右面多。此外有幾家咖啡館和戲園子裏，也常有勳章出沒其間。這時他心心念念的想勳章，好似溫書般在胸中溫着。有時他瞧見一羣白頭髮的老先生，立在邊道上，就自語道：這幾位都是掛利琴勳章的大人物。說着很想向他們脫帽行禮，表示他的敬慕。但是街中車馬奔騰，一會兒早又遮住了眼光，瞧不見了。

這位甘拉德先生，慕羨勳章極了。有時便咬牙切齒痛恨那些掛勳章的人。覺得自己好似變了社會黨人，對於那些貴人，很瞧不上眼來。他一路見了那好多勳章，回家時一定發怒。正像化子推着餓，恰恰走過一家光怪陸離的吃食店，就把這店恨得了不得。甘拉德這時，也正有這一種心理。一跨進門，就提着嗓子，向空問道：我們甚麼時候，纔能除掉這萬惡的政府？他夫人聽了詫異，忙道：今天你遇了什麼着惱的事了？甘拉德道：我瞧瞧四下裏都是不公平的事，禁不住生氣起來。如今我纔覺得那社會黨的主

義，委實沒有錯得。用過了飯，他又出去瞧那些做勳章的店舖子。子細瞧那花綠綠的勳章，瞧他的顏色，瞧他的花樣，覺得好頑。眼熱時恨不得一起弄了來，集了千千萬萬的人，排成隊伍，他一個人大踏步走在前面，好似個大將軍模樣。臂兒下邊，挾着軟帽，胸脯上挂滿了無數勳章，光彩照人，彷彿一顆顆的明星。那時在大庭廣衆中走過，人家瞧了，都低聲讚歎，這可是大丈夫何等榮耀的事。唉！勳章果然很好，叵耐他沒有這掛勳章的分兒，那就叫做無可奈何了。那有時他一個人坐着，往往自言自語道：這個未免太難了。我們要弄一個利琴勳章，除非是做地方長官，纔有希望。咦！有了，我何不設法進文學院去。但是想來想去，却想不出個法兒來。只索向他夫人商量。他夫人呆了一呆道：你想進文學院去麼？有什麼資格進文學院？甘拉德怒道：你敢小覷我麼？我說什麼話，自己明白，只想不出個法兒來罷了。你們婦人，懂甚麼事。他夫人微笑道：你的話不錯，我原不懂甚麼的。甘拉德不言語了一會，斗的得了一個主義，忙向他夫人道：就瞧你何不去和那代議士勞士林商量，他或能替我想個法兒。我却不便直接和他去說，還是你在有意無意間挑逗一句，倒很自然呢！他夫人果然依着他話，去和勞士林說。勞士林答應着，說這事須和教育部和文學院院長商量。甘拉德甚是歡喜。便天天和勞士林廝纏。末了勞士林告

知甘拉德夫人說甘拉德並不是文學士，他有什麼著作送進教育部和文學院去沒有？甘拉德聽了這話，居然做起書來，這書叫做甚麼「人民對於教育上之權利」，勉強做了幾頁，苦的沒有意思，並沒做成。接着便想揀容易的題目做去，一連開場做了好幾種：第一種叫「以目教育兒童論」。他的意思，是要在地方上設立許多不取費的戲園子，巴黎貧民窟中，更不可少。所做的都須是很有益的戲，專給窮苦人家小孩子觀看。或者用幻燈，也是很好的法兒，借着那畫片，把各種智識灌進他們腦中；每天須排着一定的程序，挨次映演，他們瞧了畫片，自然深深的印入腦筋，心坎上也好似受了教育。將來倘借這幻燈，更教授萬國通史，博物史，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解剖學，和其餘的種種科學，可不是很便當的事麼？他做成了這書，就印了許多小冊子，每一個代議士送一本，每一個國務卿送十本；每一個巴黎人送十本；每一個報館送五本；連大總統那裏也送了五十本去。接着他又做第二種書，叫做「街中圖書館」。他的意思，要用許多小車子，滿滿的裝着書，往來街中；不論是誰，每月都能借十部書去看，只消化一銅幣的小費，豈不很好？甘拉德做了這書，曾向人說道：如今一般人都喜歡胡鬧作樂，不知道什麼叫做教育，倘能照這樣做去，教育就能普及了。

甘拉德冥想天開，做了這許多大文章，好不得意。當下他又上書教育部，暗想這回總得手了，信一去，勳章立刻就來。誰知眼巴巴的望了幾天，只望到了封官樣口氣的回信。却並不見勳章下來。他沒法兒想，便打定主意，親自上教育部走一遭，要求見國務卿。到了那裏費了好多心力，纔見了個副官。這副官年紀很輕，架子很大。板起了臉，似乎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一陣子把電鈴亂掀亂捺。一會喚下人，一會召書記司員，忙的了不得。他和甘拉德說那書做得很不錯，以後儘做下去，實是很大的功德。說完，鞠躬送了他出來。甘拉德趕回家去，決意再做書咧。

那代議士勞士林倒像很關切甘拉德似的，常把很好很有益的話忠告他，無非替他設法弄到那勳章。勞士林自己本有利琴勳章，常常掛在衣上，十分顯煥。但他如何得到的，却沒有人知道，只他自己知道罷了。他勸甘拉德說：現在的時代是新時代了。須得有新的學問纔好。因此舉了好幾種告訴他，勸他研究。又介紹他進幾處學會，大半是注重在科學方面發明新事物的，借此就能和一班文人學士往來。這樣不算，有時還帶他到部裏去，和那些大人物接近，做個後來地步。一天，勞士林正和甘拉德在一家館子裏就餐。這幾個月來，他們倆常在一起。勞士林一到，就和甘拉德握了握手。低聲說道：我已替你找

到了個很體面的事。那教育部的國史館中，預備派你查察法蘭西全國的圖書館，這豈不是很體面的麼？甘拉惠一聽這話，歡喜得了不得，再也不能吃東西下去，因為胸中腹中，都被一團樂意充塞住了。一禮拜後，他就動身出去，從這一鎮到那一鎮中，天天在那裏調查圖書館，放着委員先生的面目，甚形莊重。一面要書目看，一面亂翻書架上無數的書本，連那塵封灰積的小閣中，也查過去。累得圖書館中人手忙腳亂，人人咬牙切齒痛恨他。一天他在羅盎，忽地想起了他夫人，因為一二禮拜沒見了，愛心大動。那天就搭了九點鐘的火車，趕往巴黎。預算夜間十二點鐘就能到家中見他夫人了。到巴黎時已過夜半。他悄悄地趕回寓所，自己原有大門上鑰匙，便開了門，溜將進去。蹣手蹣腳不做一點聲息，心中暗暗得意。想今夜很突兀的回來，管教那女孩子又驚又喜，可要一聲聲喚着親愛的咧。那時他一路上了扶梯，到臥房門前。推那門時，却下了鎖，推他不開，便嘴貼着門喚他夫人。小字道：「慈痕！是我呢！他夫人聽了這聲音，分明是他的丈夫，大大吃了一驚。甘拉惠聽得他從牀上跳將下來，嘴裏喃喃說着，好似夢中一般。接着又聽得裏邊開門關門之聲，似乎到更衣室裏去，一會纔出來。赤着脚，在房中往來踱了兩三次，一時煞是慌亂。走時東西到處磕碰，把那些花瓶杯碟撞得叮噹響個不住。末後纔聽得他夫人嬌聲問

道：亞歷山大，可是你麼？甘拉德忙答道：正是，正是。你快來開門。門一開，他夫人立時投身在他臂中，囁囁嬌呼道：哦！我好不着驚，好不奇怪。又好不快樂。甘拉德一聲兒不言語，慢慢的脫下禮服，解下領結。正在忙着，猛從椅上取起一件外衣來，他瞧了一瞧，忽地呆立不動，滿臉現着詫異之色。原來他一眼瞧見鈕扣子中露出一節紅帶，明明是一個念念不忘求之不得的勳章。當下便囁囁着說道：哦……這一件外衣上怎麼有紅帶子在着？他夫人又斗的做了個明月入懷勢，撲在他懷中，握着那外衣，說道：快給我。你……你弄錯了。但他還拉着一面袖口，兀是不放。呆着問道：快和我說，這到底是誰的外衣？快不是我的。上邊不是有個利琴勳章在着麼？他夫人變了臉色，驚得發抖，忒楞楞地說道：你聽着，你聽着，快把那外衣給我。這其間有祕密在着，我不能告訴你，你聽我的話。甘拉德臉色泛做了慘白。怒氣勃勃的說道：我要知道這外衣是怎麼到這裏來的。這明明不是我的東西，他夫人大呼道：是你的，是你的。你聽着，這外衣當真是你的外衣。這勳章也是你的了。甘拉德心中一喜，怒氣頓時平了。那外衣也不知不覺脫了手，撲的掉在圈手椅中。一壁說道：怎麼說？怎麼說？這勳章是我的麼？他夫人道：正是。但是這其間有個大祕密很大的祕密。說着，取了那外衣，去掛在櫥中，一路抖着白着臉回來，吐氣說道：委實和你說了罷，

這外衣是我替你新做的。那勳章是政府中賞你的。只還沒有公布，須等一個月或是六禮拜，人家方始知道。我得了這勳章，就把他掛在新衣上。一心想等你回來時，借他和你開頑笑。不過先給你瞧見了，要知這件事全仗勞士林先生的大力，都是他替你設法的。甘拉德得意洋洋的說道：「勞士林。這勳章是他替我弄到的麼？」……原來是他，說到這裏，喝了一盃冷水。這時他見地板上掉着一張名片，原來是剛纔從那外衣中掉下來的。拾起瞧時，只見上邊刻着道：「勞士林……代議士」他夫人忙道：「你不見麼？一瞧就明白了。」甘拉德却不求明白，得了勳章，已完了一輩子的心願，心中快樂着，幾乎要笑着驢將起來。一禮拜後，官報上果然公布賞給甘拉德利琴勳章，說有特別的功勞呢！（新中國）

自殺俱樂部

法國莫泊三著
周瘦鵑譯

那一條西工因河橫在我屋前。水面上平平的，連一個泡影也沒有。被早晨的太陽光照着，好似上了漆，瞧那一大片水緩緩流去。又很像鍍着銀，有幾處帶着紫色，十分美麗。河的那一邊有一行高樹，似乎在沿岸築了一堵挺大的綠牆一般。每天早上，那樹葉搖在空中，拂在水面，又新鮮，又活潑，似乎得了一

團生氣。郵差上門，剛把新聞紙送來，我就挾在臂下，到河邊坐了。一張張翻來看，在第一張上，我一眼望見幾個字。叫做『本年自殺事件統計表。』往下一看，纔知道這一年中自殺的人，竟有八千五百多人。一霎時間，我起了個幻想。彷彿都瞧見那些自殺的人，怪可憐的。我見他們日子過得厭了，很勇敢很悲慘的向死路上走去。我見他們有的碎了牙床，在那裏流血；有的搗碎了腦袋；有的彈穿了胸脯；還有人呆坐在旅館小房間中，慢慢的捱着痛苦，倒覺得身上已受了傷，還在那裏想無數不幸的事，那就更可憐了。除此外，我又見許多人，有割斷喉管的；有剝開肚子的。手中還握着剃刀或是廚房中的菜刀，又有人在橋子裏溶化着火柴上的燐質。或共取了個面，上有紅籤條的小瓶，眼兒定着瞧，一動都不動。接着却喝下去，坐了老等。一會兒做出醜臉，嘴唇索動，眼中含着恐怖。暗想人在臨死時，倒不知道要吃這痛苦的。再過了半晌，時跌時起，把手捧着肚子。到此纔覺裏邊心肝五臟，被那毒藥燒着，非常難受。然而心中還能想念，沒有模糊咧。我又見許多人，有弔在牆壁釘子上的；有弔在天花板鈎子上的；有弔在頂樓梁子上的；也有弔在兩下樹枝上的。瞧他們舌尖伸在嘴外，都已沒了氣息。我一心推想，想他們未死時心上的悲痛，想他們臨死時遲疑不決的樣子。又想他們怎樣弔在釘上和樹枝上去？又怎樣打定最後、

的決心？把繩子套向頸項中去。我又見許多人，躺在那慘淡可憐的床上，都是那死的母親和兒女們，捱着餓，沒東西吃。還有那青春少女，感逝傷情，一個人咀嚼那情場苦味。瞧那斗室之中，充塞着萬重愁雲似的，甚是悲慘。中央暖爐裏，燒着木炭，半明不滅的，也帶着一種鬼氣。我又見許多人在夜中往來旁皇，走到荒涼沒有人的橋上。這些人最是不幸，流水湯湯，在弓形的橋下流過，他們並不瞧見；只覺得有一股冷氣，撲在身上。到了橋下，一壁害怕，一壁還在那裏尋水的所在；雖不敢死，却又不得不死，這當兒遠處有鐘聲忽地響了。黑暗沈靜中，猛可的起了一聲慘呼，水聲也一響，人已到河中去了。可憐他兩隻手還在水面上拍着，這是何等情景，有的還在腳上縛着石頭，永永沈在河底，不願起來。唉！可憐蟲哪可憐蟲！他們的痛苦，我似乎都覺得。我雖沒有死，倒也像自殺過的一般。單是這一點鐘的工夫，我彷彿已做了一世不幸的人，受盡了千魔萬劫，嘗過了萬苦千辛，我也很明白他們的苦心，他們爲甚麼要自殺。無非是爲了生在這世上，能力已沒有了，希望已沒有了，勇氣已沒有了；不得不尋一個出世的門，逃出這個世界。這一扇門是人人能開的，造化有慈悲之心，也決不忍把我們永遠監禁在世界中呢！我又想起那可憐的自殺事件，一年中竟有八千五百多起。在我想來，那些自殺的人很能合在一起，結成團體，向

世界說明志願，爲後來地步。大家不妨同向社會中說道：請給我們一個甜蜜的死法，安樂的死法。你們既不肯助我們生在世上，該助我們死。不見我們已成了個團體，在這種自由獨立的時代，就有發言之權。如今但要求你們對於那些犧牲一切不願生活的人，想一個好死法。使他們臨死不害怕，不受痛苦，那就很感激了。

那時我的心兀是想著這一件事，昏昏沉沉的似乎到了個很奇怪的夢鄉中，霎時間我似乎進了個很美麗的城，分明是巴黎。一連走過無數的街道，瞧着那大大小小的屋子。又瞧着那戲園和公共的場所。一會兒到了一個所有，猛見一座很大的屋子，非常壯麗。我瞧了煞是詫異，因爲門上有幾個金字，叫做『自殺會』。我暗中喊了一百聲奇怪，想世上竟有這種會麼？走進去時，見有幾個下人坐在廳中，我便信步踱了進去。當下有一個下人起身問道：先生！你要甚麼？我知道這會是那一種性質？下人道：沒有甚麼。我道：怎麼說沒有甚麼？下人道：先生倘有甚麼話問，可要去見會中祕書長。我遲疑了半晌，忙道：這不是打擾他麼？下人掉頭道：先生不打緊，不打緊。凡有人要問甚麼，或是打聽甚麼事，這裏祕書長很願接見的。我道：這樣很好。我跟你一塊兒去。他領着我穿過幾條甬道，常見有年長的紳士們，在那

裏講話。末後纔到了一間很精雅的書房中。裏邊光綫微暗，家具陳飾都是黑的。有一個胖胖的少年，撐着個大肚子，正在寫信。口中含着雪茄，不住的吸，我聞那香味，就知道是最上品的。並一見了我，即忙立起身來。彼此說了幾句客套話。那下人去時，他便問道：敢問你老有甚麼貴幹？我道：請你恕在下打擾，只爲在下以前沒有見這座屋子，見了那門上字樣，不覺起了好奇之心。不知道這裏到底做甚麼事的？他聽了，面上現出得意之狀。微笑着答道：先生這裏是個殺人的場所。凡有人願意死的，我們都能殺死他。死法雖不敢說完全快樂，却也溫和得宜。我聽了這話，倒並不動心。因爲我意中的死法，原應該如此的。我所奇怪的，就是他們怎麼敢實行這大計畫，簡直也是一種慈善事業呢！當下我又問道：但你們爲甚麼發起這種事？他道：我們就爲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以來，這五年中自殺的事件一天多似一天，街中市場中火車中和酒館戲園中，到處都有自殺的人。連大總統的會客室中，也有人去自殺啊！這種慘象，不但使一班樂天派的人見了不快，可也不該給小孩們瞧見，做將來的榜樣。所以目下第一要着，就須把這些自殺事件聚在一起。我道：誰起這意思的？他道：我不知道。總之這世界原已老了。世界好不好，大家都能瞧得很清楚，心中也立時能發決定，該怎麼樣對付他？要知命運好似政府，人人都要受他管束，

給他支配。天意好似惡魔，常要扯謊欺騙，把世界上的人作弄着。有的人感覺靈的，就生起氣來，決意離開這萬惡的世界。我道：當真如此？他道：但我生在這世上，却並不抱怨甚麼。我道：你老人家可能把貴會中的事情，告我一二麼？他道：使得使得。你就要來做會員，我們也很歡迎。因為這裏是個俱樂部的性質。我接口道：原來是個俱樂部！他道：正是。先生！這俱樂部全是各種有名人物組織成的，他們有很聰明的心，有很高深的智識。他笑着又道：不瞞你說，我們在這裏，也覺得有無窮盡的快樂。我詫異道：這裏很快樂，這話可很奇怪了。他道：我們為甚麼快樂呢？因為這俱樂部中一起的人，都不怕了死，纔快樂起來。可是怕死這件事，最能破壞世界上一切快樂的。我道：他們既不自殺，為甚麼來做會員？他道：就是沒有自殺之心的，也儘能進我們這個俱樂部。我道：這個我不大明白。他道：我分解你聽。我們因為眼瞧着自殺的事件，一天天加多起來，到處都見那種悲慘的景象。因此組織這會，設法使不快樂的人尋些快樂。借着保護他們，就是一定要死，也使他们死得快樂；死得不知不覺，並沒有一絲痛苦。我忙道：如今是誰管理着這會？他道：是俄蘭棄將軍，他曾在政府中辦過一會事，推他做會長，他也不便推却，可是這原是做好事呢！會中執事的人，也都是一班聰明忠實的君子，他們的目的，想在巴黎造起一座幸福的廟來，和

那兇惡的死神對敵，把死神看得不值一錢。當初成立時，在一處屋中，大家都害怕，不敢相近。於是發起人開了個很大的夜會，算是行開幕式。得了名女伶薩拉都狄夫人，西哇夫人，格拉尼夫人，和其餘二十多人熱心幫忙，還有名流萊士開，考克林，摩奈蘇來，包勒司，諸位先生，也是很贊助的。音樂開場，便演仲馬，梅爾哈，哈的勒維，沙道，諸名家的喜劇。內中單有培克氏的一齣戲，似乎失敗，因為喜笑鼓舞中，帶着些憂鬱的意味。後來在法蘭西喜劇院中演時，却大受人家歡迎。這會一開，全巴黎的人幾乎湧了來。我們的俱樂部也就開場了。我道：「好一個悲慘的俱樂部。他道：不是這般說，可是死也算不得一件悲慘的事，只能說大家不慣的就是了。況且我們還能使這一死快樂，四周簇着好花，散着妙香，使人死得安樂。」我道：「我原知道定有喜歡進這俱樂部的，只是來尋死的人有沒有呢？」他道：「大家先還遲疑着，並不立刻就來。」我道：「以後怎麼樣？」他道：「以後他們自然來了。我又問來的多不多呢？」他點頭道：「簡直是成羣而來。每天平均有四十人。如今西工因河中，可也不見溺死的人了。」我道：「第一人死的是誰？」他道：「自然是俱樂部員中的一人，他早已破產，因為三個月來，天天在賭場中輸錢，輸得着實不少。」我道：「原來如此。」他又道：「第二個是英國人，生性很怪僻，死得也怪。後來我們索性在新聞紙中登起廣告來，說明我們的辦法。又造

了些假的自殺事件，吸引人家來。這一下子，却吸引了許多窮苦的人來了。我忙問道：這種事你們到底怎樣着手的？他道：你可願意進俱樂部去瞧瞧麼？一路看見甚麼，我就替你講解。我道：再好沒有。當下他戴上帽子，把門開了。同着我走去書房，穿過一間賭博間，有好多人在那裏賭，也像賭窟中一樣情景。末後經過好幾間客堂，都有人坐着談天，十分活潑，十分快樂。我從沒見過有這麼一個美滿的俱樂部呢！那祕書長見我有咄咄稱怪的樣子，便又說道：我們這俱樂部，也非常時髦的。全世界一般很時髦的人，都來做部員。他們借着時髦的裝飾，也能小覷死神，不怕他甚麼。大家一到這裏，到處尋樂，或是笑，或是說頑話，或是吹法螺，都能聽他們自由。怕死的心也就沒有了。到了如今，我們這俱樂部已變做了巴黎最時髦的所在，婦人們看了兩眼紅，也忙着在那裏組織一個女俱樂部咧！我道：既然如此，自殺的人可很多麼？他道：我已和你說過，每天總有四五十人。上流社會中人很少，窮苦的人最多，中等社會中人倒也不少。我道：他們怎樣死的？他道：很溫柔的使他們慢慢兒悶死。我道：用甚麼法兒？他道：用我們自己發明的一種氣質，這氣質別處沒有，我們有專利權的。這屋子的那一面，還有公共的門，一共三扇，開在小街上，窮苦的人要來自殺，都從這三扇門中進來，倘有一個男子或是女人來到裏邊，我們先問了自殺

的原因。若是爲了極尋常的事，便勸他不要死，酌量助他。倘他答應着去了，忙又設法打聽他以後的事。這種方法，我們曾救了好多可憐的人。我道：你們要扶助那些窮人，那裏來的錢呢？他道：我們錢很多的。因爲入部費很大，收入自多。況且進我們俱樂部，就算是極時髦的事，部員也就多起來了。部員的姓名，我們一起印在菲加羅報中，替他們鋪張，就是自殺費，也定得很高，富人來自殺時，收費四十金鎊，格外優待。窮苦人却一概免費，分文不取。我道：但你們怎能知道人家窮苦不窮苦呢？他道：先生！我們瞧了情形，自能推度出來。不但如此，他們來時，還須有該管地方警察長證實他們窮苦的證書，你還沒有見過那種情景咧，真是可憐。那一部中，我曾到過一回，却不願意再去。那邊的房間，也像這裏一樣，陳飾得非常美麗，非常舒服。你倘能瞧他們一個個進來，倒很好看的。有時有好多老頭兒來死，身上衣服穿得稀爛，還有街中化子，像狗一般尋東西吃，已餓了幾個月咧。更有一種貧病交逼的婦人，面黃肌瘦，沒法過日子。既說了苦況，接着又道：先生們瞧這種情形，可能長久捱下去麼？我已不能再做甚麼事，再也不能賺錢換東西吃，只得死了。我又見過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兒，兒女和孫兒女們都死完了。只剩他一個。六禮拜來，夜夜露天過宿。我聽了，心中老大的不快。以外這種悲慘事，還很多很多。另有一班很可憐

的人，來時並不訴說甚麼，只忙着問在那裏在那裏？那時就有人領他們前去。不多一會，事兒就完了。我聽到這裏心兒一陣子亂跳，也忙着問道：在那裏？在那裏？在這裏。說着，推開了一扇門。又道：你進來。這一間是留着專供部員用的。也只並沒多用過，不過葬送了十一個人罷了。先生！請進來瞧，我略頓了一頓，便硬着頭皮進去。却見裏邊是一間很精美的靜室，好像花房模樣。窗上玻璃，有淡藍色的，有粉紅色的，也有淺綠色的，彷彿是五色的彩雲。室中有溫榻，有香花，有鮮美的棕櫚樹，最可愛的是一種玫瑰花，放出一派甜香，薰得人心也醉了。桌子上有許多書，有「兩世界雜誌」，有一匣匣的雪茄，有清香可口的維歇丸藥，裝在糖果匣中。我瞧了，好生奇怪。他道：這裏常有人來談天的。可是旁的公共房間，雖大致相同，只比不上這裏的富麗。我問道：那殺人的器具又在那裏？他指點一把長椅給我瞧，椅上遮着乳脂色的中國絹，全繡白花。旁邊放着一棵很大的外國矮樹。椅脚四面，都是木犀草。那秘書長又低聲向我說道：這花和香味，隨時能調換，我們發明的氣質，也是很奇怪的。你平日聞愛甚麼花的香味，死時也給你開這一種花香。那氣質散開來時，花香同時四散，你老人家可也要聞一下子麼？我急道：多謝你，我現在還不要聞。他笑了一笑，說道：要這氣質不殺人，也有法子，我曾試過好幾回了。我不願意使他小覷

我沒有膽力。便鼓勇說道：如此我也願意一試。他道：既是願意，請你躺在那溫榻上。我微覺不安，忙鎮定了，坐到那溫榻上，躺將下去，不多一會，我已裹在那木屋草的柔香之中，便張開了嘴，沒命的吸着，這當兒我的靈魂似乎麻木了，甚麼事都忘却，一時昏昏沈沈，好像給鴉片煙麻醉了的一般。正在這時，猛覺有人搖我的臂兒。那祕書長笑着說道：先生！我瞧你似乎也愛這香味了。

這當兒我耳中斗的聽得了一個真的聲音，並不在夢中了。我聽得他說道：先生早安！你一向可好？一轉眼間，我的夢已飛去。見那西工因河在日光下邊，緩緩流去。這地方的看守人在小徑上向我走來，把手動了，動他黑色的帽子，向我施了一禮。那招呼我的，也就是他了。我也開口道：麥利那早安！你到那裏去？麥利那答道：我要去探問一個溺死的人，剛在馬利翁近邊出現。不知道爲了甚麼投河自殺？臨死脫了袴子，縛住了兩腿，分明不願意到河面上來呢！（新中國）

磁狗

原篇名 The China Dog

英人麥道克 J. E. Muddock 原著
劉半儂 譯

今也，人人以我爲顛狂矣。否則何必熱我於此，何必錮我於此穢小之藏屍室。又何必以此雖生猶死

之罪名處我邪？然我實未糊，窗外清風徐動，作悲嘆之聲；好鳥啼枝，奏清和之曲；我能聽之。日色之杲杲，月光之皎皎，以至滿天星斗之運行，我亦能一一見之。固未狂也。而人人咸斥我爲狂。坐令天造地設之清風好鳥，日色月光，人人能享而有之者，我獨不能享其一二。蓋我今居此，身雖未死，實已無殊長埋黃土之人矣。

人之戟手向我，而交口斥我爲狂也，不曰幽鬱過度，卽曰腦筋替亂。嗟乎！我豈異於人哉？我未至此時，樂則喜，悲則啼。花香鳥語，我知其可以暢心也。聽流水之潺湲，我知其可以滌除塵俗也。夜來登榻而睡，夢魂甯適，亦不如今茲之破夢罵人也。嗟乎！彼一時，此一時，彼時甜蜜愉快之生命，今已悉成泡景矣。

我今狂矣，欲言其故，請溯前事。其時爲十月中嚴寒徹骨之一日。其地爲一幽邃之森林。常斜陽倒燭林梢，映其巨影於蒼苔之上，風樹微動，影隨風動，化爲種種幻象之時，卽我身墮入苦海之始。

彼時飛鳥歸林，於暮色蒼茫中合奏清諧和緩之曲，音調低而舒，如唱頌讚帝德之聖歌。靜言聆之，似其聲出自數千年之亞田園中也。

余徘徊於樹影迷茫中，飽吸新鮮之空氣。自念將來事，誰能管得，我知有現在耳。以現在言，置身於此，

雖寂寥，其樂實無藝。

已而夕陽西下，發慘悴之紅光。上射浮雲，下映樹影蒼苔，令成深紫。未幾深紫色漸轉古銅色，狀如暮春時節。玫瑰花之萎謝，則一輪紅日，已爲雲團裹入地平線下，但餘一鼠色巨影，黯然徧覆大千世界。如劇場之閉幕而已。於是飛鳥止鳴，萬籟咸寂。而余心坎中，仍有無限快樂。蓋彼時余爲一四無繫束之人，世事雖繁，多不能亂我心緒。縱觀世界，既如是巨闊，春秋復富，前路坦然，欲不樂，又奚可？

夜色悄然，我將歸矣。忽見一女，迎面而來。女者，不見容於安樂園中者也。此女又胡爲乎來？相其人方妙齡，容色雖不美，然頗嬌小，動人憐愛。而吾二人相值之地，既爲此幽靜之森林，吾一時乃不知將何以與彼交語。總思此女倘爲夜行失路之人，吾苟自獻殷勤，願爲導送，亦不知其肯納吾誠否？

既相見，互向寒燠如儀，漸乃侈談雜事，如舊相識。

談未幾，女卽自謂富於知識之人。然其知識，初非得自讀書游歷；亦非熟悉世界各國之人情風物；不過習於世故，能迷信其所棲遲之世界，誤認世界中一切固陋偏狹之習慣舉動爲正當而已。然女子固無不如是也。

默察此女性情，一言蔽之，曰：憤。胸有成見，百勸而千導之，不能改也。雄辯之士，能折其談鋒，終不能降服其心也。論其氣質，則似陰鬱多病，狀如殘冬之枯木，與其年齡並論：乃大不相稱。約言之，凡人應有之神經，足令精神溫暖，生命快適者，多非此女所具也。

吾二人緩步而行，至相別時，天已漆黑矣。歸途，大雨驟至，雷電併作，以距家稍遠，不能行，乃就路旁樹下整避。

彼時，吾與女僅有一面緣。一面之緣，安能發生情愫？卽以女言，倘每見一人，卽以此人之小景，深藏腦海，亦藏不勝藏矣。然此一遇一別之間，吾已不知不覺，失其靈魂之自主，再三自制，終不能逐女影於心坎之外，每見電光明處，樹頂着光，似已幻而爲女，舍此不視，他樹又復如此。嗟夫！吾見祟於女矣，卽闔吾目，亦恍如女立吾前也。

謂余愛此女乎，則又非也。兩點打樹，其聲刺耳，似此女以枯喉發音，格格可厭也。朔風撲面，其冷如冰，又似此女冷酷難近也。

亦或身居林下，復有雷霆震乎其上，景象肅殺，遽壞吾腦系耶？然而凝神自問，此身實已墜入繯網之

中，百振不能自脫。默念此女必爲吾未來生命中之障礙，吾何不幸之甚，竟於無意中遇此女耶。

吾方青年，功名之念甚熾。心身既健，精力復足。以此天稟，何患不能出人頭地。胡爲乎溼漉羹於萌蘗，以自促生機耶？

吾幼時，卽飽嘗憂患矣。其後日月重光，陰霾盡滅。初不防復有此女，強余更入黑海，令一切罔兩夜叉諸幻象，重蒞吾前。終至「生命之書」，其中博採「愚昧」、「失望」、「喪身」、「傾產」諸端以爲資料。吾嘗默禱上帝，誓不願瀏灑之者，此時竟展陳吾前，似欲強余誦讀矣。嗟乎！不棄此書，安能登彼「名譽之嶺」？我心固欲棄書登嶺也。而孰知此夜又化身，方置身於書嶺之間，努力張牙，阻我前路也。

雨漸止，天上明星漸見，光色昭淡似有冷意。風亦轉弱，似號嘆之後，僅餘叶息。林中宿鳥，或破夢而振翼。樹頭雨水，則點滴而下墜。此外則四野寂然，一切聲響多杳矣。

疾趨歸家，心中自設一堅決之誓，曰：願後此水永不與此女相遇，毋任其縛我靈魂。然當作此誓語時，益覺此女已爲我後天之司命，似吾未來之生命，已悉受此女之操縱，憂患之神，正竊笑我旁也。

常人恆主人身自由之說，妄也。有識之士，愈謂人身決難自由，其爲情狀，正如黑奴之被鬻，其幸也，則

得良主；其不幸，則得暴主；主之良暴，實命運爲之。人不能自擇，亦決無能力，可棄此而就彼也。又言知識學問，雖有功人類，而其功甚微。譬諸見問淹博老於行旅之士，較諸常人，誠能屏逐其少年愚昧之妄念，而乘風破浪於「思想之海」。於以辨別是非，抉擇明闇。然往往有明知憂患當頭，而仍無計匿避之者，是獨太陽雖具神力，終不能運行於軌道之外也。

余最主此說，嘗謂生人特命運之奴隸耳。悉其力之所及，僅能於所具命運中，轉移一二，不能棄此命運而另易一命運也。此說在未經憂患者，或以爲不足深信。研習心理學者，必甚諷余言。

今日勿談空理，仍續吾說。此後十二月中，余與女未嘗謀面，浸且忘懷矣。心中正以爲幸。乃不圖一日之後，友人有招宴者，抵門，見女亦在座，吾乃不俟吾友介紹，即前握其手。言曰：此密司腦拉也。前此一見，轉瞬一年矣。吾友見吾識女，似有訝色。

事有不可思議者，吾與女甫相見，甫一接手，覺前此人天交戰之苦惱歷一年之久，始能排除淨盡者，今又叢集吾軀矣。二人互問無恙後，吾念此女殆世所謂禍水其人也，不可以久近。然百計避之，而女身似有魔力，能奴我靈魂，桔我意志，令我無法自脫。至宴罷，吾又送彼回家，則吾身已盡失自由，爲一燕支

奴隸矣。

然則吾果愛彼否？嗟乎！奴子亦有愛其主者？邪？虎錮於柙，眩人執鞭臨之，令獻藝以娛客，亦有愛此眩人者耶？鳥處林中，魔蛇來，誘令外出而食其雛，亦有愛此魔蛇者邪？

三月後，吾二人復於無意中相遇。其時仍在冬季，大地凝閉，結爲堅冰，彼此之情性相若。而相遇之地，則爲一溜冰場。於是吾又極力自制，冀不爲魔氣所中。而人力終不敵魔力。吾嘗自思，吾至冰場，非爲覓彼；彼之來，亦初非覓我；二人又絕無情愛；而竟屢次邂逅，豈非造化弄人，非陷人於魔障不已耶。

是夜相別時，吾始親其吻。女亦返身捧我之吻而親之。然其吻極冷，絕類石像之見鼓於機力，蠕蠕而動。非如世人之所謂情吻香吻，常見於文士詩人之筆端者也。

後此，吾二人會多別少，吾乃知骰子擲矣。從後種種，但有聽諸天命。

余非不力自振拔，冀脫此魔障也。然振拔愈力，則魔網之束我者愈嚴。不數月，此女竟爲吾妻矣。吾二人結婚之日，非若常人之結婚也。常人結婚，有歡笑，有鮮花，有錦繡之新衣，有朗朗之鐘聲，有光明之日色，吾則一切屏除之。其時乃在陰寒刺骨之冬朝，彤雲蔽天，行禮之際，溼霧猶彌漫禮拜堂中也。

賽式加已經是第五日沒有生意了。在這以前，伊就被人從伊的舊厲裏打出，並且扣下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帶。

綏綏的怯怯的動着伊瘦小低彎的形體。在空虛的月下的路邊；伊很覺得彷彿伊在全世界上已經成了孤身，而且早不能通過這荒涼的境地了。伊的脚凍得一刻一刻的加凶，在案案作響的雪上，每一步都引起伊痛楚，似乎露出了鮮血淋漓的骨骼在石頭上行走似的。

走到這慘澹的區處中間，賽式加纔悟到了伊的沒意義的生存的恐怖，伊於是哭了。眼淚從伊的發紅的冷定的眼睛裏迸出，凝結在暗的爛洞裏面，就是以前安着伊的鼻子的地方。沒有人看見這眼淚，月亮也同先前一樣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樣的明朗的青色的光輝。

沒有人到來。說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早增高增強起來，而且已經達到了這境界，就是以爲人們際此，便要陷入野獸的絕望，用了急迫的聲音，狂叫起來。叫徹全世界，叫徹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極聲的咬緊了牙關。

賽式加祈願說：「我願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沈默了。

佔一優位之希望；今則自分永永不能見諸事實矣。問何以故？曰：以人性言，吾妻已墜於萬仞深淵之底。吾既力拯之而不肯出，亦自墜耳。自墜之人，萬念灰冷矣。充其力，求與俗儔較雄雌且不可得，何能有所作爲？

嗚呼！吾妻其盲耶？其癡腦病耶？其天生怪性，對於己身及其動作，不負毫釐責任耶？吾均不得而知之。惟吾爲一至愛家庭之人，嘗聞人言，世界如飄風急雨，家庭則爲其最妥之避雨處，吾固甚信之也，今則自知受欺矣。

謂吾寡情耶？顛預耶？放肆耶？冷酷耶？均非也。謂吾不顧吾妻之幸福與安適耶？亦非也。此非吾自言，吾可質諸上帝而無媿也。然則吾之有此不幸之命運，原因何在？曰：意識偏窄，天性冰冷，舉人間一切諸電諸火之熱力，不能焙解之。咎在吾妻，不在我也。

越二年，吾無情之家庭，已有成績可觀，蓋吾體病矣。醫者言，調換空氣，當可速痊。吾乃挈吾妻，同出旅行。然旅行雖久，仍於吾病無補。蓋心病當將心藥醫，我之骸骨，既日日驅策我使我不死即狂，我實不知何以自計也。

女子所具功用，不過出纖纖之手，發溫和之音，以慰人寂寥而已。此等功用，初非人類與世界所必需，然使有一時焉，此無謂之事，竟一轉而爲必需。則吾此次外出旅行，卽其時矣。然吾妻明知吾病日深，終未嘗有一言一動，足爲溫慰體貼之具，使吾精神上略放光明也。由是吾身遂失事於黑灣之中，舟破水湧，日卽沈落矣。

自後吾妻待吾益薄，幾至終日不交一語。吾覺從此以往，生趣已絕。憂患之擔荷，則日增其重。卽死，亦無苦。

一日同乘一車，行山谷間，時近暮，車折其軸覆，吾二人均顛仆車下。體受微傷，而神經系則負創至劇。夜幕將垂，不能更僱他車，亦不能自修其車，乃步行二英里許，就村覓投宿。抵店時，筋骨疲軟，神思大亂。村店蕪穢不飭，有類廢墟。然村中僅有一店，舍此無可容足，卽亦安之。

屋舊矣，霉腐之氣，着人欲嘔。吾二人進店時，見一侍者立廡下，其人甚顛預，似終日竚立待客，客不至乃失其行動之力。

一肥而矮之嫗，且喘且導吾僂人臥室。室頗大，形方。四角多罅，冷風透隙入，其聲颯颯，如冷鬼現形，向

人骨立作悲嘆。吾進門時，有一巨影觸目，幾令吾震懼失次。熟視之，則天花板上所糊采紙，破而下垂，與蛛網灰塵，糾結一處，飄拂頂上也。此外地毯本紅色，今已化作褐色；窗簾本白色，今則黃色，且多破壞，無一完好者；入此室，實無異置身墟墓中也。

室中潮溼甚，時有穢氣衝鼻而至。什物亦窳敗，宰隅有一舊式衣壓，已碎爲片片。中央爲一床，無帳，四柱露立，如大海中被難船隻之橋柱。別有沙發椅一，筭接已鬆，觸之立作奇響。木椅數事，亦舊敝，如患肺病而垂絕之人。

余念處此寡歡之陋室，倘熾火取煖，必可稍逐霉腐之氣。因呼侍婢，侍婢至，則卽肥而矮，一步而數喘之嫵也。須臾連木柴至，爇火熾之，以爐樞已壞，修理乃大費心力。然爐樞修理既竟，而煙突仍不通。爇火後，黑煙滿屋，令人不能張目，吾徒拋却許多眼淚，而火終不能燃。

肥而矮之嫵，三試而火三熄，則怒甚，噓氣作長嘆，頓足去。余以倦甚，心復蕩，臥沙發椅中稍息，無意中見爐簾之上，懸一鏡，已破作數塊。鏡前置一盜狗絕大，似舊時陳設之物，得天獨厚，幸而未毀者。狗身作白色，黑目而紅口，口外稍露其舌，亦一通常玩物耳。舍形體稍大，灰塵滿身外，初無絲毫可異。然吾當心

神繚亂時，目中斗生幻象，似此狗猶惡可怖，欲直撲我身也。

熟視有頃，腦筋益亂，幾於不可復耐。因謂吾妻，爾可料理寢具。吾外出散步，去即來也。出至廡下，則顧預之侍者，仍立原處，位置形態，未變累黍，似猶默待客至。天花板上，有鐵鍊下垂，懸一油燈，放黃光，燭侍者面，狀如枯廟之中，破佛金身之上，偶自屋頂洞穿處得一絲光線，見之足令人毛骨聳然。

出門至通道，時吾頭熱如火，稍得寒氣，頓覺清快無比。道之一旁，有高樹無數，樹盡處有一短垣爲界，界外則爲河水，夜深天暗，水作黑色，視之奇怖。靜聆之，有潺湲聲。然亦喃喃似訴悲苦也。

坐短垣上，四顧不見人影。惟客店廡下燈火，則時時隨風閃動，墓門照鬼之燈，不能喻其幽寂也。此時天地咸死矣，四野寂然，但有樹枝相擊，似羣鬼之互鬥。流水咽鳴，似將死而悲鳴。

余坐短垣上幾何時，不能自知，然想必甚久，以起立時寒露溼衣，奇冷徹骨也。一時悲從中來，欲發聲而哭，使果能哭，亦大快事，惜淚不慰我，欲哭不得也。

入店則顧預之侍者，已不立而坐。坐處仍在廡下，且已假寐，面仰口張而半闔其目，狀乃如死。

登樓及半梯，見室中已洞黑。梯盡，則大駭欲絕。蓋暗中忽另有一我在，我僅一耳，胡爲有二。且二我不

特相似已也，凡形態神情，此我所具，彼我莫不畢具。我欲自視此我，反不如視彼我之爲便。而彼我又何如人乎？形消骨立，穢蹇如丐，而淒冷如鬼，於是我乃竊笑彼我，謂以彼我其人，安能令人發生情愛？反安能有夫婦之情愛，使爲其妻者，時時溫慰而體貼之耶？

一時駭極，神經失次，奔就臥室，意謂今茲見擾於鬼物，倘語吾妻，吾妻必能慰我也。推門入，則室中暗甚，燭蠟已盡，但有餘燼，燃燒於盤底。吾妻則斜倚沙發椅上，兩手掩面。

於是吾又大駭，謂吾妻生平似立不哭之誓，今茲胡爲破戒？吾嘗自言，倘有一日，吾妻目中，能有淚珠續續而下，如太古時天降洪水於人世者，則吾妻鐵性已熔，冰心已化，家庭之福，伉儷之情，殆可於彼時卜之矣。

今吾妻忽掩面作哭狀，吾樂甚，以爲失敗盡頭，到底尙有希望存也。乃自忘其苦，趨吾妻前，欲挽其首而慰之，而吾妻已自昂其首矣。

嗟乎！仁慈之上帝，吾妻何嘗有一滴淚，兩目灼灼，方如全球之耀日。威氣虎虎，方如夜叉之攫人。

吾一時不知吾妻何事復怒，震駭之餘，心臟幾爲止躡。而吾妻則指爐簾窰狗，謁聲罵曰：爾怪物，爾殘

忍之惡物，何故置彼怪狗於此，令爲吾祟？又自咒曰：嗟乎上帝！吾甯速死，不願生矣！

吾見吾妻神經凌亂，出語無倫，意其墜車時神經激越過甚，又爲室中晦惡之氣所中，乃至於此。又念神經受創，安睡或可速痊，卽僂抱其腰，令登榻臥而吾妻忽出死力相抵，以指甲猛壓吾手，吾痛甚，失手後仰，適旁有一繩，係往時外通僕囿之室，用便呼喚者，捉之，而繩復中斷，吾遂仆地。

既起，耳鳴目眩，腦中震動益烈。然猶力抱吾妻，令安臥。爭持許久，吾妻力盡，瞠目直視，不復動，吾乃爲去旅行之衣，取冷水澀其頭，始稍稍清醒。醒未幾，甯聲作矣。然吾力亦盡，小坐，卽去外衣睡。睡時自覺靈魂出舍，隨盤底燭燼餘光而共滅。然燭光既滅，忽有妖光徐起以代之。其狀迷蒙如霧，益以室中霉臭之氣，直覺此身所處，非復人境矣。

此下所述，實有其事否？抑腦筋錯亂，幻景祟人否？吾不自知，頭世人爲吾評判之。吾但知就事直言，不以妄語愚人耳。妖光既起，忽爾大明。默察光所出處，似在爐簷之上。急視盜狗，則光卽狗體所發，狀如篝火自燃。倘律以化學之理，殊不測其真因所在。而狗體既發妖光，狗頭又復策策而動。兩日本黑，至此忽深紅如火，閃爍有頃，則轉爲鮮血之色，直射余面不動。余覺其目力兇肆，似電火逼余，令余體力銷萎，不

能動，不能呼吸，終至不能閉目。但有挺身開眼，觀此兇殘無復人理之妖劇。

未幾，更有苦逾炮烙之事臨身矣。天花板上，有無數蜘蛛，續續而下，體極大，目赤如火。既及我身，則力吐蛛絲，縛吾手足。其絲細逾蠶絲，而堅逾鐵鍊。吾欲振脫其絲，而爐箴妖狗，仍注目向余，力吸吾魂，不能動也。掙札數四，始斷兩臂之縛，急返視吾妻，則撫之不動。呼其名，不答。就妖光中視其面，則堅如頑石，無人相。目開，似向余直視，然氣已絕矣。

余力疾狂呼，又併命自脫四肢之縛，自床上一躍起，取爐前火箸，猛擊狗頭狗碎，妖光頓滅，而碎狗落地，鏗然作響；響未及歇，室門轟然啓，有不相識之男女二人入，揪余痛掙，其人蓋爲惡鬼。吾與毆擊移時，卽一敗不振。然處此鬼室之中，四隅多有惡鬼出沒，吾固自知必敗也。

後此之事，正如書中之空頁，無足道矣。一年復一年，至今已不知經過幾許年。此一年一年之中，亦非無事可述，然均不足述，要之一切多幻，大千世界，無非是一場支離荒誕之妖夢而已。

其後余忽置身於此。室小如巢，壁堅如鐵，蓋已身爲囚子矣。看守之人，兇愎爲比，問何事不令吾外出，與世界相見。則搖首作痛哭，不答自去。嗟乎！吾誠不知何事褫我自由也。

一燈如豆，蛾子撲火去矣。吾伸手救之，遲矣。火已着翅矣。墜桌上矣。嗚呼！死矣！蛾子雖微，實吾一生寫照。所異者，蛾子已死而我猶生，轉不如蛾子之乾淨耳。

我之故事盡於此。我今唯有靜俟上帝之明令，復我自由。裨世人不復以顛狂目我耳。嗚呼！（新青年）

歐洲花園

（原文“Jardim da Europa”）

葡萄牙席爾窪 (Afonso Henriques Silva) 原著

劉半儂 譯

（一）千九百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晨起行於市。見鬻報之肆家成樹一竿，竿頭綴巨幅之布，或懸徑尺之板，署大字於上，以爲揭櫫。曰葡萄牙開戰矣。此數字着吾眼中，似依戀不肯卽去，而吾當舉目疑視此數字之時，心中感想何若，亦聳然竦然，莫能自說。但知戰之一字，怪詭有類啞迷，令人莫測其奧。七百年前，吾葡萄牙甚眇小。其能張國威，樹榮名，自躋於強國之列者，戰爲之也。及後，阿爾加司克伯爾之役，廉爾醜種，敗吾軍，僂吾主，以撤拔司之英毅，竟不蒙天佑，身死國辱，隳其祖宗之遺烈，而令吾葡萄牙人奴虜於人者，亦戰爲之也。嗟夫！吾國自經此敗，英氣銷沉，俠魂渙散，每懷前事，但有羞忤，自謂葡萄牙曩固泱泱大國也，光燄燭天，榮名

護世；以今之小，視彼之大，數百年來，愛國之士，殆無一不悲憤填膺，歎爲昔日之盛，恐終古不能見諸今日也。然昔日之盛，果終古不能見諸今日乎？則其事猶待解決。固無人知之；亦無人能武斷之也。今葡萄牙開戰矣，祖宗之靈，已歸相吾輩，吾輩將來連遇，爲蹇爲吉，或可卽此決之。夫以吾葡萄牙先人之事業，曾於驚世駭俗之中，闢一新紀元，曾於探幽窮險之中，闢一新紀元，曾於人心能力之中，闢一新紀元；令後人之豔羨景仰，歷數百年而不衰，卒足昭示來茲者。吾輩幸而爲其子孫，豈可豚犬自居，而不一念其遺烈邪？藉曰念之，亦豈一念卽了，以爲昔日之事，僅一光榮之幻夢，今夢醒情移，不妨於夕陽西下時，歌俚歌，徘徊於頽垣破宇間，摩挲舊蹟，視爲考古之資，而不以爲先人之遺命，前進之鏡吹，希望之寶庫耶？諸君英人，英人果敢人也，御木訥而假面，而藏鋒鏑於其中，善畫策，平時舉手投足，悉爲造策之資，策備乃待時而動，人之論斷諸君者，每謂英人何狡若游龍，不可捉摸。不知諸君固自有上意，初非激於一時情感而然也。職是故，諸君恆視吾輩爲怪物，謂葡萄牙人善作夢，當晴日當空，氣候溫暖時，則葡萄牙人夢矣。置身園中，見橘樹及夾竹桃之花，燦然齊放，微風送香，則色然喜，如登天國，曾不一思來日之大難。似此舉國皆夢，惛然不知世間復有白晝，國幾何而不亡。諸君以此責吾輩，吾輩敢不俯首稱是，蓋吾葡

葡萄牙人固善夢之種族，自承不諱也。然吾輩之夢，亦未必悉符諸君之所測。有一夢焉，作之數百年，今猶未醒。自當年撒拔司孝王遇害，國人悲之。北自格利西亞，南迄亞爾客夫司極邊，凡言王事者，莫不愀然而悲，噓唏涕洟，嘆其生丁末運。謂王英氣過人，春秋既富，貌復映麗如處子。國人見者，莫不願爲効死。以王其人在理當展其雄略，建萬世之功，不能卽此淹忽。於是佃傭村媪，撰爲齊諧，父詔其子，母語其女，謂王實未死，今睡耳，異日且歸；至今山村酒肆間，老農輩偶談故事，猶堅執此說。非所謂數百年不醒之夢耶？詩人嘉穆思句曰：「昔之忠勇士，獨秉瑰琦行。」

吾今重有此想，諸君聞之，勢必匿笑，然英人素以詩詞之學名於世，彼赫赫有名之詩翁，不嘗謂神話村談，幻夢怪想，均自具哲理，不能視爲妄謬耶？又吾葡萄牙農民，都樸質寡文，與自然界相距極近，故爲狀絕類小兒。方吾兒時，乳母爲吾述神話，吾自搖籃中聽之，恆心慕神仙，謂他日吾長，亦神仙也。今老農輩之於撒拔司孝故事，亦猶吾兒時之於神仙耳。慕之既切，信之既深，苟有機焉，以通其壅，有不奮死其前，使失諸撒拔司孝者，收諸今日，於以瀚滌前辱耶？且物極必反，失敗之後，或轉光榮，痛苦既深，每多歡樂毅力之刃，鍊自患難之爐；破產之父，臨終涕泣，遺孤奮勉，必昌其家；前事如此，而謂葡萄牙卽此變化，

不能使理想轉爲實事耶？今葡萄牙已改民主政體矣。吾囂囂於撒拔司孝王故事，深致惋惜，聞者幸弗以吾爲王黨餘孽，亦弗以吾如此立論，事關政治，當知吾於葡萄牙全國之中，微論政黨政客，多無所憎好，亦無所信任，所自信者，但有國魂。昔耶穌基督未降生時，猶太人期望基督甚切，謂必基督生，乃能救民水火。及耶穌既生，以基督自任，雖猶太教徒，及市井無賴，羣起反對之，而反對之事，終無妨於基督。基督者，蓋應乎人人心中之願望而生。所謂果生於囚也。今吾與邦人，既深信撒拔司孝之必歸，則執彼例此，安見撒拔司孝之果不來歸耶？來歸之後，選舊材，鳩舊工，重建舊邦，又安見其基礎之穩固，不尤千萬往時耶？世之論者，又豈能決言葡萄牙神話，盡屬荒渺無稽耶？雖吾生有涯，而世變靡定，撒拔司孝來歸，果在吾一息未盡之前，抑在吾此身既了之後，吾不自知。要之吾爲摯信撒拔司孝必歸之人，吾即可屏絕一切王黨民黨之關係，自立一黨曰撒拔司孝黨。隸黨中者，吾本人外，卽全國佃傭村媪，至今猶深信撒拔司孝未死者，其導吾入黨之人，則爲吾乳母瑪利，今已死矣。吾自問讀書識字，所讀歷史之書，自小學以至大學，聚之殆可成束，然求其趣味濃郁，摹繪往年事實，栩栩欲活者，殆多不如吾乳母之口述故事。有時故事之後，贅以俚曲，撫余頂而歌之，尤能深鑄吾腦，令吾永不遺忘，今日身在倫敦，見街旁囂

報肆葡萄牙開戰之揭，遽動吾懷，恍如熱血鼓蕩於中，而不能自己者，胥吾乳母瑪利之力也。瑪利居茫堆司州。其地冷僻異常，小說家流，每述其地，輒曰：茫堆司者，未經世人發見之沙漠也。又曰：茫堆司爲文明不及之地，以茫堆司道路崎嶇，居民寥落，逆旅既樸儉，有上古風，旅行之士，亦遂裹足，凡一切奢侈淫樂，以及安適之具，世人美其名曰進步云者，皆不能於茫堆司求之也。吾葡萄牙編戶之氓，大都崇賞黠華，茫堆司尤甚。遊於其地，交接其人，不誠字者，幾居什九。然宇內靈秀之氣，實鍾其身，記力理想，均高人一等；懷舊之念，尤時時盤旋腦中，與談舊事，自白髮之叟，以至三尺之兒，莫不仰首嘆息，似有無限悲苦。瑪利生於其地，呼吸其空氣既久，女子也，而懷抱乃類傷心之士，蓋有得者，不知不覺者矣。余嘗考其家世，知所居在山中，祖若父均業農；山中之地，自經聖植，能產嘉穀；而老農輩時時侈道舊事，指山中古蹟，以示後昆，謂某山之麓，爾祖宗廖戰之地也；某水之濱，爾祖宗飲馬之處也；雖其言不免穿鑿附會，跡近神話，而鼓鑄國魂之功，實與聖植上地，同屬不可磨沒。吾國爲地球古國，曲繪其狀，發爲一白髮蕭蕭之老人。老人天性，多喜神話，故二千年前，羅馬侵佔吾國之神話，至今猶傳說勿歇。余以神話無稽，素不研習，顧於鼓鑄國魂之神話，則頗重之。謂聖經厲言而外，足爲精神界之寶物者，唯此而已。吾今已長，

利亦已物化。而瑪利小影，猶在吾目。吾六歲時，瑪利撫我育我之事，思之猶如昨日。記得瑪利恆亦足，而性情和厚，舉止溫雅，不類鄉村蠢媼。面棕色，微黑。然修雍甚淨，不以黑而妨其美。目大，黑如點漆，似常帶悲楚。而口角則常露笑容。半時御紅棕色之衣，淡橘色之披肩，裙則天鵝絨製，黑色，邊綴小珠以爲飾；首裹一巾，玫瑰色地，琥珀色文，自前額至後頸，盡掩其髮，兩耳垂珥，黃金製，甚長，下端幾及兩肩；自頸至胸，圍一金鍊，其製極奇，累翠然綴小十字架及心形金瓣無數。問之，則以得諸祖傳，謂每一十字架，或一心形金瓣，卽爲一祖先之遺物云。是日之夜，余獨處逆旅，腦思大動。恍如吾身已退爲小兒，與瑪利相處。幻象中，似身居祖國，濃霧迷漫，山谷間盡作白色。羊頸之鈴，鏘鏘不絕。牧羊之童，則高聲而叱狗。又似天已入夜，啓窗外望，天上有明星爛爛，如與吾點頭。風自西來，動庭前松樹，颯颯作聲。松下有忍冬花，方盛開，風送花香，令人心醉。瑪利則徐唱俚歌，撫余就睡，歌曰：「風吹火，火小則滅之，火大轉熾之。同心而別離，毋乃類於斯。」

余覺此歌趣味雋水，玩味再三，不覺昏然入睡。

(二)四月一日

余仍在倫敦，蚤起，見天作魚白色。陰雲下垂，似上帝蹙額，閱世人之疾苦。風自東來，奇冷着人欲戰。余憑闌遠眺，百感交集，思吾祖國，昔日之光榮，今已消散。今日之事，猶在擾攘中，雲稠煙重，不能遽判其結果，則將來者，其為希望與否，為一蹶不振與否，亦豈能預說耶？思至此，覺萬念多冷，但有悲嘆。忽街頭一賣花者，手一木箱，中實紫羅蘭花，高聲求賣。花上露珠未乾，顏色鮮豔，似迎人而笑。余一見此花，斗如冰天雪窖之中，驟感春氣，一息一呼，多含愉快。蓋此小小之花，足導吾靈魂，使復返兒時也。記得六七歲時，一日，園中紫羅蘭方盛開，瑪利挈吾同坐花砌之旁，見天色明淨，一碧如洗，日光作黃金色，着人奇暖。瑪利媿媿為吾道撒拔司孝遺事，吾聆之，亦覺希望幻夢，多美麗放金光也。瑪利之言曰：人言撒拔司孝王已死者，妄也。當王渡海出征時，師船千艘，銀橋而錦帆，貔虎之士，萬有四千，既渡海，勝亦進，敗亦進，創深矣，流血成渠矣，而掌幟之弁，猶揚旂而前。旂色如雪，映耀日光，煥為奇燦。及勢盡援絕，王猶躍馬獨出，潰圍三次，披殺摩爾三十九人，力盡，乃成禽。當彼時，夕陽西下，斜照戰場中，見屍骸枕藉於地。中有葡萄牙人萬三千，掌旂之弁亦受創死，然猶握旂於手，不肯放。旂本白色，昔曾飛揚空中，與青天之色爭豔者。此時血跡滿之，倒地作慘紅色，似為死者鳴其悲憤。嗚呼！王竟敗矣。王為上帝之故而出師，竟不蒙上帝

之福矣。自王之敗，至於今日，日蹙國百里。昔之泱泱大國，今日不能自立於世矣。丁既就禽，摩爾人載之歸。楛其手足，納地獄中，令終歲不見天日。王羞忿交并，每值黑夜，聞獄外鬼聲嚶嚶，與風聲潮聲相和。時心輒刺痛，如欲裂爲千萬。自曰：「嗟乎！上帝！吾以眇眇之身，臨世界最富最強之國，私心竊願，亦欲上答帝恩，樹十字架於世界盡處耳。今不幸而敗，自是而後，豈吾已水水不能與吾民相見耶？豈吾已水水不能更見矚靈之光耶？豈吾已水水不能乘吾戰馬以臨敵耶？豈吾已水水不能揮吾寶刀，率吾戰士，殲彼醜虜耶？王戰創本劇，益以悲愴，生活之力，遂日趨消散。未幾，卽納其靈魂於上帝，閉口勿聲矣。瑪利語至此，稍息，余靜坐其旁，屏息欲聆其續，頗不耐，問曰：「其後如何？」瑪利曰：「其後一日，時在四月，朝香方起，有微風自東來，挾魔力，透地獄之堅壁而入。王在獄中，忽聞樂聲悠揚，若遠若近。又有紫羅蘭香，隨風而至。啓目視之，則石壁已消，但有大海。海上青天如筭，日光溫暖。傍片有一船，金舷錦帆，莊嚴奪目。船頭立一銀甲神，曰：「聖密察爾。見王卽引王登船。駛向海天深處，頃刻不見矣。余曰：「王既出獄登船，駛向海天深處，想必甚樂。瑪利曰：「否，丁戚甚。身雖出獄，心實繫念吾民。登舟後，問聖密察爾曰：「至高至貴之天使，吾不知何日何時，得返故國？吾知吾國之民，今方痛哭不止，悲我連遇。又日日禱天，求上帝佑吾歸國。吾民之意，殆

以吾苟不歸，吾葡萄牙決無發展國威之日。至高至貴之天使，能示我歸期否？天使笑而不答，王再三問，則曰：究在何日，吾亦不能預指。但汝既思歸甚切，汝民又念汝勿舍，亦終有歸期耳。汝其靜俟上帝之明詔。已上云云，瑪利當春花盛開，秋月初上之際，爲吾講述者，殆不下百十次。余每聆一次，既迄，必問曰：不知今日王歸否？瑪利曰：今日不歸則明日，明日不歸，亦終有一日歸也。諸君英人，疆域佔全球五之一，尙勇進，不知回顧。聞吾此言，必斥爲幻夢。然而舉國精神匯聚之焦點，果爲幻夢與否，吾可援引諸君人人誦習之格言，以答諸君也，格言曰：「毋或擾汝，毋或恐汝；萬變糾紛，逆行無阻；赫赫上帝，獨留相汝。」

（新青年）

如此如此

包天笑

那一天清早上，細雨迷濛，黃浦灘旁，一行疎樹，早已綻出嫩綠的萌芽來了。又在這晨光熹微中，經過雨濯，更覺新鮮得可愛。祇聽一陣陣曉風，吹送着幾聲汽笛，從黃浦江口而來。祇見朝霧模糊中，黃浦江口那面，隱隱一個黑影兒。平平穩穩的，直望江裏而來，上面還帶着兩縷黑煙，隨風婉轉。這個不問而知，

是一艘入口的大輪船了。不一會，又聽嗚嗚幾聲，這輪船已泊了碼頭。這天雖是下了雨，路上泥濘得很。但是碼頭上已擠了不少人，有些是來準備迎接他們的親戚朋友的；有些是客棧旅館派來招接生意的，有些是車夫苦力爲充飢禦寒兩件事逼着，無可如何而來的。只見輪船的機聲，和輪葉擊水的聲音，停了，便登時人聲鼎沸起來，輪船的跳板已搭好，那些人便如蟻附羶一般，都爭先擁上去。又一會那些接着了人，招着了生意的，都得意揚揚而去。那些未接着人和招不着生意的，依然在艙內艙外奔走，個個不絕。只見有一個人，自艙內走了出來。這個人，一眼看上去就認識他是個黃種。身上却着了一身洋服，外面披了一件長纒及膝的雨衣。足上皮鞋之外，又套了一雙橡皮的雨鞋。兩脚龐然，看來很覺可異。頭上戴一頂常禮帽。瘦小的臉上，却帶了一副美國最流行的大圓眼鏡。枯骨也似的手裏，提了一個尺來長知的皮篋。那些旅館招生意的，走上來招攬他，他全然不顧。車夫上來兜攬時，他將地址告訴車夫，車夫又不甚聽得懂。便自下了跳板，一路走出碼頭，來到了馬路上，兩面認一認，似乎不甚認得，遲疑了一會，便向北行，若從這個地方再向北，便是楊樹浦了。他走了二三十步，忽又心中疑惑，重又回過來向南去，這時正吹着南風，他向南行不多時，那紛霏的雨粉，早灑滿了他的眼鏡，累的他看出來模模糊糊的。

他發了恨，便隨口道了一聲罵人的英語，從衣袋摸出手帕來，往眼鏡上抹了一抹，低着頭依舊往前走。他雖是穿着洋服，却已不甚齊整，皺了又舊了。上海地方，着洋服的人多得很。所以路上那些黃包車夫，全不將他穿這樣洋服的人放在眼裏，並不上來招呼生意，即使有個把上來招呼他的，他自己鄉土的語言，已經不甚記得了。黃包車夫的方言，益發半句不懂了。石官，原來這人是個美國留學生，姓朱名兆桐，他的英文名字，叫做阿爾佛雷特 Alfred。自從十八歲上，往美國留學，今年二十七歲纔回來的。路上的行人，見他這個瘦削的形容，委疲不振的狀態，誰瞧他得起。却不知道他這小小的身體上頭，頂着一枚極豐滿的腦子，腦子裏貯有的經綸學問，簡直是要將這個世界翻轉來的。算到這種經綸學問的重量，使繫下半個泰山來，也及不到他的重。走起路來，恍惚要數遍地上的石子，纔踏下一步，不知他腦府裏頭的機輪，比較馬路上摩托車的四輪還轉得快咧。若在平時，他的腦經無非繞着科學的圈子而轉，除了這個之外，旁的的事情，便不容易侵進到他的頭腦裏去了。但是今天呢，却不能律以常例，因為今天是他十年遠別祖國之後，第一次重入國門，所以思想界中，也自有一種異常的現象了。今日清晨他在那艘輪船上天纜破曉，聽見放了幾聲汽笛，大家都說道，已進吳淞口了。朱兆桐在艙室的小小圓窗

洞中，向外面遠遠望見一帶平陽，知道這就是上海。心中第一件的感觸，便隨着這一望而生。心內思量道：我如今算是回國了嗎？上海一片土地，可算是我國的土地麼？後來他登了岸，又想到我如今舉足第一步踏着的地土，可是中國的地土麼？啊呀慚愧，這不是租界麼？那頭上纏着紅布的印度警察，是替誰人管着這領土來的呢？我如此算是回國，我對這殘破的國家，而要痛哭，而要羞死了。想到這裏，連歎了幾大口氣，自己覺得兩肩所負的責任，加上幾百斤也似的。又想到：雖是國家殘破，但是國家殘破，正是我們建功立業的好機會。作事從艱難上頭作起，纔有真正的趣味。於是忽然想起幾句泰西的格言，喃喃唸個不住道：『艱苦是幸福之母。』知道腐敗，纔有文明。『世界之上，負責任的就是我一個人。』『國家是我身放大的小影。』到此時使也不覺得怎樣難過，反覺得前途很可樂觀。但是是一個人快樂的觀念，往往不能持久的。他正在那裏自己安慰自己，回過頭來，看見碼頭上那一班苦力小工車夫之輩，不覺又生出一種感情來了。心中想道：我回到祖國，第一眼看見的這些人，就是我的同胞麼？我這些可親可愛的同胞，都是這個樣子的麼？他們身上穿着的，竟教人看不出是件衣服，倒像滿身披掛了些垃圾一般；爲了爭奪幾個銅元的生意，與同類拚命打起來的也有；國民的生計，竟弄到如此艱難嗎？我

往美國的時候，經過日本，那時日本的人力車，却也不少。但是人力車夫的人格，比較我祖國的就差的遠了。此次我回國又經過日本，他們的人力車幾乎已經完全淘汰乾淨。像這個樣子的苦力，不容易看見了。我們中國這等的人，似乎比從前來得多咧。要整頓國民生計，這一個大責任，又在誰的肩背上呢？好好，我今天已是回到祖國來了，我見得到這些，便應該去做這些了。

朱兆桐家中尚有一個老母，一個妻子，那天看見兆桐回來，自然喜歡得了不得。他母親便快活的眼淚也掉下來。但是朱兆桐看見他老太太仍然是一種舊習氣，說着二三十年前流行的說話，心中頗覺得不舒服。他妻子呢，惟有服飾人時，尚可差強人意。至於語言習慣，還是脫不了頑固的氣味，心中便想這種舊家庭的不開通，也是一件要改良的大事。這天晚上，朱老太太便差人去請了幾家親友，排了筵席與兒子洗塵。那幾家親友聽見兆桐留學回來了，都一齊來道賀。席上各各說了一篇恭維的說話，也有說的中聽的，也有說的不中聽的，兆桐也盡歡暢飲。到了更闌，人客纔散了。歸到室中，與妻子敘了一番別後的說話。又將些外國婦女的情形，說與他妻子聽。他妻子聽了倒也覺得有趣，可是并不拿來當作與自身有關係罷了。朱兆桐原指望今天久別新歸，趁着最親熱的當兒，將外國婦女的新風氣告

訴他妻子，要他妻子聽了，生出他的新思想來，將來要改良家庭，就容易着手了。誰知他夫人聽了，祇當聽趣聞聽故事，毫無所動於中。兆桐便說的最得意時，他夫人不過覺得可怪可異，有點不近情理罷了。兆桐見他如此，不免有幾分失望。心內自思道：中國婦女奴隸根性到底太重了。若要他情情願願相信，除非有一種威力先鎮了，纔可以行得的。我對於自己妻子，又怎忍用這種滅盡人理的手段去對待他呢？正在思想着，他妻子忽問道：你如今已畢了業回來了，將來也有個打算麼？兆桐道：有啊！我既畢業回來，自然要幹一番事業。他妻子笑道：我也看見過幾個，也說是往外國留學畢業回來的，不見得甚得法。聽見他們不過在學堂裏當了個教員罷了，如此看來，留學也不見得是大出色的。倒是沈家兄弟，他們朋友多，會交結，如今弄得可以了。還有那姓吳的，是我一家遠親，叫做壽生的，想你也還記得。你去留學那年，也纔到那洋行裏做生意，當初每月不過二十元，如今居然做到副買辦，月中入息，也有三百左右。我想你若照他們這麼樣子弄起來，弄了這幾年，也很有點出色了。何必一定去留什麼學，生生的母子夫妻別離了這好幾年呢？兆桐聽他妻子這些話，一氣一個昏，便說道：你且看，我這番留學不是白去的。我要不出來做事，我便罷，我若出來做時，再找上三五十個他們那些人，恐怕未必抵得我住咧。他妻子

道：你回來了，自然是要做事情的。我們姑媳倆，好容易支持了這若干年數，眼巴巴指望你回來，一朝得意，不但是替朱家爭點光彩；便是家計上，也不能不如此。我們家況，這幾年裏頭，已經一日不如一日了。自從去年十月裏到如今，家裏有幾件值錢的東西，都已變作他家之物了。我姑媳二人正想到你不久就要回來，我們朱家門戶，可以重新整頓起來了。可是我見了他們那些留學回來的，都不見得怎樣得意，便不免有點寒心了。朱兆桐聽了，暗自納悶。想道：我苦學十年，以爲一朝回到家中，自己的家人妻子，一定喜歡的了不得，要另眼相看的了。却不道今日第一日回家，他聽見妻子這一番不冷不熱的灰話，我總算是一個男子，若連自己妻子都輕視我了，尚有甚麼意思呢。況且我的期望很大，我的前程很遠，總不甘便教妻了看小的。更道好賢慧的人，你的話不錯。也難怪你如此想。但是你的丈夫不比別個男子，總有一大給你爭個好臉面來的。如今我纔從外國回來，譬如寶劍，尚未發斲；譬如神穎，尚未脫囊。咧！等機會來了，那時就不可限量了。他妻子嘆口氣道：不是我不信你的話，凡男子對他妻子，誰也不像你這樣大口氣的。等到頭白了，齒豁了，有幾個能如願以償的呢？這却不是我怨怪你，實在是家中開銷大了，一家畏頭，祇靠住你，但望你能把這一家弄得舒舒服服就好了。兆桐到了此時，也不免微微生氣，

說道：算了。你們這中國女子的眼光，到底未得高遠，我留學了三幾年，是爲甚麼來的呢？難道就連這一家的生計，都支持不住麼？其實家計這些瑣事，全不在我眼裏心裏，我眼裏心裏所有的，是國家社會的大事；國家社會的大事，你舒齊，一家的小事，自然也舒齊了。他妻子道：我也不理會得什麼國家社會大事，你能與我家門戶爭點光輝就好了。兆桐道：我早就說了，中國女子的眼光太淺了。我說了，你也不懂得，光輝不光輝，你總有一日要看見的。他妻子又道：你不知道，我家那些親戚朋友們，要好的，日日在那裏望你發達，也好帶帶他們，都承望你一回來了，就要了不件的。那素日與我家不甚和的，使時在那裏冷言熱語，說你回來了，也不過如此，這口氣，你想，可以不出一出嗎？

朱兆桐自經當日給他妻子一番言語說了，便如生鐵掉在洪爐，燒的火般熱。原來朱兆桐在美國學的是工科，畢業放試時，連那些美國的學生有十分之七八在他下面，他的學問自然不壞。當時便想出來做點事兒，要辦一所大工廠，在上海，約了幾個朋友，定了章程辦法和招股的小啓，又運動了當地幾個有聲望的人物加入贊成之列；又運動了報館工筆在報紙上鼓吹，招股的廣告在報紙上登了足有一個月。原來他想辦這所工廠規模很大，自輪船火車鐵甲至於美國最新式的機器，件件都做得到。

有幾種是他自出心裁發明出來，要與西洋爭美的。大家都說這所工廠一開，中國的工業前途，要開一個新紀元了。預算資本二千萬，便有幾個在上海稱爲富商的，共認了十餘萬，其餘的都要待招齊。廣告登了一月有餘，又派人四處去招徠，雖也有幾個來認股，但是合算起來不滿百萬，和預算的股額相去尚遠咧。外面有人說道：上海的滑頭事業最多，騙你一二百萬算不了希奇的，這個工廠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誰喜歡拿自己的錢去作耍呢？他便有幾個有聲望的人在贊成之列，難道就靠得住了嗎？上海愈是那些有聲望的人，愈是些滑頭，到了那時，他們祇推托一聲不知，是人家誣捏我姓名在上頭的，你又奈何他呢？即使工廠果然是有了，却也不見得一定發達，一定賺錢。看他好大的口氣，不知能做得到一半也做不到？從前在上海也有好幾個人辦過工廠，開頭的時節，那個不是虛張聲勢，說的天花亂墜，弄到後來，大半變了一團糟了。別的且莫管，單看那些什麼織呢廠啊，造紙廠啊，印刷廠啊，皮鞋公司啊，發達的能有幾個。不是關起門來，便是併了與日本人了。眼前我們中國人的生計窮困的很了，想法子騙錢的人，比較真心出來做事業的人要多幾百倍，誰來上他的當兒呢？這些話一說出來，大家就不約而同，一齊附和。雖也有幾個極力替他辯護，但是相信的人到底少，一直弄了兩三個月，股子不滿十分之

一，事情毫無頭緒，把個朱兆桐幾乎不曾急死要氣死。又常常聽他妻子的嘲諷，好不難受。他原是一肚皮的牢騷，要想轟轟烈烈作些事業出來，驕一驕妻子親朋的，誰知這回事便如着了潮的鞭炮，再也點不着，放不響。自己恨恨的想道：中國人的心理，可算得齷齪之極了。天天喊着窮，時時說要提倡實業，等到有人要來提倡實業了，他們便都如烏龜縮了頭一樣，守着幾個錢，死也不肯出來。祇有那些貪官污吏要硬敲硬剝時，他們便情情願願的雙手奉上。這豈不是他們的賤根性嗎？若教我做起官來，少不免要發個狠，將這般守財奴，痛痛的割他幾片肉纔快我意咧！朱兆桐看見創業如此艱難，奔波了這些時候，費了這幾多精神，尙未達到十分之一，眼見得沒有什麼希望的了，不如就此收手，免得白吃力，無結果。便通信去告知那些認了股的股東，說明原委，祇好等時機活動之後，重整旗鼓罷。好在那些認股的股東，不過認了而已，錢却并未拿過出來，聽說如此也就罷了。可是朱兆桐雄心不死，壯志猶存。自從這未開成公司解散後，枕畔床頭，不知受了他夫人多少委屈，說他講來多麼好聽，原來到底是不濟的。往外國逛了這幾年，錢也用得不少了，回來却拿着留學生的牌子來嚇床頭人，我却沒相干，只是外人聽了，教我們把這面子擺往何處呢？兆桐的母親，雖是與他有母子之誼，然而看見兒子依然不得騰達，自

不免也隱隱有幾句埋怨之言，把個朱兆桐氣得死去活來，便想個人立業，終是難事，倒不如去借他人的地方去安一安身，一則家計上可以贍給，杜住他們之口；二來或者可以藉此舒展自己的本領出來；雖似乎耘人之田，但是未必於我無益。便即托人去謀件職事，那些工廠主人聽見朱兆桐是留美畢業回來，頗有些本事，自然是歡迎。有一家便命人去通知兆桐，請他到廠中來談談，見面之下，便請兆桐先在廠中試驗一個禮拜，往後再訂新水合同。兆桐答應了，便在廠中試驗起來。廠裏頭有幾座機器壞了，無人會修理的，這幾天中，兆桐指點匠人都修好了。一星期已滿，廠中見兆桐的本領實在來得，作事又很出力，一意要用他了。要訂合同，便派人向兆桐說：每月薪金五十，另貼車馬費十元，訂三年合同。兆桐聽了，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心內自思道：我原是無可奈何，纔出這下策受雇於人的，薪水豐些，倒也罷了，這區區六十元，如何伸手去拿呢？便拿了，豈不要叫我妻子說我連個洋行買辦都不如嗎？我便一輩子窮到死，決不能自抑身價到這個地步的，便回覆那人道：不是我朱某不知足，這個數目呢，我在美國當個把工匠也不止這些，你們東家拿得出，兄弟倒不好意思領受，祇好作罷了罷。那人道：先生且別生氣，容我一言，先生的本領，我們東家也曉得；但是有一層，先生也要體會，我們這個廠，雖已設了有幾年，

可是眼前中國的工業，尙未十分振興，這廠也未見得十分發達；際此工廠萌芽時代，大家都譬如出來替國家社會盡點子義務，將來發達了，先牛少不免是個大功人；照先牛的本領論起來，就是三百五百也不爲多的，這個數目，原算不了是薪水，不過略爲酬貼罷了。兆桐道：我若是無家無累，這張口不會吃飯，這個身體不用穿衣服，倒也罷了，但是你們出的這個數目，連我家用都不敷；教我如何好應允得下。後來左說右說，到底不成功。那廠主人便送一十塊錢與兆桐，算是一星期的酬勞。又受了妻子一頓埋怨，說五六十塊錢，倒也可以做做了。人家初出來做生意的，還不到這個數目，咧錢多的事兒，你又辦不成，錢少了，你又不肯就。難道就此坐守家園麼？兆桐氣忿道：你們把我的身分也看得太低了，我留學美國，這些年數，難道祇值得這幾個錢麼？便算一年所學值得十塊錢，也當然不如此。他妻子泣罷了，又說甚麼留學不留學了，若果留了學回來，便可以發大財，眼見得個個都要去留學了。你還未知道現在謀件生意的艱難咧，人家左托右托，托了一年二年，纔方到個二三十塊錢一月的，已經快活得了不得了，你如今一托就托着，每月又是六十塊的薪水，已不爲少了，還是人模人樣，不肯答應，將來再要找時，恐怕就難了。兆桐道：放心罷，你們的意思，無非是要找幾個錢，我終教你們如願以償就是了；可是這每

月六十元的薪水，我無論如何，決決伸不出手去拿的；你們的眼睛，橫豎張着，且看我罷。

兆桐自從回國之後，知交着實不少，各界人物都有，向來生疎的，如今也一日日與他親近了，所以頗有點應酬。那一天，有個朋友請他吃酒，席間便問起兆桐工廠就職的事，兆桐原原委委對他說了。那朋友也替兆桐扼腕歎息。又說道：現今中國的工業在社會上很沒有價值，實在當不起工業界的一個界字。舊工業一天天減少消滅了，新工業又沒有什麼人肯去提倡。那些借着提倡工業爲名的，全在利字範圍裏亂轉，幾會真有一分提倡工業的誠意呢？要他們出豐厚的薪水，去聘請個實實在在的實學的工學博士來做點事業，原是很難的。他們的眼光，都是近視眼光，祇看見目前有利可貪的事情，便去辦去，但能夠弄得幾個錢，便心足了，再也不想發展的了。所以我兄弟對於這事，向來有一個獨斷的見解：我以為中國的工業，並不是工業的工業，倒是商業的工業咧。兆桐笑道：這個見解可謂確切之極。中國的工業，果然如此，前途豈不很可憂麼？那朋友道：正是咧！要提倡真工業，除非有幾個有心有力的人出來纔行。可是有力的又無此心；有心的又無此力；要待發達工業，不知在民國何年呢？這且別論，但是像老兄這一輩人材，無地施展，倒是極可惜的。兆桐道：若論我自己一身，却無甚可惜不可惜。但是我學了

這些年數的學問，難道來束高閣不成？我心中時時不安樂的，就單爲這件。那朋友看看室內人多，便對兆桐道：這間裏人氣太重，我們且往外面去談談罷。說着起身便往陽臺外去。兆桐整一整硬領，也隨着出來。二人在陽臺上移了兩把椅子坐下，那人道這裏涼快些，我們好談話了。我看你閣下這一表的人才智慧，雖是學了工科，却也不見得一定限於這個範圍之內，方可辦事的。兆桐聽見這話有意思，問道：難道我們還希望在所學之外，做事情麼？那朋友道：照兄弟的愚見，這有何不可呢。兆桐太息道：一個人擇定了一種學業之後，便如我們中國女子嫁了丈夫之後一般，祇好從一而終的了。若是做到範圍之外，豈不是不貞不節麼？那朋友笑道：虧你是個新世界的新人物，却拿這些迂腐不堪的舊禮制來約束自家的自由。若是拿職業來與婚姻比例，就應該比現在的文明婚姻纔是。現在文明的婚姻，丈夫不好可以離婚，丈夫死了，可以再醮。那就職業上若有什麼不合宜之處，或是於生計上有不滿意的地方，就儘可棄此他謀了。兆桐聽了點頭道：高見極是，便如眼前中國的工業，是沒甚希望的了，若有別的事情可作時，我便也情願去幹。只是一件，我們既學定了一樣，那裏再有別的學問去幹旁的事呢？那朋友道：閣下這句話用於這個時世，未免太老實了。現在那些出來辦事的人，那裏論甚麼學問不學問，只要爲

人乖巧些，有攀援就行了。即以我們政界中人而論，有幾個是有政治學識的呢？像閣下這等人才，到了政界，不愁沒個出頭地了。兆桐笑道：如果資格夠得上時，政界也好。可是無從進身。那朋友道：若論資格，只留學生三字已足了。可是政府最歡迎的是留學生，最懼怕的也是留學生。若要人他們的夥，須要先辦一兩樁事情以爲自進之地，他們纔敢相信。兆桐詫異道：留學生不是一定善於做官啊！難道凡是留學生他們都歡迎嗎？那朋友道：只要是留學生，無不歡迎的。現今政府裏頭商科畢業的留學生，做陸軍的也有；文科的做交通也有，醫科的做內務也有；其實他幾時用得到你真材實學來呢？兆桐道：進身之事，却又如何做去呢？那朋友便低聲對兆桐說道：你若能如此如此，便可指日成功了。兆桐連連答應道：待我去如法泡製，試試看來。

朱兆桐也做了官了，那天他在家中，他的妻子說道：早知用不着這些學問，便可以做官的，也不犯着到外國留什麼學了。兆桐笑道：不是這麼說，我之所以得到這個官兒，全仗着留學生三字的金字招牌咧！

鈞影道：如此如此，到底是什麼一件事，令人悶在帝廬中，好不難過；這做書的人也太作孽了。不然，

教人一個法門，許多歸國留學生，都要謝謝你。（新中國）

默想

叔衍

伊和他結婚已經兩月了。伊是美術學校當教員的；他是在書館裏當編輯員的。二個人都能夠自己生活，很幸福的。

他們的家裏非常清靜，除出他們二人以外，還有一個老媽子給他們做飯做水。他們天天早晨攜手出去，在大路上分開，伊到學校裏去。他到書館裏去。等到午餐的時候，他們都回家裏一塊兒喫飯；飯後又同樣在路上分開了。晚上回來，他們一同到公園裏散步，隨便談天，很是歡樂。那是三月時候，晚風很和暖；園裏圓滿光亮的月色，和清脆婉轉的鳥聲，似乎對他們愉快夫妻表同情。

有一天下午，他先回來了，但是伊還在校裏。他的臉上露出很不快的樣子，一個人在房裏踱來踱去，他想到：「伊的臉子，越看越不好看。伊的額角凹在頭上，眼睛太小，一些沒有光彩。伊的鼻子又低，嘴吧又闊；無論那一樣，總不能夠過得去。伊的性情又執拗，常常不聽我的話。我當時爲什麼要娶這樣醜陋

的女子呢？」他又繼續想道：「林女士何等美呢！伊的臉子，眼睛，嘴吧，頭髮……何等地動人！我看了樣樣都使我歡喜。就是伊的性情，也非常溫柔。今天伊說了許多慰勸的話，句句還印在我心窠裏……」

他想到這裏，忽然門開了，伊笑着進來，他的默想就打斷了。伊輕輕的說道：「你回來到很早。」但是他沒有回答，只管踱來踱去。

一個多月以後，伊晚上從美術學校裏出來，獨自進公園去散步。伊看見半邊的月，現了淒涼的顏色；樹裏的小鳥，也寂靜無聲。伊的臉上帶着憂鬱的樣子，在亭子旁邊坐下，只自默默的想着：「他真是反覆無常！他老實不知道什麼愛情！他和我結婚不到四月，現在又和姓林的結婚了。幸虧我有一種職業，可以自立；否則只好餓死。呵！我知道他所愛的只是一個臉子！但是他和我結婚的時候，說我的臉子多少美；後來不知道什麼樣說我不好看了。他的眼光，真是奇怪！」

伊想想又呆了半晌。那半邊的月色慢慢兒離開黑雲去了；四周圍也格外靜了。（時事新報）

還是去死還是去奮鬥

祖心

一日秋冬天氣，愁雲黯淡，西風吹得緊緊的，黃葉紛飛如舞，寒烟衰草，好生淒迷呀！忽然鐘聲起於一座洋房裏面，叮鐘……叮鐘……把樹頭上的鳥兒嚇得飛去。一會兒鐘聲歇了，蕭蕭的荒郊乃益加寂靜。停半晌，一羣一羣的青年眉飛色舞，挾着書包，紛紛向大門出去。這是某校星期六，放晚學的情景。

一隊一隊的青年紛紛散了。校中岑寂極了。忽有一個少年在一片荒涼的操場上徘徊，愁眉蹙額，沈鬱可掬，看他費了多少的思量還沒有把難題兒解。他忽然止步嘆口氣道：『阿堵物！你作孽呵！你作孽不淺呵！你害人呵！我不解怎麼你的威力到不小呵！』他自言自語不覺出了校門，一直往家去了。

一個蕭蕭的竹林，西風吹上作簌簌的聲音，林後三間矮屋，雙扉緊緊的閉着，好似沒人住的。有時鴉啼嚶啞，好像歎惜主人門庭冷落了這個田地。天色晚了，一少年匆匆掩門入室中有一四十許的中年人在披覽古書。少年向他致敬，說聲爺兒回來了。

老者說：『你回來又有甚麼事了？』

少年說：『父親說起來又要惹老人家的煩惱了。不是兒前幾年的學膳費都免的麼，今天校長說今年國家因為供養了一班擁護疆場的軍人，國帑空匱了，所以把沒要緊的教育款項，積欠不付，我們勉

強支持實在困難得很，所以免費生一概都要納費了。吾校限下星期要交齊，倘然沒有，便不准上課。父親呵！倘然學業中輟，怎生是好呢？

老者蹙額的說道：「我本來是教你去學商，你偏偏違拗要去讀書，如今便怎樣了？現在家中生活這樣困難，那裏還有這麼大的款項來供給你，你中輟便中輟，我也沒法。」

少年淚汪汪的說道：「父親休要生氣，不如你寫封信給伯父，待兒將去求他，或有一線希望。你看好麼？」

老者沈思半晌說道：「這是恐怕沒有效果的，你還不知道他的性子麼？」

少年答：「我想伯父是讀書明理的。別人家有災難尙要下個慈悲心去拯救，那有一家的骨肉到熟視無觀的麼？」

老者聽了這話便勉強寫了一封信交給少年，少年接了便匆匆出門而去。

少年走了一里之遙，便有一座大廈，他走將進去。當下便有一個面團團的富家翁，年可五十許，從裏面走出來。少年急忙爲禮。老人說道：「娃兒天色已黑了，你來莫非有要事嗎？」

少年急忙拿出信遞與老人，恭敬的說道：「望伯伯念先人祖父，出些錢，救濟姪兒，沒世不忘的了。」老人看了信，臉上頓露出冷笑，說道：「可以可以，不過我同你的老子，在當初本是一家，現在既已分了家，便各自吃飯了。要借錢便要有押品。你回去拿田單來，否則是不中用的。」

原來少年家中祖上遺產有十幾畝薄田，他的老子不善生產，到如今剝削盡了，所以少年一聽到田單二字，便一陣心酸湧上心坎。淚珠兒不自禁如綆的流下，說聲伯伯，你總要憐惜姪兒的窮苦呀！姪兒終有報恩的一日。

老人說道：「你休悲泣，哭到明天也是沒用的，你家如此的窮苦，還想讀書，讀書有這樣的容易的嗎！天下多變了讀書人了！」說罷往裏面就走。

少年沒奈何，當夜便盛氣歸來，向他父親說了一番。老者嘆口氣道：「我們杜做了讀書種子，羞辱先人呵！也罷！我只望吾兒爭口氣罷！」

少年涕泣受命，更深夜靜，二人就牀歸寢。少年翻來覆去睡不着，想到命途多舛，前途也是茫不可測，便淚下潸潸。汗珠溫背。忽兒想想世情冷暖，實在可怕。忽兒想到懷舉之後，如何可以做人呢？一時恐怖

心，畏懼心，羞恥心，紛至沓來，既而忽然想在人世這樣苦惱不如死去求安樂，遂決意想尋自殺。他就穿了衣，拖了鞋，輕輕的開了門，急急的望外面走。這時萬籟無聲，月明如水，映着一株老樹，樹下一潭。又闖又長，水聲潺潺，與風弄的竹聲成調。少年植立樹下，目灼灼的望着流水，忽然轉念道：『我死不足惜。其如遺老人以重憂。怎的是好？』吾的靈魂豈不要永遠沉淪麼？我爲了求安樂而死，乃死後仍舊要受苦，我爲何要死呢？現在國事如此，蝴蝶，統統像我死了，還有誰去救呢？我死了之後，還要受不忠不孝的罪名，我何苦呢？』少年遂退後幾步，坐在大樹下一塊青石上。他如醉似夢的又想道：『人生困厄，或者造物特地爲了造就人才而設的，不是用來摧殘的，我們正要拿他來鍛鍊我們的精神，利用他，征服他，才是順天理；怎的我到被他懾服，死在他的底下呢？正是自甘暴棄了。要是我確是同他爭不過就死了，那是造物沒有給我一個強健的軀魄，聰明的頭腦，那末他一定憐惜我，一定敢超度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安樂；要是現在不去與他爭就死了，那是我的懦弱，我的罪過，那末他要譴責我了，我的靈魂還要受罪哩。我不如拚命去奮鬥。奮鬥！奮鬥！我決意去奮鬥罷！』

少年這時神思恍惚，不覺頓然開悟，急奔返。時天色已破曉，少年就牀後，覺得力倦神疲，朦朧間睡去。

了。(時事新報)

母親

如愚

趙二嫂今天特別起個早，先點了一盞熒熒如豆的燈，披衣下床，一直走進廚房裏，東尋西找的一番。頭也不梳，臉也不洗，手上拿着一些紙馬香燭，揚長往外面去了。

此時正在六月的後半月，天上尚有許多亮晶晶的星，微風吹來，令人覺得涼快。勤勞的農人，已有上田場工作去了。遠近雞聲四起，好像促人早醒哩。趙二嫂一路走去，同時伊自己想道：

「自從產下這個孩子，這幾個月以來，一家人如何的愉快熱鬧。自他患病之後，近來弄得家中頓換了一種愁慘的景象。假使他命該沒事。那麼此刻雖受了一番磨折，將來保佑他長命百歲，到老無災，以後的日子，我們也不愁孤寂了；假使我的命中該沒有這個緣分，他是來白跑一趟的，那麼……」想到此地，忽又轉念說：

「我今天是出來爲他禱福的，怎麼反而想到這一層上來？」於是就將剛纔的念頭壓下去了。伊又

往下想道：

「……我想他不會如此罷。小孩子傷風咳嗽本是一件極平常的事，龍王廟裏的菩薩素來靈驗非凡的，我這次去進香，菩薩大概會保佑他哩！但想起昨夜的形勢，倒又令我吃驚不小；看他呼吸急促，臉上發紅，哭聲都哽咽了。當那個情景，真是令我心碎啊！有時從口腮的兩邊，還噴出許多的白沫，奶也不要了，我的心更慌了；倘沒有他的爸爸坐在一塊兒，我忍不住要逃出房子外來哩！」

停了一刻，又自己想到：

「前幾天這個病還不十分緊要的，自從昨天吃了白山廟的仙方，到夜裏纔忽然沉重起來。難道這個藥吃不得嗎？但是枇杷的葉子，同竈上泥土，都不是毒的，諒也無礙。唉，曉得這樣，我何不早點到龍王廟裏去求啊！」

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見背後有人喚道：

「趙二嫂，這樣的起早，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伊掉頭一顧，原來是一個本村的趙山民立在田隴裏問伊，就停住回他說。

「爲那個小的，到龍王廟燒香去；因要趕緊回來，所以早一點動身哩。」

「那個孩子的病，還沒有好嗎？請過大夫沒有？」說完，舉起鋤頭，仍繼續作他的工了。

「那裏有錢去求醫，前次趙青竹家請張大夫，曾帶便也請他來開個方子；只服了一劑，因沒有錢配藥，以後就擱起了。昨天他的父親跑到白山廟求了一個仙方，服下去，到半夜裏忽又加重了。所以我今天想到龍王廟去求菩薩保佑保佑。」

「龍王廟的菩薩，是很靈驗的。不過來往有四十里路程，你婦人家是很辛苦的。」

「趙伯伯，我那裏還怕辛苦啊！只要他的病能夠好，我什麼都不辭哩。這幾天弄得我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恨不得將我的性命拿去換他纔是。」

說到此地，伊又舉起腳來，蹭蹭蹭地走了。

這時太陽漸漸兒從東山上湧現出來，伊只管向前走，不多時，龍王廟已看見了。一直跑到山上，走進廟裏，連忙焚香點燭，在菩薩面前跪下，磕了幾個頭，低聲禱告說：

「求菩薩保佑我孩子的病快快好去，有難可給我受，因爲他是無知……」

起來又求了一枝籤及一個仙方，先拿去請寺中和尙解釋，和尙接去一看說：

「這是上上的籤，很好的。問病人過了這個月就可以大放心。仙方是木香同橘皮一併煎服，餘的話是沒有什麼了。」

伊聽了很是寬慰，謝了和尙出來。在路上自己想想吃了這個藥，伊的孩子的病可會好了。以後他可永遠脫離災難了；從此做父母的人，可以放心罷。同時伊又想到這枝籤未免太好了，或者對於病人反有些不利，於是趕快回家。那個如火一般的熱度，農夫多躲到樹下去乘涼，伊却一步不留的往前走。

家門已看見了，連忙進去，內面靜悄悄的一家人都在那裏垂頭喪氣。伊背上好比澆了一盆的冷水，跑進房裏，掀開帳門一看，孩子已不見了。伊到此方纔明白，現在那種情形，立刻兩眼昏花，渾身麻木了去。歷了好久，纔哇得一聲哭出來道：

「我的性命呀你……」（時事新報）

十四日的晚上

蔣夢芸

培麗夫人遊歷美洲回來的第二年，就嫁給安田子爵。伊本來也不是一個尋常的女子，論伊的學業，也會在意大利諾大學得過畢業文憑。論伊底品貌，一百個上等婦女中，揀不出十個來。伊底朋友，時常拿羊來比伊底馴，拿花來比伊底美。他們雖明知羊和花不能和尊貴的婦人來比較，只是他們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名辭來比喻，因為伊真是像羊一般的馴，花一樣的美呢！

論伊的財產，那嗎，實在可憐，他本來是倫敦地方銀行一位書記的長女，伊底父親祇有三百多磅遺產給伊。只是伊很廉潔，也很勤儉，伊入校求學的費用，都是伊自己工作得來的。

我們從幾方面來考察伊，信得過伊確是一位具着高尚人格的婦女，除了『貧』字外是無可批評的。伊嫁給安田，本來也是掠奪式的婚姻，祇怪伊自己一時錯了主意，竟被勢利迷着，允許這件婚事。伊不獨將自己底一生命運，幸福，都墜入地獄，並且還將亞美——伊底情人，一生幸福犧牲了！

但是伊嫁了安田子爵，滿擬求到一生的幸福的，却不道惡神作弄伊，不上三月，就被厭棄了，安田本來是一個外交官，很高貴，很富裕，他厭棄培麗夫人底緣故，半爲着貧富太相差，半爲着結婚時所發生的意外。他的職使是外國的領事，他離開英國底時候，他竟把夫人拋棄在倫敦。不上半年，他還和一位

貴婦人結婚。這信息傳到夫人底耳邊，伊并不怨恨子爵和自己，只是伊底心改變了，伊將結婚時的嫁衣和旁的物件，凡是鮮豔的，尊貴的，動情的，都棄燬了，整日地像霜一般的臉色，服着深色的衣裙，映出嚴寒的光來。伊底神氣有人說：像修道院裏的女神甫，這句話雖很冒犯着他，實在却很像。只是他現在還祇有二十一歲的年紀！不論誰都說伊底身世實在太可憐了！伊在倫敦，整理了七個月。伊并不寫信去請求子爵，自己一個人，旅行到法國一個小村叫做絡麗的。伊愛這村的風景，便住下，在村中一座小學校裏做教師。

這絡麗村約摸有幾百家人家，也有一座禮拜堂。風景很綺麗，一面還靠着海。海濱就是小學校的所在。培麗夫人安心過那教育生活，精神上比着在倫敦時愉快的多。那些活潑潑地的孩子，一個個使人見了愉快。他們天真爛漫的稚態，真能使人忘愁，只是夫人愁悶過深，過了幾天，依舊回復舊狀——整天纏着眉，沒一些笑容。那些孩子見了，都暗暗地說道：夫人大概是病了！

那天正是十四日的晚上。半明半暗的月，映着學校園茅亭的角上，茅亭裏面，隱約能聽得清楚，有四隻帆布的椅子，和一張大理石的小圓桌子。

培麗夫人一個人在學校園裏走了許多次數。伊一邊走一邊低着頭，沉沉的想。伊將兩眼略略閉上，過去的陳跡，都現在眼前——就彷彿自己身子是在紐約的中央公園的噴水池旁；忽地那邊來了伊底情人——亞美，向伊笑，還揮仕伊底手接吻；他還似乎說道：『我愛我來了！你瞧我不是面色比前好了麼？我精神也健旺了。你終該歡喜！』說着又接了一個吻。這些話三年前夫人差不多天天晚上要聽一遍，這時就像溫理舊課一樣。伊想到這裏，雖明知是幻想；只是伊醉了，竟像飲了過度的葡萄酒一樣，身子軟軟的懶下去。『咳！』伊用力歎一口氣，向前緊緊走了幾步。

伊走不上幾步，伊底兩眼又慢慢地合着，幻想又現了。伊覺得自己還彷彿在中央公園。靠着欄杆立着；停一回，亞美又從那邊走來；他的臉，却和前不同，像發怒似的——不笑，也不握住伊底手，更不和伊接吻；但用手指着伊，惡很很的道：『沒心肝的婦人！你不說你底心祇有我一個嗎？你不說你終究愛着我嗎？怎麼地你竟變了心？』

伊想到這裏，心一陣子酸，連連說着：『亞美恕我！』可是伊不忍再回想了，急忙將眼開了；身子煞是瑟瑟的抖一抖的很利害。幸虧這時伊緊緊扶着茅亭的欄杆；不然，伊早倒在地上了。

伊心跳的利害；漲紅了臉，滿擬不再去想他，祇是伊這時神志混了，一合上眼，亞美灰白的臉就現在面前；亞美盛怒的聲音，彷彿在空氣中波動，「沒心肝的婦人！一個字一個字打入伊底耳邊。伊真慚愧極了！伊差不多要發狂了！伊底喉，伊底舌，不時的鼓動；低低的發着聲音——『亞美！我負你，我固然負你，只是求你赦了我罷！我現在已入了地獄了，你能來救我嗎？不……不……不……我不希望你來援救！我沒這權利；祇要你赦了我的罪也就夠了。』」

伊一邊喘說一邊走入茅亭；倒在椅子上。喘息略定了；可是伊底神志更混了，剛合上眼，幻象又現在眼前——就像一年前的今天——十四日——和子爵結婚時的景象。自己服着新娘的衣裙；頭上披著紗子爵挽住伊底左臂，慢慢的走進那座聖保羅教堂，霎時間立在兩旁的賓客，都擲花球，來歡迎他們倆。伊和子爵，都含笑點頭表謝他們底美意。忽地人叢裏一個賓客——一個奇突的賓客——亞美，他也立在那兒瞧；可是他并不擲花球，也不拍掌；祇眼巴巴地瞧住伊底臉；牙咬得緊緊地，一臉怒容；瞧他的神氣，似乎要將禮拜堂立刻變成了比武場；和子爵決鬪一下。

伊兩眼也不住的向亞美看；現着驚恐的顏色，隱隱求着亞美赦了伊罷！但是亞美不來理會伊。不一

會，牧師來了，他笑容可掬的向大衆低首說話。猛可地亞美伸出他的右臂——執着手槍的臂——對着子爵放，可是他手不知怎樣的抖的像中寒一樣，不提防槍頭偏了些，正打在牧師底左肩上；牧師應聲倒了，殷紅的血，流了滿地；就做了新婚禮的聖水……伊幻想到這裏，呀的一聲哭了出來。急忙將眼開了，心田跳個不住；恐怖的景象，還隱隱留着，彷彿亞美被衆人執住反綁了手。正從伊底身旁走過；送到警署去；他臨去還向伊恨恨地瞧了一眼……這時伊底心完全碎了；伊底臉色又灰白了一重，和一年前的今天這時一樣。伊慢慢地跪在地上；兩臂放在當胸；禱告上帝，『赦了伊底罪罷！』

本來這些都是過去的陳跡，都經歷過了；只是伊認他和真的一樣。比當時——一年前的今天——更恐怖，更痛苦；伊真驚恐到了極點，再也不敢將眼合上——惟恐慘切的幻象，繼續的現出來。

那時天上半明半暗的月，閃閃作着光；遠處禮拜堂的晚鐘一陣子響——彷彿報告伊說——「這時正是十四日的晚上。」（時事新報）

家庭與愛情

忍傑

時當晚上七句鐘。上海一家旅館第十號房間，坐着兩個人：一是老的約莫五十多歲；一是少的年紀還未及冠，他們似乎已好久沒會面的樣子。所以在親塾底中間，不免帶着幾分客氣。亮晶晶地電燈光，充滿了全室。室中鋪着兩張床，床對面有一只靠壁的方檯，就檯之兩邊，擺着兩只有倚背的椅子。他們倆就坐在這椅上。室的容積很窄，陳設也一點兒不講究，這因老人向日蝮伏在鄉下，簡陋慣了的。現在忽兒到這裏來，在他的眼光看去，已經嫌他太奢華了些。他老這次到上海，在他平生差不多是數一數二的特例。可是一個人生在世間，自少而壯而老。不論那種人總要有一二樁豔史趣事，點綴其間，使得人生生活的結晶，有了個着落；并且這是一個人一生工作的安慰和酬報。於今老人也不能免掉這個自然公例。我們從事小說家言的，輒好苦思冥索，化幻成真，把那人和事湊合攏來，演成那小說；恰好世間也有如小說中這麼一段事，那不過是小說家想像力的透澈，和描寫的工緻。讀者原要憑自己的眼光去賞識，否則就要和寶哥哥一樣尋根究底的癡狀的可笑了。閒話休提，如今要假他老人的口，對那少年那時的談話，表他出來，俾讀者明白老人這次所以到上海來的來歷。

老人說：「我前年我的髮妻死了，雖然還有我的已娶的兒子，兩個未嫁的女兒，但是我總覺得寂寞

沒趣，女兒果然是好的，但可不能侍奉到我的私處。媳婦是客氣的了，我的兒子待我很好，幫我做田間的生活，也很得手。我自知年紀也有點子了，暮境就在眼前了，本來不想羨慕青春時那種結婚的樂味；無奈家裏的瑣事乏人掌管……咳。我想到這兒，不由得恨你（指少年）姑母早死了幾年，致使我一個鰥夫，孤單單地度那淒涼的歲月，這種隱憂，老是徘徊着我的胸頭，一天總有好多次，後來真個耐不住了，這才托人在外面物色那窮無聊的女人。好容易經我出了幾十塊錢，買到一個在上海替人家梳頭娘姨的妹子。

老人說到這裏，略微舒勻他的呼吸，一手拿茶壺斟了兩杯；其一敬那少年，少年立刻微微起動身子，再把右手按一按那個茶杯，老人又用他陷進去的沒神采的眼睛，轉注於檯上的紙烟盒上，他取了一支給少年。少年又表示敬意的接了他，霎時間烟絲縷縷，老人繼續說他的話了。

伊年紀輕咧，起先伊很不慣鄉居，可是經我的一番勸慰，伊也就慢慢兒的馴服了。伊人很能幹，倒也不十分染那上海女人的浮奢習氣。說伊「克盡婦責」也不算過譽的了。唉！這樣過活下去，豈不很好嗎？

「但是我的兒子，不知怎的時常要跟伊淘氣，甚而至於罵伊「賤貨」「野女人」，他們一兩個女兒

「到底是一母所生的，也幫同他和伊吵鬧。伊本來是個孤另另的人，怎經得這樣「四面楚歌」的境況，伊那痛苦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有時我從外面回來，常常見伊獨自一人啞啞噙泣在床上，我曉得這又是被他們欺辱了。這時我真怒火中燒，不由的把他們很很地痛罵了一頓，我對我兒子說：「你這囚犯，你和我心愛的人爭鬧，看你有便宜佔，看你有便宜佔。」

「自此以後，他們不敢公然在我面前欺軋伊。但是你知道，一個男人是不能同女人一樣，一天到晚不出門去的。」所以我在家時平靜了些，偶然一出門去，他們就會淘起氣來，譬如他們兄妹姑嫂好兒在一塊吃飯的，伊一上去，他們一個個好似約好了的，都一聲不響的溜開了。你想想，叫一個身受者好消受不好消受呢？伊常跟我說了哭，哭了又說，然而我也沒擺佈，還不知是什麼緣故，我對於此事竟毫無善良的意見去支配他了。只是安慰伊說：「你放心吧，有我在。你總不要緊。……你歇了罷，看我的面上。」

「啊，你老人家豈不左右爲人難了？」那老人說：「什麼不是。」老人說着，嘆息了幾口氣，幸而他說話時的態度很緩慢凝重，說至中間，不時有那小節頓可以調和他的呼吸。老人又接着說了：「

「伊和他們這樣的相處着，誰也忍耐得住。好幾次向我說道：『吾愛，你是曉得的。我常處着這種不自在的狀態中。誰過活得下去，我求求你，快快離開了他們……不然，我也要一個人去啦，』去尋我的姊姊，就是胼胝着我的手足，我也很快活。因為我能做一個自由的人了，你老快定下上意，別挨着使我受苦痛。」唉！我聽伊說着這話，怎麼不傷我的心，但是我要離開他們，這又那裏說起，我一點也沒有法子想，只得用軟語好好兒的安慰伊一陣。這樣子，伊倒也一時可以軟化。唔！這人大概是「家一幟，女人總能聽丈夫的話罷。」

「去年我生了病，伊真是『親侍湯藥』，刻刻地不離我。伊好似已變成了我在這世間唯一的寶貝，唯一的安慰者。要是沒有了伊，也許不能夠活着了。」

「唉！是我的不幸，伊那迫不得已的要去的意思，現在竟成爲事實了，伊將去的時候，向我說那沉痛可憐的話道：『吾愛呀！你心何其忍呵！既不許我去，又不讓我死……你要將我怎的？』到這時，我那還強留得住了伊，只得答允着准伊到上海去找伊的姊姊，當我們將別的時候，我直送伊上船，給了些川資，但頗有依依不捨的樣子。我那時的心裏想，『我和伊已做了一年多夫妻了，我總不曾待虧了伊，伊

有良心，不至於「鴻飛冥冥」的就棄了我去罷；並且伊此去，原也爲了有伊父母的葬事，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人生重大事，在理論上，事實上，統統名正言順……」但伊這時很抑鬱少言，不過對我說了一句「我不忍舍你老人家一個兒去。——但是這有什麼法子……」說完了這話，已是嗚咽泣不成聲。我耐着痛楚，慰伊道：「我的寶貝，你不要難過，等幾天待我鄉間事情抽空一點，那時我就到上海來看你。寶貝，耐着些性兒，我們再見罷。」一忽兒我和伊就此黯然分別了。」

老人說到這裏，面呈鬱伊之色，像有無限難言的痛苦，可是忽兒又轉爲愉悅，並帶些希望底神氣，突然向那少年問道：「

「你猜，伊還來不來？」

「唔！那是一定會來的。」少年答這話，果然想要安慰老人的心，那知老人的面色，又慘澹沉着下來，沒精打采地重複說下去：「

「頭一夜，當我晚間起來用便壺，——兩個都是滿的，我不禁瑟瑟抖的披了衣，淚珠兒直往肚裏咽。朝上起來在床上向日伊端正了給我吃的鷄子，也沒得吃了……咳！這都是他們賴了我的呢；非但這樣，

伊料理一切大小事務。都井井有條。本承我也再好沒有了；所以我們鄉間的人，個個都在那裏贊揚伊的人品。

「噯，這又奇了。伊既是很交口利於一班人，爲什麼獨獨不利於自己一家人呢……」少年把這話攙入問他：

「是呵！我真不知那些囚犯——他的兒子和女兒——生甚麼心肝？」一個人的量大，自然福分也大，像這樣子我敢斷定他一輩子也不會陞發的，過了幾天，我將要準備到上海的時候，我很很的對我兒子說：「你這畜生，你好……不你有使官佔……祇要伊去了半年沒有消息，我再買一個給你；你信不信。難道我有了這點年紀，就拚不過你了不成……」老人這一席話說完了之後，氣咻咻地沈靜下來。雪亮的燈光，照着他老的臉兒，現出那愁楚枯澀的光芒，使人可憐可怕。少年也是半晌沉默着，像在那裏深深探索似的。這時少年的思維，想必跟着老人的心同去了。

作者曰：「直的愛（親子間），與「平的愛」（兩性間），有時不能並存。而揆其力之雄厚，則后者恆強於前者；顧二物要皆出乎人之至性，自有生以來，歷經萬世而顛撲不破，似猶未可以軒輊之；然就

吾人平時日見耳聞者徵之，則此宇宙之間，終敢斷爲平的愛固能降伏直的愛矣。予草是篇，蓋有慨於此也。

忍傑誌（時事新報）

是愛情還是苦痛

羅家倫

我去年看了一本比國近代文豪梅德林所做的劇本，叫做內幕，不久又看一本，叫做青鳥，看過之後，總覺寒風颯颯，陰氣逼人，髣髴聽得秋墳鬼唱一樣。我常常因此終日不歡，以爲世間愁苦，何獨萃於梅德林一身？

今年一月間有天夜晚，我在新社預備稿件方完，身子已經疲倦了，胡亂拏起一本西洋近代戲劇史來看。看見其中有一段說：『梅德林雖是神祕主義的巨子，象徵主義的先鋒，但是他現在陡然變了。因爲他新近娶了一位夫人叫盧白蘭。這位夫人是巴黎最著名的女優，姿容絕代；就是梅氏戲劇中理想的美人兒，也不過如此。所以梅氏恐怖失望的心思，一律烟消雲散。將他往日悽悽慘慘的悲觀戲

劇。一化而爲歡天喜地的樂觀論文。我看了拍案叫絕，大快心胸。不禁又私自深深嘆了一回。一會兒又聯想道：『婚姻真能轉移人的一生呵！』說完，不覺失笑。

我近年略經世變，嘗以他人的苦樂爲自己的苦樂。這是常事，不足爲怪的。

那知我一笑未了。忽而一位朋友開門進來，急忙拍着我的肩膀笑道：『笑什麼？你在發精神病嗎？』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乃是我的舊朋友程叔平。今晚無事，特來同我閑談。叔平年約二十三、四，中西文學都好；爲同輩中很有志氣，不可多得的人材。今夜穿着一件蟹殼青的外套，愈顯出他白皙沉着的面色，炯炯射人的目光。

一見着他，我就把他拉住，要求他看這節書，鬚鬚訪員得了新聞，報告主筆一樣的神景。

他一邊看，却一邊現出一種冷靜的態度，進門時的笑容，慢慢的沉下去了。他的面貌，忽而轉紅，再由紅轉成蒼白。

我見了莫明其妙，仍然含笑問道：『何如？尊夫人比……？』

他低着頭，一聲不響。

我說：「不要臉皮這樣薄。聽說你去年方纔結婚呢！你們還算在新婚時期，愛情濃密，不消說了。你可以說幾件韻事把朋友們聽嗎？」

他仍然不響。

我接着說：「噯呀！你不要也發了精神病。爲什麼一聲不響呢？難道尊夫人吩咐你不說話嗎？」

停了足足有好幾分鐘，他方纔嘆一口氣，又停了一會，纔悶悶的說道：「什麼愛情無非「人道主義」罷了。」

我一生雖然也過了二十年，却永久不曾墮入男女愛情的網裏去。乃是因爲求學的時代無暇及男女愛情，不是說人生不得有男女愛情對於愛情二字既不注意，今日忽然聽到「人道主義」代替愛情的新學說，自不能沒有好奇的心思。遂追根溯源的問他這句話的眞意義，只見他面色愈覺深沉，鬚髯心中有無限憂愁一樣。我方纔追悔以前所說的話太魯莽太輕薄一點，致觸動我朋友的心事，但是想起這也是我們學生常常的話，我就不深悔了。我好奇的心事，仍是逼我問他這件事的根底。他被我教促不過了，乃輕輕的一嘆，又等了一會說道：

「你：你方纔說『婚姻真能轉移人的一生』的一句話，真是不錯。咳！你何嘗真能領略這句話的苦。我十年以前的情形，你大概也略知一二。當時同我才思一其發展的，却有一個意中人的思想。以爲得妻而爲理想意中人，我一生的幸福真是不可限量。最初讀嚴譯權界論第一句說『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識愚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我便深深感動；後來漸漸能讀西洋書的時候，我最愛婀娜克林，又從婀娜克林那本書上，想起爲託爾斯泰手鈔婀娜克林的蘇菲夫人。嘗嘗自己心裏想，世間婚姻的幸福，難道祇有穆勒和託爾斯泰可以享嗎？設如我得了這樣的如花美眷，我的才思奮發，難道就不如穆勒託爾斯泰嗎？咳！回想以前的思想，真如做了一場大夢。我十九歲一個人到上海入梵王渡西人所辦的大學。雖然在大學本科，却深惡裏面的習氣，覺得怪難受的。究竟這種習氣是怎麼樣的，爲什麼令人難受，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祇是啞了吃黃連，苦在肚裏。一天我在某處演說會演說家庭改革問題，滿座的老前輩都有搖頭的神氣；只聽得幾下欲拍未敢拍的掌聲，起於右邊座位裏側眼一看，只見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發出來的，眼波盈盈，於嫵媚中現出一種莊嚴流麗的態度。我生平不愛留心女子，到了那時候，我的眼睛却忽然變了和快鏡一般的，立刻攝了一個照片，深深的印在腦

膜上。看過之後，我心裏又自悔恨，以爲腦中不當留這樣的種子。但是回想到：「果然世間有我理想中的最高愛神，我腦膜中爲他留下一千個影像又何妨呢？」不一秒鐘想起我許多朋友的往事，又悔道：「天下愛情都是苦痛」這幾個念頭循環往復，在我腦中擾擾的半天。忽而想起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一種口頭禪，又不覺啞然失笑。

「歇了一個多月，我到舊同學韓紫誠家裏去坐，他父母都會赴美游歷，所以家庭的新鮮空氣很多。花廳裏外兩間相連，均照西式陳列，非常精雅。壁間所掛的，只有擺倫和希臘女詩神兩個畫像；畫工入神，栩栩欲活，我也祇得暗暗嘆服。我在外邊這間客廳裏同紫誠談不多時，只聽得韓夫人在裏間說：「吳小姐，覺得St. Mary的功課好嗎？」一位女子用清脆的聲音答道：「什麼好，不過是十三世紀的神權教育罷了。」我聽了心中肅然，沉沉不語；覺得我心中想說的話，却被他一語喝破。又聽得說：「我們不過利用他的機關，學一種他國文字，爲我們學高深學理的過度……」這句話到我耳邊，彷彿令我同醉後初醒一般，心中以爲女界中那有這樣見解的人，莫非我聽錯了。於時又生出一種將信將疑的心理來，回望紫誠，紫誠也低頭不語，因爲他也是受過「神權教育」來的人。不一會韓夫人同客走到外

邊的客廳，紫誠同我都立時站起。韓大人爲我介紹，知道他名叫素璞，正是我那大在演說場所見的。惺惺半斜的鬢脚下，露出淡紅色的雙頰。衣服的顏色，比前次更素淨一點。一見面，臉上忽而加上一層薄暈。談了幾句，彼此分別。我想起腦膜上前後兩個影片，起了無限的愛慕心；記着當時的談吐，又添上一層崇拜的心思；却並沒有他種的思想。因爲我平素以爲世間真正能審美的人，見了美人，見了知心的美人，祇能愛慕崇拜，亦祇有愛慕崇拜。若是問我這是什麼道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以後我到韓家的時候，與素璞常常相遇，漸漸認識他的家庭。他父親是改革時代的志士，前幾年死了；現在祇剩了一個母親，同住上海。我到過他家幾次。他所說的，多半是先得我心的話。於西洋最近美術文藝界的潮流，知道尤爲明白。所以我常常想世界的美術文藝，若是能令優秀的女子擔任，真能爲世界放一異彩呢！因爲我以爲同素璞這樣的女子，真有一種特別天賦的慧根。最初兩次，我們所談的多半是關於智識和意氣兩方面的話；最後兩次，我們見面的時候，竟無話可談，不見又好像有千言萬語想說似的。所以我反不得不同他生分了，不敢到他那裏去。唉！那知道就……就此生分了……也免……免不了四年前的今日……」

我聽了這番話，心裏的粗浮氣幾乎銷磨乾淨了。又見叔平的面色忽紅忽白的轉過幾次；我更爲大的感動，乃輕輕的說道：『四年前的今日又……』

『距四年前今日五個月的時候——唉！——我同素瑛相識還沒有一年，見面也不到十次。但是我同他的心事，雖然沒明說，却有許多互相印證；不言而喻的地方。我以爲將來若是能同他長久相處，我簡直可以有一個新生命；我的前途，等他來影響的時候很多。唉！那知道我忽……忽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一封雲南的信，從先君來的——你知道那時候先君還在雲南辦鹽政——說他新近同我聘了他同僚錢某的女兒，是八年前口頭允許的，現在纔正式聘定。我看了當時不知所措，血氣上湧，有好大一會眼睛看不見東西。和衣睡了一睡，醒過來想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我一生的希望，就此送了嗎？我如何對待素瑛起？父母這樣就是愛我嗎？爲何八年之久，我還在夢裏呢？難道我此刻是夢不成？在枕邊拿出信來看。看來看去，分明是方纔收到的，何曾是夢。眼睛雖然看，心裏却仍盼望他是夢。翻來覆去，一夜不曾睡着。天明的時候，眼睛稍微閉了一閉；又想到，我信裏的事，究竟要告訴素瑛不要。若是我瞞着他，我如何對得起；若對他明說，又使他心中驟然增出無限悲痛，我何以爲情。想了許久，乃決定道：這件事若我肯力

爭，或者還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一紙書信，終不可靠，我又何必魯莽的告訴他，把將來一線希望都打斷呢？不如一方面暫且不告訴他。一方面寫信回家力爭，目看後事如何。忽而又想力爭就有效力嗎？設如不成，當時我又何面目見素瑛？素瑛對於我的感想又怎麼樣？想到這個地步，不覺百脈俱張，身不自主。昏昏的倒在榻上。唉！我這樣的情形，不知我父母知道不知道，設如我父母知道，不知道他還忍獨自同我訂婚不？我第二天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回家力爭，以後又連寫了幾封，但在素瑛面前却不提起。我又不敢常到他家裏去，偶然見他一次面，心中不由得不另生一種新愛情。想愛，忽而又不愛；但是不容我不愛。無論我對他的愛情如何，在他面前總不敢表現出來——所以面子上我們反覺比以前生分一點，——因為我想說如將來爭而無效，我自己不足惜，我何必教他多增一分苦痛呢？他以為我怕受見面無言的苦痛，所以也不以為意。那知道我……」

說到此地，我心中已悲不自勝，但見叔平臉上忽而又轉過緋紅色來；我以為房裏空氣太熱，隨手關上汽爐，輕輕的推開窗子。忽然一陣霜風進來，我同叔平都不覺打個寒噤。遙望窗外，除了深黑的河水，尚有三五寒星同皇城根的路燈，在濃霧中忽明忽滅。這片淒涼的景況，髣髴告訴我叔平將來的苦痛，比

方纔所說的還要悲慘。我卻祇得靜靜的候他繼續說：

『我那時候一線的希望，就是盼家庭來信，把前議打消。那知道家信來了幾次，前議絲毫不動；並且以爲我受了輕薄的風氣，目無尊長；又說我們生在「詩禮之家」，連這點場面都不顧嗎？！我的家庭是爲「詩禮」而有的，還是爲「人性」而有的？我的終身幸福要緊，還是場面要緊？我到今天還猜不着這個啞謎兒。我心裏想起來，巴不得立刻死了倒還乾淨。我自此以後，心裏一刻不安。屢次想到素璞家裏去，却沒有去過一次；有幾次走到他門口，重新回轉。回轉以後，又悔不該。那知道遲而又遲，終遲不過四：四年前的今日。那大的早晨，我接到一封家信，說先君病重，錢家催娶甚緊，叫我立刻到雲南去一趟。我接了信又悲又氣，真是不知所措。想起那件事，實在不敢去；想起父親病，又不能不去。決定了去的事，遂不得不同素瑛談一談。好得臨出門的時候，恰好接到素瑛一個短簡，叫我立刻去同他一談，有要事相告。我看過疑惑了半天，却把不再折回的心思決定。走到他門口，脚又同幾千斤重似的。走三步，退兩步，然而不能總不進去。還沒有進他的書房。他已含笑在房門口迎我；他問我收到他的信沒有。他今天叫我來了的宗旨，是爲他近來得了家庭的許可，不日動身到美國留學，專研究美術同社會教

育。他的志願遂了，所以他的容貌上現了一種快愉的顏色。他想起我們將別，又現出一種莊嚴的狀態。所以他勸我設法回去，或是我明年畢業以後再去。我只是沉沉的一語不發，他也莫名其妙。唉！我何曾沒有話，不過有話說不出來罷了。我舌頭在那時真不合用，掙了半天，連一個「是」字都掙不出來。他以爲我不忍同他暫離，又說：「你今年若肯出來，我可以代你盡一半力；你不必傷感，來日方長，我們兩人的事，總……」說到此處，他又忽然停住，臉上起了淡淡的紅霞，低頭只是看他的衣裳角兒。我心裏同刀挖一般，恨不得立刻死了，却又死不去。心中發恨，又不知道恨誰好。氣又喘，肉又戰，眼睛裏只見一陣一陣的黑光上來，冷汗同披麻巾似的，閉了一閉眼，稍微把神一定，只得咬緊牙根，從荷包裏掏出一封信來，很命的望他懷裏一去。他不知所以，忙打開信來看，一面看，一面只見他臉上的顏色就漸漸改變起來。看完，仍輕輕的折好。他緊緊握着我的手，我握着他的。他一聲不響的睜睜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望了半日，還是一聲不響。最後還是聽得他輕輕說：「……愛……愛情……不是只有男女間獨有的……你……斟酌……我總……」他說不到三個字，臉上就同白紙一樣，手祇是發戰。我但覺心裏發一陣冷，抽身就走，如同脚上駕了風火輪似的，比往日倒快上幾倍。走到梵王渡的儒邊，纔知道走不過去。陡然一驚，方同

夢中醒過來一樣。抬頭一顧，祇見斜陽古渡，寂寞荒涼，我想我分明在素瑛房裏，現在素瑛到什麼地方？我何以會在這個地方？於是獨自立在渡頭，發了一會默。想我同素瑛的一生就自了了嗎？我就……而又自己寬慰自己說：「我從前總以為若是彼此真有愛情，只須長久相處就好了，又何必一定結爲夫婦。」繼續又想到：「不爲夫婦，難道可以相處長久嗎？」一想到此，萬念俱灰。驟然見得自己的手上有青紫的餘痕，不知從何時起的；想了半天，遂想到素瑛的手又怎麼樣了呢？想回去問他，却又不敢。念到他，又放下，却如何放得下。唉！這是我同素瑛木一次的……咳……早知……」

這番話淒淒切切，令我心酸淚落，聽到這段更忍無可忍，乃拍案叫道：「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只見叔平搖頭冷笑道：

「豈止這點，你不曾結婚的人，世故還淺呢！當時我回校之後，打點行李，立刻動身。到了雲南省城，那知道我親愛的爹爹受瘡太深，已經棄世了。臨死的時候，還輕輕的對家裏的人說，叫我好好把家裏的親事完了，免得鬧出笑話來，使我們「詩禮人家」不好看；不然他做鬼也不依我。唉！我爹爹養我一世，愛我一世，爲什麼爲了別人一個女兒，就把二十年愛我的心事，一旦拋棄呢？我到今天還不解。」

稍微停了一會兒，他又咬緊牙齒道：

「詩禮！詩禮！你有什麼根據——你是不是人造的——真利害，居然能離開我父子的感情！唉……真很……」

說着，又停了一會，他眼圈兒都紅了；卻繼續說：

「我含悲飲痛的把喪事料理完備，把家母接回原籍來，我仍然在上海求學。歇了一年半，纔算在這種不中不西的大學本科畢了業。我屢次想籌辦赴美留學，家母說家中無人照料，囑我暫緩。又歇了幾個月，二十七個月的孝服纔滿。那知道孝服還沒有滿，錢家來催娶的信，已經四五封了。我起初不理他，後來他把日子都揀了，並且將他女兒送到我原籍去。他們臨到的前幾天晚上，我知道糟了，祇得帶着無限的悲痛，把我的苦衷一條一條的回家母說了。家母雖然痛我，但是搵不住的眼淚淌下來，說：「當時說這門親的時候，我也並沒有看見，祇是錢家託人來說過一次，你爹爹就答應了。那料你爹爹就去下……」說着，我母親抽抽噎噎的不住，我也禁不住搵淚。他又繼續道：「這門親究竟好不好，我還不知道；但是木已成舟，現在還有什麼法子。況且那邊也有勢力，若是亦一定不依他，那邊又怎樣肯依你。將

來鬧翻了，一則對於我們家裏的聲名不好，二則對於你將來在社會上做事不很方便，三則你爹爹隨……」說還沒完，家母又哭個不住。再道：「我也老了，我的兒，你看我分上，受點委曲……」我聽了，心肝都幾乎迸出腔子來。夜間獨自睡在床上，第一件就是想我一生幸福，就此完了嗎？究竟是為誰犧牲的？我倒也要認個明白。又想到前途究竟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的一個人呢？又嘆道：無論他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但是我如何對得素瑛起？素瑛雖然叫我斟酌，難道我就……忽而又想起母親剛纔淒慘的狀態，又不覺落下淚來。想走，又想我走了母親如何得了。想來想去，心如刀割。最後又嘆道：「祇當我死了，聽他們擺布罷！」以後一切婚事，都係我舅舅料理。到了結婚那天，我祇當是死人，聽他們怎樣說怎樣好。新人過門來了，我的心已冷完了。晚上他第一句話我沒十分聽得清楚。以後更說了一番勸我做他丈夫的話。又問我將來可以什麼官。我真難受已極。後來聽說他們那邊的風俗，以為新婚第一夜誰先開口的先死。他先開口，却是體恤我呢。許多親戚朋友見面開玩笑還不夠，寫信的時候還架上濫調的四六說什麼「珠聯璧合」，「名士傾城」。我聽得真是受寵若驚。唉！平心而論，他也受過幾年前舊教育，脾氣也很和順，顏色也不粗鄙。人家都說他是一位賢惠的少奶奶。我設如生在

三十年前，也何曾不……但是我現在雖然同他一同起處，精神方面總覺隔着一個太平洋。來後我想這總非長久之計；我雖自以爲死人，總要發明一種「死人的愛」法；因爲事已至此，我們不得不愛。後來有位朋友對我說，他發明一種「死人造愛法」。他說：「我們處這種境遇，最好想起他們這般女子受二千多年社會壓制的苦痛；把一切罪惡，都不加在他們的本身。然後就從這一點觀念，推廣了去愛他。中國的女子，祇要你稍微愛他一點，他沒有不愛你的，因爲他一身要依靠你。此後他愛你一點，你愛他一點，他再愛你一點，你再愛他一點，愛愛相積，就真愛上了。」我聽了覺得有幾分道理，就如法泡製。我想怎麼愛他好呢？自然不好叫他「乖乖」「寶寶」哪！我想愛他第一件事，就是尊重他的人格；所以他有幾件事來問我，我總叫他自己作主。他以爲我待他更生分了，反暗地背着我哭。我說：「你自己應當做你的人，設如沒有我呢？」他說：「我聽得長輩說，女子總是靠丈夫的。」我好不容易收來一點愛情，把他這一句話，又嚇走了一大半。我屢次想留學，總把他們拖住了，嚟，就是留學，又何曾脫得了「精神地獄」呢？我現在到北京幹了一個事，他們又要跟着我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見了他，精神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我真不解我從前的豪氣，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一生的才力，在甚麼地方消磨了？我學

問方面，成就了多少罷了罷了！穆勒和託爾斯泰的夢也不做了。從何說起。我今日我接了素瑛在美國來的一封信，他聽得我現在的情形，也有點言外哀響。信裏封了一張照片，叫我存着，又說他現在對於人生，有根本覺悟，定了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牛觀，此後終身從事美術同社會教育。撫今追昔，我又慚愧，又悲痛，恨不得立刻就死，却比以前更死不了。偏偏這封信把他看見了，他回房一人又獨自哭了一回。說我沒有到美國就是這樣，到了美國就根本把他忘了。家母看見我大天憂鬱，又見了這封信同這張照片，輕輕的叫我到他房裏去說：「呀，我的兒，我誤了你了！但是遲……遲……」說到這地方，他睜的含淚望着我，我也無話可說。轉身朋友來了，問起他，我還不得不親親熱熱的稱「內人」；因為照名義而論，我不得不說愛：愛他，祇是精神上……所以方纔說「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的時候，我說你「世故還淺。」唉！你那裏知道世間極苦痛的事，就是強不愛以為愛！

我聽這番話，已是柔腸百折；聽到此地不禁勃然大怒道：「叔平！你該苦！你爲什麼不離婚呢？我想他同你在一處也未必見得樂！離婚之後，豈不兩全嗎？」諸位不要笑我荒誕，來離開人家夫婦，因爲我近來上張人類相處，必有一點人類的樂趣；現在一點樂趣沒有的家庭，豈不是活地獄嗎？還不如離了好！

所以我見了人家不滿意的婚姻，總勸人家離婚；人家不離婚，我怪替人家著急似的。祇聽得當時叔平用很嗚咽的聲音說道：

「離：離婚：我何曾不知道。但是現在中國的頑固社會裏面，還有誰要再嫁的女子？豈不是置他於死地嗎？我的精神雖然不能同他相合，平空弄死一個人，我又何忍。我現在祇是講「人道主義」罷了！唉！我一生的幸福，多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後半是把「人道主義」送掉的。我自己也無從說起。我總是想沒：沒這樣的家庭：那有這好的「人：人道主義」……」

一語未完，電燈忽然黑了。我不覺叫了一聲「噫呀！」立刻去找洋火。心中又替叔平悲痛，又埋怨梅德林害了我們一夜。洋火半天沒有找到，但見窗子外的夜霧愈大，星光同燈光都看不見了。惟有樹根殘雪，襯得幾株知樹同奇鬼撲人一樣。房裏已對面不見人了。祇聽得叔平還在那裏斷斷續續的說：

「這：這就是中國的家：家庭……」（新潮）

怕死的軍人（一八七〇年普法戰事）

宋春舫

法國莫泊三著
趙祖欣譯

德人沙訥夫自從隨大隊進了法國的境界，便以為自己是人類中最不幸的人，他身體很胖，一走路就要氣喘；兼之一雙肥而且闊的腳，走長路更是困苦不堪。他又是個酷愛和平的人，既不是什麼豁達大度的英雄；又不是好流血的惡魔；所以格外覺得吃苦。他有四個兒子，他都痛愛得很利害；他妻子是個金黃髮的少婦，很溫馴謹慎；所以他每晚臨睡的時候，必要想他幾次，他喜歡的是晚起早眠，慢吞吞的吃點東西，咖啡館內去喝點好皮酒。

他一想到這些樂趣，又想到死後，這些樂趣都成泡影，遂不覺得從心坎裏痛恨槍砲，但他最痛恨的是刺刀。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本事，將這軍器運得如風車一般，保護他的大肚子。

晚上裹了外套，在地上扶侶伴睡下了。他慢慢的想到他「春閨獨宿」的妻子，同一路上經過的危險。「我若死去，這些小孩子怎麼好呢？誰喂他們！誰扶養他們成人！臨走雖借了許多債留給他們用，但終究是很微薄的。」沙訥夫想着這些事，有時就嗚嗚咽咽哭個不了。

戰初起的時候，他覺得兩隻腿軟弱的，簡直不能支持。可是他如果一躺下，全軍就從他身上踏過去，所以他不敢躺下，也拚命的跟着跑。並且他聽見彈聲，毛髮還要豎起來。接連好幾個月，他總是這樣害

怕；他的軍隊向諾而官進逼了。有一天長官派他帶一小隊到鄉去偵查，那不過是出去查看查看地勢，就回大營的。那野地的形境很安靜，一點也看不出敵人有防備。他們安安穩穩的出發，走到一座山谷裏面，忽然聽得一陣槍響，他們隊中倒下二十多人，跟着就是一隊法國義勇兵，從一座小林子裏衝了過來。

沙訥夫起先是不動。驚嚇的連逃字亦沒有想到。後來明白，過來將要跑，忽然想到他跑的太慢，比上這些山羊似的連跳帶跑的法人，他簡直是個蹣跚字的老龜。忽看見六步外有一道溝，裏頭全是小樹，上面許多乾葉子。他也不想想溝有多深，雙脚一合，彷彿在橋上向河裏跳似的，就跳下去了。他墜在一堆小石山，下來的時候穿過荆棘，手面上撕破了許多嫩皮，朝上一望從方才跳下來的那個洞內竟看見了天，他覺得這個洞是很不妥的。他遂從叢小樹裏急忙爬了開去，爬了一會才站住坐下；在乾樹葉內縮坐一團，好像似一隻野兔。

槍聲喊聲呼痛聲，經了好半天，方慢慢低下去。又歇一會，遂一點聲息也沒有了。他漸漸的倦了。忽然有一件東西在他身邊亂動，他嚇一大跳；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小鳥，在一支樹枝上動個不了，把全樹

的葉兒都震動了。可憐他爲了這個小鳥，他的心撲撲的跳了差不多一點鐘。

夜近了，溝裏面漸漸黑了。怎麼辦呢？退回大營去罷！但是怎麼去法？從那裏去？一回大營，又要像從前一株擔驚受苦了。他覺得自己實在沒有這種膽氣，實在沒有力氣再走那樣長的道路。到底怎麼辦呢？他萬不能在這溝裏過一世的，除非不吃，方可活命。但他的肚子非大天裝滿是不行，他現在在敵人境內，離開能保護他的人很遠，止不住一陣一陣的發戰，他忽然自己想道：『我要是俘虜就好了！』

他於是高興得很，一心一意，要做法國人的俘囚；一做俘囚，他就可以活命；吃也有了，什也有了，舒舒服服的到一個看守很嚴密的監獄裏一坐。鎗彈啊，腰刀啊，都不能傷他了……還是做俘虜去……他打定了主意，站了起來，一分鐘也不肯耽誤，立刻想實行，他忽然又轉了一個念頭：『到那裏做俘虜去呢？』他獨自一人帶上這頂尖銅盔，（德國軍帽）在鄉下走，實在危險，這些鄉下人石見一個普魯士兵手無寸鐵在野地裏行走，一定同撲瘋狗似的拿父子鐵鋒鏟刀把他砍成肉醬了。新遭敗北這股怨氣悶在心裏，這種事是保不定的。

他若遇見了這些無王法無軍紀的義勇軍，隨便一個玩意兒就把他殺了；在他們不過借此開開心，

他想到這裏，好像自己已經被人縛住，背兒貼一座牆兒站着，那對面十二支槍墨黑的小圓槍口都朝着他望。

他如果遇見法國正式軍隊，先鋒隊的人，一定把他又當作「巡邏兵」，「好細」，一言不發，就對他放鎗。他想到這裏，似乎已經聽見草堆裏埋伏兵斷斷續續的槍聲，似乎已經被彈打倒在地下，彈子還一顆一顆的望肉裏鑽進去。

他於是又不覺大大失望，一屁股又坐了下來；覺得他所處的地位，實在可憐。

新月上來了，這個黑漆漆靜悄悄的夜來了，他伏在溝底一動也不敢動，只要聽見一點兒聲響，他嚇的跳起來，一個野兔輕輕伸了伸足，一個不知趣的烏鳥叫了幾聲，他嚇的魂魄都碎，慢慢的用了全身的勁，撐開兩眼在黑暗裏看看，什麼也不見，挨了好幾點鐘的驚恐，算是天明了。於是伸了伸四肢，焦灼平復了許多，眼睛遂慢慢的合攏來，往黑甜鄉去了。

睡醒的時候，太陽差不多在正中了，野地裏是萬籟無聲。沙訥夫頓然覺得肚飢，只管打哈留涎，他心裏又想那好臘腸，所以愈覺難受。

他立起來走幾步，覺得腿軟，又坐了下來，來回的思索，足足有兩三時的光景。後來才被他想出一個主意；覺得這個主意，還有點道理。他意思是去找一個不持軍器不帶火器單身的鄉下人，去投入他手中，告訴他自己情願投降。

因為銅盞的尖頂能教人看見他的藏身地方，他就除了銅盞。小心翼翼的把頭露出溝來偷看。偏偏天公不做巧，那一天一個單身行路的人也沒有。右邊一個小村子，一陣陣的黑煙往天邊送，光景人家午飯是煮熟了。左邊是一所古堡，兩傍夾着一所高牆。

他一直等到晚，除了些飛來飛去的烏鴉，別的什麼也沒有看見，除了腹內咕嚕的腸鳴，別的什麼也沒有聽見；一會兒天又黑了。

他倒在坑底，又糊糊塗塗的睡去，做了許多的惡夢。

曙光又漸漸的透出來，空野裏同昨天一樣，還是萬籟無聲，不過他又多了一種新恐懼，原來他想到死的問題了。他自己覺得已經仰天閉目臥在坑內，各種小獸，走近身來嗅他。有幾個已經鑽進衣內咬他冰冷的皮膚，一個大黑鴉只顧拿尖喙，啄他的眼睛。

他那時祇好不顧危險，預備奔赴村裏去投降。立已立了起來，忽然又看見三個鄉下人，提着鐵叉到田裏去，他趕緊縮頭退回溝裏。

等到晚半天，他慢吞吞的出了溝，彎着腰向古堡而去。他情願多走一些路到古堡去，不願到村裏。他眼光裏看起來這村簡直是個「龍潭虎穴」。

古堡下面的那些窗子裏面，差不多都有燈光。有一扇窗還開着，裏面出來一股肉香，向沙訥夫鼻子裏直鑽進去，沙訥夫遂氣咻咻不住的望前走，那時胆也不覺大了。

他絕不想索，銅盔也忘記除下，一直跑到窗子邊。

八個僕人正圍着一張圓桌吃飯，忽然一個女僕，手裏拿的杯子滑了下來，口翕目直，露出很驚愕的樣子。大家從他看的地方看去，『天啊！普魯士人來攻堡了。』隨後一陣大亂，你推我擠，大家望裏逃，椅子都推倒了，男人擠倒了女人，從身上踏了過去，兩分鐘後，室內一個人也沒有了；牘下一桌子的菜，擺在沙訥夫面前，只管在窗前癡看。

他遲疑了好半天，才跳過窗去。他那時餓的同染瘧疾的人一樣，不住的戰慄。但他還呆着不敢動。支

耳細細的聽，堡裏闐闐聲，樓上人往來奔走的足步聲，亂成一片。又聽見許多很重的聲音，彷彿像物件墜牆外軟土上似的；其實是堡中人從樓上拚命往下跳。

停了一會兒，喊聲亂聲都沒有了。偌大一所古堡好像一座墳山。

沙訥夫坐在桌邊就拚命吃起來了。一口跟一口不斷的嚥下咽，經過喉管的時，將喉嚨也撐大了許多。他有時也停一停，但那時候必拿起蘋果酒瓶望下直倒。一會兒氣也粗了，臉也紅了，等到『既醉且飽』他就昏昏憧憧解開軍衣息着，眼睛又慢慢的闔了攏來，神思漸漸的模糊，兩手抱着頭坐在椅上，一刻工夫，各物都看不清楚了。

上弦的月光在樹上面淡淡的照着，許多的黑影，在堡前濛濛異蠕蠕的動；有時月光之中，隱隱有個鐵尖閃爍，古堡的大黑影射在地上，樓下是祇有兩扇窗子裏面透出一點燈光。

忽然一個很響明的聲音喊道：『前！前！進攻！』不一刻古堡門前都有人了。一隊人奔了過來，亂摔亂刺，將全堡佔了。五十個全付裝束的兵進了廚房，沙訥夫正安穩穩的睡在那裏，這些兵將五十支裝好子彈的鎗放在他的胸口，推他向後，把他擲在地下，擒住了他，沒頭沒臉的把他捆了起來。

他連驚帶嚇，差不多變成了一個瘋子。

忽然一個渾身金線的大軍官，走上前來，一腳踏在他的肚上喊道：『你是我的俘虜了！』

沙訥夫聽見俘虜兩個字，立刻喊道：『好呀！』

大家就把他扶了起來，捆在一張椅上。這些『戰勝的人』已經喘的跟『鯨魚』一般，有幾個用力過甚，不能再支，便坐下了。

沙訥夫臉上漸漸露出笑容，曉得他現在一定可以作俘虜了。外邊一個軍官走了進來說道：『大佐！敵人退盡了。敵軍受傷的很夥，我們是全村的主人翁了。』

大軍官正擦額上的汗呢！聽見了這句話，遂高聲喊道：『全勝！』

然後從衣袋內搜出一本商人用的簿在上面寫道：『某月某日，經我軍奮力勇戰，敵始遁。敵軍失戰鬥力者約五十人，被俘者不計。』

那軍官又問道：『大佐！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

大佐答道：『應該趕緊退軍，敵人必定帶了砲隊重軍來圍我們。』說完立刻出令退軍。

大家就有牆上整隊向後退走，將沙訥大圍在中間，兩手捆着，幾個兵拿手槍押着。

大軍是忽停忽止，緩緩的行，派了許多偵探兵出去調查，以便隨時報告。

天明的時候，到了洛川窪寨縣，就是他們這些「建大武功」的兵駐紮的地方。

人民都愁眉不展的等着呢！一看見俘囚的銅盔就人聲吶喊起來，婦人舉手，老婦哭，一個老頭兒竟將拐杖對沙訥大擲過來，幸虧沒有擲着他，却把一個石守的兵的鼻子打破了。

大佐大聲喊道：『你們留心石守俘虜。』

到了城裏，打開監獄門，將沙訥大鬆了綁，押了進去。二百個全付軍裝的兵不住在四週來回的巡邏。沙訥大方才雖然受了許多恥辱，面子上不免有些難過，但這時候快樂已極，禁不住舉手擡腳，人聲狂呼，跳起舞來，跳了又跳，直到力盡聲嘶方才在牆下睡倒。他現在是俘虜了，性命可以全了。

「桑比尼古堡被敵佔據六小時後始經國軍克復」的真相，就是這樣。

拉傑大佐，就是那個帶領洛川窪寨國軍奪回古堡的。那個大佐，得了一等勳章。（新中國）

一個危難中的女子

孝庵譯

愛納德年輕的時候——僅二十一歲，她的父親忽然被害。她的父親名叫格斯特德甫，開蘭，親友很少。她生得很綉緻，令人羨愛；所以他們都很愛她，她簡直可算是他們的女兒。

開蘭是一個不重理想的美術家，他的畫有時也送到市上去，陳列於人家的應接室和專門研究藝術的地方。他的畫在當代是很有盛譽的。當臨死的時候，他的身體憔悴不堪，面孔已瘦得不成形，鬚髯已經灰白；他的溫和的眼睛，時能發出慈悲的光彩來。開蘭有讀書的時候，娶了一位年輕美麗的法國女子，不幸他生產愛納德後就與世長逝了。他的妻子雖死，但他的生活，乘着他結婚後困難的日子過去，常使他滿意悅樂。他慾望所缺少的，常拿他的藝術來補充。他是一個極精巧的美術家，心又很慈悲，所以他一生爲人也很慈善的，雖當臨死的時候，也不覺得什麼困難。

有一天，開蘭走進第六層樓上的升降機的時候，恰巧浮特街利物特爾公司裏的職員麥林從末層辦事室走到客廳。他手裏拿着紙，依次不絕的整理，忽然遠遠地聽見上面升降機的門發出震轆的聲音；待升降機下來的時候，又發出哀號的聲音。他聽得都很清楚，所以很注意這件事。不一會兒，機停，這時很靜；忽又發出極高的驚喊聲音來，後來機亦見，裏面就有痛喊的聲音。

這種聲音發出後，麥林心中現有一種悲慘的印象，一塊很有秩序的營業地方，就發出慘淡的景象。麥林驚惶失措，緊握的絲帽，就落下來了。他拾起後，一只手放在帽上，一只手拿着紙，依靠在他的背心上，似乎表示很驚奇而沉思的樣子。這時辦事室裏面的人忽然地都湧進了客廳，人言噪雜，擁擠不堪，警察也不來維持秩序。麥林雖距離得稍遠，但還聽得驚喊喧嘩的聲音還沒有靜絕，不過這時已經很低罷了。他不知不覺的戰慄起來，仍舊回到辦事室裏。

這驚喊的人是誰？就是開升降機的人。警察進來驅散衆人而救護的時候，他還勉強能夠看門，後來就拿布來遮着他的傷處，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了。後面還跟着一個受傷的客人，這時已經不能行動，當肩負他的人扶起他的時候，他嘴裏發出很銳利的聲音，彷彿表現很柔弱似的，但是後來連聲音也都沒有了。這受傷的客人就是格斯德甫！他們拿他放在客廳地板上面的帆布上，旁邊跪着一個穿白衣的醫生，默默地不作聲。祇有一個守門人似乎很驚駭的說：

「這是真的嗎？他是一個英國人，到這兒不久；他有一個朋友在六層樓辦事室裏面。」

他說完了這幾句話，一個捕房巡查員問道：「你可知道他的姓名嗎？」守門人回答道：「不十分明白。」

麥林得到了一個「英國人」的字，自願去找尋六層樓上的朋友，所以他就向前走來。現在他已戴帽子，紙也放在袋裏了。他顯出一個肯負責任，靠得住，和中年的人。他因此問道：「你說他是一個英國人嗎？」

不一刻，那穿白衣的醫生也起來了；麥林說話以後，衆人都轉向他看着。後來一個警察並向他請候。『不錯！』守門人立誓說，『他曾經到過這兒好幾次。』

『讓我去看一看他，』麥林道。

醫生還沒站起來的前，先拿地板上面所舖的帆布合攏來。捕房巡查員點頭示意，二個警察——一個在頭邊，一個在足邊——就去拿病人遮蓋的東西重新去掉。麥林就走前俯下去看開闔的面孔。他的面色很安靜，灰白色的鬚髯依然蓬鬆，而他的眼睛又好像回答他的敬意。這樣看來，他自然已經死了。他雖已死，但神色很寬容，好像向他的國人做有力量的請求。

這時候衆人仍注視着麥林的面孔。他雖已知開闔已經死了，但又立刻回轉頭來問醫生道：「這是正確的嗎？」

那白衣黑鬚的醫生將他的肩槓了一槓道：「先生，正確的！」

麥林搖頭嗚咽的道：「我不認識他，他真是英國人嗎？」

後來衆人就互談這件事，守門人也同六層樓上的朋友到了。這個人牛得很短小，有一球紫黑色的鬚髮長滿了他的面孔。他看見了橫躺在地板上面的人，不禁大聲悲哭，眼淚簌簌的淌下來道：「可憐的開蘭呀！你願做可憐的人嗎！英國人——是的！但是住在什麼地方？咳，先生，你真正可憐！那可憐的女兒又要怎樣。你的小姐是這樣的嬌小，這樣的無知無識——現在要變做孤女了！有那一個人去告訴她？」又繼續哭道：「倘我上一次就留住他，那末現在當不致於死咧！但是有那一個去告訴她？」

麥林住在惠勃利登，有一個很美麗的妻子，和五個活潑可愛的女兒。他這時低聲悲慘底道：「小姐……他的女兒怎樣了？」

六層樓上的朋友聽了這話，似乎很表同情，眼淚就連一接二底落下來，說道：「是的，先生，他的女兒——這樣的年輕，這樣的美麗，又這樣的天真爛漫！那一個能夠去告訴她？」

肩負開蘭的人不說半句話，舉起帆布上的病人向前走。麥林注視他們，慢慢底轉向六層樓上的朋

友道，「吾要去告訴他的女兒，請你將她的地址給我」

麥林乘的是巴黎所通行的輕馬車，不絕底發出軋軋的聲音，南行經過西因河後，就在一處停歇。他因為注念 Rue de La Paix 一條街，所以其餘途中所經的街都不很留心。但是，看見 Boulevard St. Michel 街後，他就在那兒停車。馬車靠在一座很小的住宅的門前停着。

屋的裏面有一座石梯，上面很幽黯，但還有一線亮光。麥林這時穿着大衣，戴着絲帽；他覺得這石梯的鐵欄杆很油滑，所以不去接觸他，只管慢慢底走上去。梯的盡頭極爲狹窄，對面有二間房間，一間是一百零二號，一間是一百零四號。麥林心裏想到最近的印象，和紀念他家中的五個女兒，幾致發顫不能行動，但他鼓足了勇氣，最後就走了上去。

這時一百零八號的門一半兒開着，裏面發出很紊亂的聲音。麥林立在門前，心裏打算好了，就舉起他的足膝，在這半開半掩的門上輕輕底撞了幾下。但是裏面噪雜的聲音繼續不斷，而那些人在裏面所講的法國話，麥林聽了不懂。等了一會兒，他看見有人打鈴，打後裏面忽然大亂，一剎那間聲音都靜絕了！

有幾個人在那又小又黯的走廊裏邊說道：「是的，是那一個。」麥林咳了幾聲嗽，裏面就有腳聲走到門口，將門開了。

麥林心裏記了『小姐』兩個字——開關的六層樓上的朋友所說的，就凝視那對面的女人。她似乎很不願看見他，她的年紀已在四十歲以外，胸膛很闊，所穿的一件襯衫，好像當時諷刺畫裏的式子，很令人嘲笑的。他面上傅了濃香的香粉，可是淚痕很深，彷彿像兩條小溝；頭上黝黑耀目的頭髮，裝飾得伶仃可愛。她立有很齷齪的門口。麥林冒險的問道：「愛納德小姐在這兒嗎？」她搖了肩，好像很無聊的。道：「先牛，她是在這兒，但現在恐怕……」麥林說：「我一定要看她，我——我有些要緊的消息。」麥林以為那個女人要注視他，所以他就裝成很平常的樣子；隨後又對她道：「喂——那邊已經發生意外的事情了！」

「呵！」那個肥胖的女人起初幾乎露出侮蔑他的樣子，後來對他道：「即捕房的近信人方纔已經告訴我，恰好，先生，你又來了……」麥林說：「我到那邊的時候，這事已經發生了。」真的嗎？這件事情……」她說後就回轉去，並招麥林進去。她又說道：「這可憐的女子還沒有哭，但已使人傷心得很了。」

「那個勇敢的開蘭這樣好，又這樣的可憐！先生，請向這邊走罷。」

走廊盡處，又是一門。她開了門，讓他進去。麥林進去的時候，恰好那位女子醒轉來。這是一間很小很美麗的房間，裏面已經有好幾個人；但是麥林的眼睛立刻就直注於他所要看的人。這位女子坐在椅子裏，手腕放在桌子的上面，手撐住了她的頭，好像對着地板靜靜底思量。她是一個很矮小的女子，麥林的十六歲的女兒幾可拘她起來；但是愈是矮小，愈足以顯出她的可愛。她後來漸漸底舉起她的頭來看麥林。他就用英文說：「我今人特地來告訴你，我想我是一個英國人，或者自可以幫助你的地方。」她似乎說：「謝謝你的盛意。」但同時又暗小反對他援助的樣子。那個肥胖的女人——開門教麥林走進來的人——走到她椅子背後，伸了輕輕撫摩她的頰。

這位矮小的女子起先說英國話：「我的朋友們，後又說法國話：『我的朋友們待我都很好的。』這時肥胖的女人喊道：『呵！吾愛！』——就嗚咽的哭起來，俯下去接她的吻。」

麥林走進以後，覺得房間裏，其餘一部份的人都很令人憎厭，但現在這女子既已講及他們，所以他就對他們看着，他仍覺得很討厭。他們對於這肥胖的女人都表示輕視和詫異的態度。桌子的那一邊，

立着一個年長的猶太人，——在戲台上做戲的猶太人，——有蓬鬆的鬚鬚，戴一只扁而黑的帽子，而貌很兇，彷彿一個放印子鈔或專收賊贓的人。那邊小沙發上坐一個好像守財奴樣子的人，面部瘦削。他兩只手放在膝蓋上面，顯出無子嗣的狀態。還有一個很偉壯的人，靜靜底立着，一只手腕斜靠在窗欄的上面；他嘴邊翹起的鬚鬚好像牡羊的角，他的眼睛又很兇橫，照他的形態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粗暴的人。

上邊幾種人都是那位女子所說『我的朋友們』的人。她好像一只鴿子，要請求這一群蛇的友誼。麥林慢慢底問道：『你有朋友或親戚在英國嗎？』她搖搖頭，繼續說法國話。她現在除這種朋友外，簡直沒有一個親近的人。『呀！』麥林搖頭道，後又續道：『我明天必須回倫敦，』我比你還要憂愁些，不能以言語形容咧。倘你能夠同我回到英國去，那末我的妻子要……』

她常有法國話，斷斷續續的道：『先生，我不能夠到那兒去，——現在否，我不能夠。我這幾個親愛的朋友待我這樣好。』那個肥胖的女人這時候又哭起來去接她的吻，同時年老的猶太人也變成很兇悍的狀態，怒目底對麥林看着。麥林又說道：『但是……你這樣年輕的女子，單獨一個人住在外國……』

……」她回答道：『我並不單獨，』說罷就緊握這肥胖女人的手。

麥林想了片刻，這房間裏的人，——除掉這位女子——都注視他，似乎深恨他一般。他最後對女子說：『很好，我要拿你的情形去告訴領事官和牧師……』說後就找他的手套和帽子，並拿出他的名片盒子，在他商業用的名片上寫了幾個字，然後授給她道：『這是我的地址，倘你需用我的時候，請你寫信給我就是。』她就伸她的手給他，表示送別的意思。臨去的時候，他用英國的禮式對那肥胖的女人鞠躬；但是，不去理其餘的人。

第二天晚上，麥林等他的女兒都睡着後，對他的夫人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情。』又續道：『父親的屍骨未寒，而奸猾的人已都想轉她的念頭了。你應該去看看他們，——那個年老的猶太人……這是很可怕的呀！』

這時猶太人克洛潑恰好立在他的店門前，和穿很美麗底背心的專科教員波立苛閒談。猶太人說：『昨天那個英國人看上去很有些錢；他或者已經帶那位女子同到英國去了。倘她到了英國去，就要比較的安善些了。』教員道：『但是爲什麼她從小生在這兒，即使到了最困苦的時候，也不致於餓死。』

猶太人說『不對或不致如此。他們將要給這個可憐的開蘭一筆賠償金，保險公司的代理人明天就要到那兒去了。』教員笑道：『你明天也到那兒去嗎？』猶太人慢慢底點頭二次；隨後對教員道：『我確是要去的。』

那個教員嘴上長滿鬚鬚，隨伸一只手到大衣袋裏拿電氣自來火，引火吸烟，再拿火還未熄的自來火放在袋裏。猶太人很溫和底對他看着，說道：『這電氣自來火又新又巧妙，是不是？』教員搖頭道：『這已這樣舊了，現在怎能重新新起來，我用這件東西差不多還在三十年前，當時我方在做工的時候，到現在已經這樣長遠了。』說完了話，他就點點頭走了。

開蘭曾向保險公司保過壽險，他慘死後公司因負了債務，所以死後第二天的早晨就派收帳員去訪他的女兒愛納德了。這保險公司的管理人因為要對付這個孤女，所以特派一個裝束很時髦的少年去見她。這少年的臉色像青橄欖，光滑得和雞蛋一般，露出一種「甘言惑人」的狀態。他的服飾很講究，都照審美的規律，外表看上去很漂亮，但心裏很兇險的。當走進她的休息室的時候，他的形式舉動彷彿像一個戲台上的戲子。他先對愛納德道：『呵，親愛的女士，早安呀。』我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

來表示徹總董愛憐女士的意思，並請女士也允許我表示愛憐你的意思。」他的聲音很和藹，但他眼光是很無禮的；他很詫異這位嬌小伶俐的女子，是不言可喻的了。

愛納德聽了他所講的話，不禁紅潮盈頰，喃喃底對他致謝。但他的眼光凝視着她，又作悲傷的聲音道：「咳，我來說愛憐的意思，但照這種情形看起來，到底是什麼……」

克洛潑坐在門背後的椅子裏，這時也動起來了。那很漂亮的少年方纔明白他們兩個人以外這裏還有別的人，他就怒目底對克洛潑看着。「我倒並不看見這個人，然而我和她的事情是很祕密的，恐怕這位先生要……」愛納德插嘴道：「他是克洛潑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並且是我的朋友。」他就息怒道：「既是這樣，當然……」但是他仍舊不快活，因為他所要做的事情，常常不願被別人看見；待細細底考察了這猶太人一下，他心裏纔安些。

克洛潑坐在椅子裏，像很年老衰弱的，不講半句話；麥林以前，看見他的面孔是很刁猾的，現在倒做得很難揣測的了。但是，年老的人都能知道這種顰眉蹙額和鼻樑很狹的人，決不是柔弱無能的。

這位少年後來就旋轉來走到愛納德那邊，靠近她的桌子道：「女士，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做交易

嗎？」說罷，從袋裏拿出幾張紙頭和一枝自來水鋼筆，又取出他帶來的小提箱。「……聽說開蘭先生是一個美術家，請問是不是？」他對愛納德道。他做生意很精巧的，穿的是大使的服式。克洛潑橫躺在椅子上，眼睛睜朦朧底一半兒開着，但是他的耳朵聽得都很清楚。

保險公司裏的收帳員做生意很老練，知道死者的女兒對於這筆賠償款已很足夠，所以給她款子很少。最後他說：「我親愛的女士呀！我奉公司命，囑我對這件最悲慘的案子盡力的，因為你既是年輕，又沒有別的親近的人，所以本公司立刻就來幫助你。現在我特地帶來五千法郎給你。」——他就開他的小提篋，繼續對她道：「倘你立刻簽了字，我就可拿這筆款子交給你。」說完了這幾句話，他拿自來水鋼筆授給她，斜靠在桌子上，拿食指指在一處教她簽字。這時他知道她已經一半入了催眠術的狀態。他眼睛注視她，慢慢底拿筆放在她「舉止不定」的手裏。但他並沒看見克洛潑又來注意這件事了。隨後他又對女子說：「是的，我親愛的女士，請你在這兒寫你受洗禮和家屬的名字。我來替你填進日子。」愛納德似乎有些昏眩，就依他的吩咐簽字，她簽字後，他又立刻拿憑單收回，放在他自己的旁邊，——紙上的墨迹還沒有乾，他然後從提篋中取出鈔票交給她。他說：「總之，五千個法郎並不是在街上

可以拾得來的。一，二，三，四……」

克洛潑在屋裏行走的時候，似乎巡察他們倆的舉動。當保險公司收帳員計算銅鈔時，克洛潑就走到他的椅子的後面，拿未摺的收據細細底讀。少年急搶回收據，對克洛潑喊道：「你真是癡的嗎？」你好像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請問你還知道別的較善的方法嗎？照你這樣做，決不填入這筆款子的數目，而待將來寫入以備你自己的用途，但是這兒明明寫着一萬法郎。你看，這幾個字是一萬，並不是五千罷！」克洛潑拿紙單放在背後，對少年看着，顯出輕視他的狀態，而對他說道：

保險公司少年說道：「老友！那末你要怎樣才好？」克洛潑微笑道：「這個孤女是決不受人欺騙的。少年呀！你將要到監獄裏去了，因為你早已注意這件事了。倘你計算款項的時候，請記好這是一萬，並不是五千法郎呵！」說完了這幾句話，二個人彼此怒目相視，但是克洛潑可以決定是得勝的。愛納德很驚愕的看他們舌戰，她又並不完全懂，不過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為那裝飾很漂亮的少年現在已經改變面目，變成一個不忠實的書記一般，對於入獄一層，露出很恐怖的樣子來了。後來他只好拿應給她的款子放在桌上，當他們都默無一言的時候，克洛潑問愛納德道：「你拿這筆款子怎麼用法？」

她回答道：『我想存在銀行裏，他常常要存款於銀行，所以這是我應該做的。』克洛潑點頭表示贊成道：『那末班祕爾是教你這樣做的，所以你應該告訴他才好。』這時保險公司裏的收帳員也不聲不響的走出去了。

班祕爾是一個很瘦的人，就是以前麥林所說坐在沙發上面的人，他曾經在巴黎地方做過新聞記者，後來又因製造菌酒失利，以致到現有的地位，他雖然很窮，並且表面上像一個守財奴，但是他有開蘭很少的朋友，裏面也算是有銅鈿的一個咧。

隔了幾禮拜以後，開蘭已經安葬好了，但愛納德的臉上仍舊露出很悲慘的顏色，有一天克洛潑仍立在店門前看白相，恰好班祕爾跑過，他很欣喜的問道：『今天有什麼好消息？』班祕爾默默思量了一下，然後再對克洛潑道：『銀行市價又漲了！』說着似乎很怨恨的。克洛潑驚訝道：『啊！你不要告訴我這件事！但是我問你愛納德的存款現在怎樣了？你有指導她沒有？』他搖頭道：『她並不要我指導。』克洛潑道：『真的嗎？那末怎麼樣呢？』他說：『簡而言之，我應該拿她的錢一萬法郎存於潑羅利太銀行！』克洛潑眉頭道：『呵！每月利息五釐嗎？』班點頭道：『這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克亦說：『這是

很可憐呀！他注視自己的鞋子不久，忽然悲從中來，擡頭問班祕爾道：『老實說，你到底拿這筆款子已經做什麼用途了？』說後，他瘦削的臉就震顫起來。從這兩個年老的人底表面上和啾啾私語的情態看起來，無怪麥林以前認作他們是暗謀盜竊人家東西的匪黨呢。現在他們倆已完全了解，互相看着。『我已安排好了，』班祕爾說道。『下一個月我就要付她利息五百法郎——就是每月五釐的利息。我不相信潑羅利太銀行要等到別個月才付呢。』

開蘭死時沒有欠債，是愛納德最運氣的一件事，但是他還遺剩了些東西。但這時決計去謀一職業，因為有了一定的職業，比較每日依靠銀行的收入還要好些；所以她每天修飾得很漂亮，帶着她天真爛漫的美麗到街上去。她預備做書記、女店員、翻譯，和人家的伴侶。她到了差不多五十家公司，但都沒有效果。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到雪利司丁女士家裏，並告訴她已經找到一個位置。雪利司丁坐在店裏，她的旁邊懸掛很多發霉的衣服，疊疊然都掛在牆角旁邊，這位女士就是以前開門放麥林進去的人；你並可問她租買婚喪所用的衣服。雪利司丁對愛納德微笑道：『這是很好的，看呀，你兩頰又微紅了。吾愛，你到底找到了什麼位置？』愛納德回答道：『是一頂帽子店呵，這樣小，這樣美麗的地方，還有讓』

樣好的女主人。這片店的外面都刷漆白的顏色，玻璃窗中恰又陳列一頂光彩奪目的帽子，對面擺着一條絲織的帳幔。這位女主人說我在那兒可以碰到很好的機會，她並證明我可以做得很好的。」雪利司女士似乎呆了一呆道：「這片店聽說在林蔭公路，是不是？」愛納德回答道：「並不在林蔭公路，是在漢納克路。」說罷，她從袋裏拿出一張玫瑰色而很精緻的片子來給雪利司道：「就是這片店，我明人就要開始做事了。」雪利司讀這張片子的時候，仍舊微微的笑。這片子上面說：「克蘭爾帽了店，漢克路A十八號門牌。諸君可任意選擇。」雪利司對她自己說：「任意選擇。」「任意選擇。」雪利司但我的記憶力是極衰弱的。我信我曾經聽見過這塊地方，他們當已問起你的父母。有沒有問過？」愛納德回答道：「是的，我告訴她的時候，她待我這樣的親熱。」雪利司很和藹的說道：「但是，她一定不會及你的姨母的！」愛納德驚訝道：「姨母——沒有問及！」雪利司道：「所以你的姨母雪利司明天要和你一同去看她，她很精巧的裝置，這是格外尊敬些，並且這張片子——我要求放在身邊，——待我明天給你，因為我要給我的朋友看一看。」

翌晨 雪利司女士就帶了她的朋友送愛納德到那漢納克路的帽子店裏去。愛納德因為別種原

因，所以不介紹她們於店主人雪利司丁的一位朋友是個很瘦小的女人。她一看年紀很輕，但臉色青白得很；倘有人走近她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他憔悴底面色，和眼睛上憂慮的神態。

她們三個人一同經過那早晨的巴黎街道，很覺爽快；最後到了漢納克路。她們對着這一排又美又高的房子，都靜悄悄不作聲。這引帽子店就在這一排房子當中，裝飾的很美麗。後來愛納德就情熱喊道：『就是這引店呀！』雪利司丁對她微笑，後又轉向右她的同伴。那位瘦小的女人道：『是的，就是這引店。』說罷她對着這引店微笑。現在雪利司丁就走近愛納德並握住她的手道：『我想是這樣，那末吾們可以走過去了。』瘦小的女人笑道：『什麼。這引克蘭兒帽子店——她常叫他安利齊——讓我們去看看他。』說後沒有人回答。她就開了白色的門，門上裝着小的玻璃和綠絲幔；這扇門發出砰然之聲，她就走進去了。這時候雪利司丁仍握住愛納德的手，也一同進去了。

店的裏面有一間很長的房間，窗上也有白玻璃和綠絲幔。小桌子上陳列的帽子彷彿像鮮豔的花，桌上舖着白毛氈，分外顯出精美。房間的那一邊坐着一個細長纖瘦的女人，面貌生得很秀麗；她看見她們進來，連忙從椅子裏起來走出去。她對她們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雪利司丁的女朋友指着她

道：『這就是安利齊，——來做舊交易。但是她並不知道我！』店裏瘦長的女人就立停了，顯出很驚異的狀態。隔了一會兒，她又說道：『呵，就是你！』她看見雪利司丁立在門口頭，旁邊還立着一個很漂亮的女子，她就皺眉蹙額底思量了一下，她就說道：『這樣，你要想來誘陷我，——你可不是很好？我來告訴你！不要等在這兒罷！』說罷她就厲色的走到雪利司丁的朋友面前。雪的朋友不作一聲，店裏的女人也不說話，不過斟酌這件事。雪利司丁道：『現在，我的小愛納德，這兒沒有餘地給你登了，讓我們去罷。』她就抱愛納德一同出去，隨手關了後面的門。『吾愛，讓吾們先去散步一會兒。』雪利司丁道：『我不願你聽這店裏的女人講話，她並非是一個善良的女人。』

二天以後，班祕爾拿五百法郎——她第一個月的存款的利息——帶給愛納德。她是照雪利司丁和克洛潑二人所設定的做的。雪利司丁曾經說過：『她要浪費的，她的心裏又要留着可怕的冒險的念頭。我希望你潑羅利太銀行立刻就不許她存款。』

愛納德以前自己從未有過五十個法郎，現在拿她父親開蘭死後的利息，很覺滿意，差不多和貧兒暴富一樣的快活，她拿到這筆款子後，就去買雙拖鞋給克洛潑，一雙手套給雪利司丁，又買一條領帶

給班祕爾！他已多年沒有用過一條。她並買一只錢袋送給專科教員潑立苛。因為這位教員很儉樸的。望他儲蓄幾個銅幣在這裏。愛納德所買送給教員的錢袋是從聖米希爾街上買來的，這一天恰好天氣陰沈潮溼，晚間風勢又烈。她買東西二點鐘後，就沿着行人稀少的街上回家。她一隻手攜一紙包，裏面就是送給那個教員的錢袋；一隻手提她自己很小的錢袋，裏面擺些銀幣和鈔票。她這樣的嫻嫻而行，那知禍患就發生了。

她立在窗子旁邊，有些人都在窗子那邊看看。她忽然被一個攜籃的女人和兩個女兒軋住，從後面伸手去竊她手裏的錢袋，連她自己也不看見。攜籃的女人偷物潛逃後，她方覺失了錢袋，但她看見背後的人都可以認他們行竊的。她索性再沿街走去，不過看見三個少年，各人的帽子都垂在耳朵下邊，一同正彳亍而走。她失了錢袋以後，又怒又懼，心裏又忐忑不定，就跟着他們走，後來她走過一個很偉壯的人的面前，這人就用手抱住她道：『大家看呀！這是我們的小愛納德！』他的聲音很熟悉，一定是那個專科教員於午後教授詩歌後回家了，愛納德隨後告訴她今天不幸的事情。他聽後就對同伴說：『來！不要讓他們看見我們跟他們走。』又對愛納德道：『你可知道他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

她再拿今天碰到的事情告訴專科教員，他點點頭。他又對她說：『看呀！他們已到店裏去了。他們決不在那兒分贓，因為人數太多，但是——或者我有法子！你買給我的錢袋這樣巧妙可愛——我們不必解開來看，你可攜在自己手裏獨自走到那兒去，坐的地方不要距離他們太遠；當我隨後來的時候，你假作不認得我！你可明白了嗎？』

愛納德是過分信託她的朋友的，所以就帶了黑色的新錢袋，走到店裏的一個絲絨長凳旁邊，坐下。去飲酒，旁邊還有三只雲石的桌子。忽地裏專科教員也來了。她起初恰好舉杯暢飲，所以不看見他進來，待後看見了，她就很驚惶，因此旁邊吃酒的人也都奇怪起來了。專科教員的絲帽掛在他頭旁的木架上，大衣已解開，一只手插在馬甲的袋裏，面露傲容而微笑，——他一切的舉動都很狂糙，而令人嘲笑的。那邊有兩個打撲克的人，靜靜底坐在他的近邊，他忽然撞到他們的台上。衆人就引領而望他做什麼一回事。他隨手拿起一張紙牌狂喊道：『一張雞心愛司！』說時並拿這張紙牌與衆人看。他又續說：『那一個能夠立誓證明？』這是鐘號的紙牌！他用別隻手在這張紙牌上輕輕敲了一下，並注視這紙牌說道：他的舉動像瘋人發狂似的，很令人發噱，所以這時有對他狂笑的，又有拍手叫好的，以致全室

開然了。他在衆人狂笑中自己亦笑道：『呸！真戲謔哉！』他後又拿出一盒電火和一枝雪茄烟，引火狂吸。當他喧鬧的時候，店裏的侍者本想去阻止他；後因衆人喊住，讓他繼續下去，所以侍者也不敢阻止了。教員一面吃酒和麵包，一面又拿去銅鈔沿着桌子做出種種諧謔的狀態；最後他立在愛納德的面前向衆人高喊道：『這兒有一位女士，她有一只很美麗的錢袋！』又續道：『她愛這隻錢袋，但她或能借我片刻。』說罷就向她借了錢袋，這時房間那邊的人都起來注視他。那邊三個年輕的人還沒發生疑惑，仍舊留心注視他的一舉一動。他對衆人道：『我們拿這只錢袋給那一個還給那位女士嗎？但我已經和女士商量好了！』說後他忽發出閃閃的目光，這時三個少年當中的一個恰好伸手到他短衫袋裏；他沒有什麼表示，所以這個少年就冒險爲之一試。一會兒教員就回轉來，顯出搜尋東西的樣子，旋又高喊道：『那本，對於這位先生……』……『他舉起錢袋再說……』說罷他的手就拋出去；做出拋給于這個少年的姿勢。拋後衆人都看見他的手裏就『空空如也』了。他對少年道：『現在一定要請先生尋出我袋裏的錢袋。倘先生有什麼疑慮的地方，不妨請那位女士說明袋裏的東西就是了。他的眼光直注於少年的臉上。這時其餘的同黨互相竊竊私語，旁觀的人都驚奇起來，室內的秩序也

凡有伊自己能稱爲生命的，統統失掉了。

留在伊這裏的，只是一種異樣的討厭的生存，白天並不給伊光明，變了無窮無盡的夜，夜又變作無窮無盡的苦悶的白天。

餓與凍磨滅伊的羸弱的身體，這上面只還掛着兩個打皺的乳房與骨出的手脚，彷彿一匹半死的畜生。伊不得不從本街移到偏僻的地方，而且做起手，將自己獻與最醜最惹厭的男人了。

一晚上，是下霜的月夜，伊來到一條新街，是秋末纔造好的。這街在鐵路後面，已經是市的盡頭，一直通到遍地窟窿的荒涼的所在，在這裏幾乎沒有人家。這地方絕無聲響。街燈的列，混着平等靜悄的落在死一般的建築物上的月光，只是微微的發亮。

黑影，那從地洞裏爬出來的，咄咄逼人的橫在地上，還有電報杆，由電線連結着，白白的蒙了霜，月神一般閃爍。空氣是乾燥的，但因為嚴霜，刺得人皮膚燒熱。

這宛然是在這寒冷之下，全世界都已凝結，而且身上的各圓部都用着燒紅的鐵刺穿。於是身體碎了，皮膚的小片，全從身上離開。從口中呼出的氣，像一片雲，略略升作青色的亮光，便又凝凍了隱去。

賽式加已經是第五日沒有生意了。在這以前，伊就被人從伊的舊厲裏打出，並且扣下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帶。

緩緩的怯怯的動着伊瘦小低彎的形體。在空虛的月下的路邊；伊很覺得彷彿伊在全世界上已經成了孤身，而且早不能通過這荒涼的境地了。伊的脚凍得一刻一刻的加凶，在索索作響的雪上，每一步都引起伊痛楚，似乎露出了鮮血淋漓的骨骼在石頭上行走似的。

走到這慘澹的區處中間，賽式加纔悟到了伊的沒意義的生存的恐怖，伊於是哭了。眼淚從伊的發紅的冷定的眼睛裏迸出，疑結在暗的爛洞裏面，就是以前安着伊的鼻子的地方。沒有人看見這眼淚，月亮也同先前一樣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樣的明朗的青色的光輝。

沒有人到來。說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強起來，而且已經達到了這境界，就是以爲人們際此，便要陷入野獸的絕望，用了急迫的聲音，狂叫起來。叫徹全世界，叫徹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極聲的咬緊了牙關。

賽式加祈願說：「我願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沈默了。

這時候，在白色的路上，忽地現出一個男人的黑魃魃的形像，很快的近前，不久便聽到雪野踏實的聲音，也看見月亮照在他羔皮領上發閃。

賽式加知道，那是在道路盡頭的工廠裏的一個僕人。

伊在路旁站定，等候着他，用麻木的手交換的拽着袖口，將頭埋在肩膀中間，脚是一上一下的頓着。伊的嘴唇似乎是象皮做的了，只能牽扯的鈍帶的動。伊很怕，怕要說不出一句話來。

「大爺（一），」伊纔能聽到的低聲說。

註一 Kavalier 本是 Kavalier，因為冷了，發不出 l 的音。} 表聲音的引長。

走來的人略略轉過臉來，便有決然的趕快走了。賽式加奮起絕望的勇氣，直向前奔，伊跟他走，一面逼出不自然的親熱的聲音勸他說：

「大爺……你同來……真的……好罷，就去……我們去罷……我給你看一件東西，會笑斷你的肚腸的……好，我們去……總之，我一定，我什麼都做給你看……我們去罷，愛的人……」

過客仍舊只是走，對伊並不給一點什麼注意。在他板着的臉上圓睜着眼睛，很不生動，似乎是玻璃

做的。

賽式加從他的前跳後，又緊縮了雙肩，聲音裏是鈍滯的呻吟，而且冷得只是喘氣：

「你不要帶着這人爺……我現在這模樣了……我的身子是乾淨的……我的住家並不遠，我們去罷……怎……」

月亮高高的站在半野上，賽式加的聲音在霜氣的月光中異樣的微弱的響。

「好，我們去罷，」賽式加喘息着又踢絆着說，但還是用了跳步在他前面走。「好，你不願意……那就求你給兩個格利威涅克（）就是了。買點麵，包……我整一日還沒有喫呢……你給罷……好，一個格利威涅克，大爺……愛的人……」

註一 Grwenik 是十七貝克幣的通稱，一戈貝克約值中國十文。

他們來到一處極冷靜的地方的時候，那過客默默的和伊走近了。他的異樣的玻璃似的眼睛還是毫無生氣的睜在月光裏。

「好，你就只給一個格利威涅克……我的好大爺……這在你算什麼呢。」

一個最末的絕望的思想；忽然在伊的腦裏想到了。

「我做，什麼你樂意的……真的……我給你看這麼一件東西……我是會想法兒的……你願意，我揭起衣服來……便坐在雪裏……我坐五分鐘……你可以自己瞧着錶……真的……我只要十

戈貝克就平了……你真會好笑哩，大爺」

這過客站住了，他的玻璃樣的眼睛也因為一種感覺生動起來；他用了短的斷續的聲音笑了。

賽式加正對他站着，冷得發抖，伊的眼睛緊緊的釘住他手上或臉上，竭力的陪笑。

「但你可願意，我卻給五盧布，有是十七貝克麼？」過客四顧着說。

賽式加冷得發抖，不信他，也不開口。

「你……聽着……脫光了衣服站在這裏。我打你一下——每一小時半盧布，你願麼？」

他不出聲的笑而目發抖。

「這冷呢？」賽式加哀訴似的說，驚訝和餓極和疑惑為恐怖，也神經的痙攣的穿透了伊的全身。

「這算什麼……你因此就賺到五盧布，就因為冷。」

「這也很痛罷，你的打，」賽式加含含糊糊的並且十分苦惱的吞吐着說。

「唔，什麼，什麼——痛……你只要熬着，你就賺到五盧布。」

這過客往前走了。

賽式加愈抖愈厲害：

「你……那就給五戈貝克罷……」

這過客往前走了。

賽式加想拉住他的手，但他攀上來便要打，而且忽然大怒起來，嚇得伊倒跳。

這過客已經走遠了兩三步了。

賽式加哀訴的叫道，「大爺……大爺……這就是了，大爺……」

那人站住了，回過身來。

他從齒縫裏簡截的說道，「唔。」

賽式加迷迷惑惑的站着。於是伊慢慢的解了身上的結束。伊的凍着的手指，在伊彷彿是別人的了，

而且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伊的眼光總不能離開了那玻璃似的眼睛。

「喂，你……趕快……有人會來……」過客從齒縫裏不耐煩的說。

寒氣四面八方的包圍了賽式加的裸體。伊的呼吸要堵住了，似乎有燒得通紅的鐵忽然黏着了伊的全身，冰凍的皮膚，都撕裂下來了。

「你快打罷，」賽式加喃喃的說，使自己轉過背來向着男人；伊的牙齒格格格的斷打。

伊一絲不掛的站在他面前，這精赤的小小的身體，在月光寒氣和夜裏的大野中間，皎潔的雪上，顯得非常別致。

「喂，」他鳴動着喉嚨喘吁吁的說「瞧這……要是你能熬……在這裏，五盧布……要是不能，你叫了，那就到鬼裏去……」

「是了……你打……」伊的凍壞的嘴唇喃喃的說；伊全身因爲寒冷，都痙攣蜷縮起來了。

過客走到身旁便打，突然間舉起他細的手杖，使了全力，落在賽式加的瘦削伶仃的脊梁上。刀割似的創傷從伊身上直鑽到腦子裏。伊的周圍的一切彷彿都成了怕人的痛楚的感覺，合湊着奔流。

「阿，」賽式加的嘴唇裏進出一個短的驚怖的聲音來。伊前走了兩三步，用伊的兩手痙攣的去按那遭打的處所。

「拿開手……拿開手……」他跟在伊後面，喘吁吁的叫喊說。

賽式加抽回膊肘，第二下便忽然的又將一樣的難當的痛楚烙着伊了。伊呻吟倒地，兩手支拄着。正倒下去時，又在伊裸體上，加上了白熱的刀剗似的打撲。伊的裸露的肚子便匍匐在地面，並且幾乎失了知覺的咬着積雪。

「九」有鈍滯的喉鳴的聲音計着數；同時在伊的身體上又飛過了新的閃電，發出一個新的淨的響聲。有東西迸裂了，極像是冰凍的蕪菁，於是鮮血噴在雪上。賽式加輾轉着像一條蛇，翻過身去，積雪都染了伊的窪下的肌皮，在月光底下發亮。正在這一刻，又打在伊左邊的腦髓，壞的破了。

「十」有人在遠地裏叫。於是賽式加失了神。但伊又即刻蘇醒過來了。

「喂，起來，你這死屍，拿去，」一個急躁不過的聲音叫喊說，「我去了……哈？」

裸體的賽式加將發抖的手痙攣的爬着地面，踉踉跟跟的想站起身，鮮血順了伊的身子往下滴。伊

已經不很覺得寒冷，只在伊所有的肢節裏，都有一種未嘗經歷過的衰弱，不快，苦悶的顫抖，和拉開。伊惘惘的摸着打過的溼的處所，去穿伊的衣裳。待到伊穿上那冰着的襤褸衣服，很費卻許多工夫；伊在月光皎潔的人原野上靜靜的蠢動。

當過客的黑影已經消滅，伊穿好了衣裳之後，伊纔攤開伊捏着拳頭的手來。在血汗的手掌上，金圓像火花一般燦爛。

——五個，伊想，伊便抱了人的輕輕的歡喜的感情了。伊邁開發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圓在捏緊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體，給伊非常的痛楚。但伊並不理會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經充滿了幸福的感情……噢，暖，心和燒酒。不一刻，伊早忘卻伊方纔被人毒打了。

——現在好了，不這麼冷了——伊喜孜孜的想，向狹路轉過彎去，在那裏是夜茶館的明燈，忽然在伊面前輝煌起來了。

Mikhail Artsybashev 的經歷，有一篇自敘傳說得很簡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進 Avtoirsk 中學後，升到五年級，全不知道在那裏教些甚麼事。」

決計要做美術家，進 Kharkov 繪畫學校去了。在那地方學了一整年缺一禮拜，便到彼得堡，頭兩年是做地方事務官的書記。動筆是十六歲的時候，登在鄉下的日報上。要說出日報的名目來，却有些慚愧。開首的著作是 V. Sjozh，載在 Ruskoje Bagastvo 裏。此後做小說直到現在。

Artsbashev 雖然沒有 Tolstoj 和 Forknj 這樣偉大，然而他是俄國新興文學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他的著作，自然不過是寫實派，但表現的深刻，到他卻算達了極致。使他出名的小說是 Smart Lande，使他更出名而得種種攻難的小說是 Sanin。

Artsbashev 的著作是厭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帶着肉的氣息。但我們要知道，他只是如實描出，雖然不免上觀，却並非主張和煽動；他的作風，也並非以為「寫實主義大盛之後，進為唯我」，却是時代的肖像；我們不要忘記他是描寫現代生活的作家。對於他的 Sanin 的攻難，他寄給 A. Billard 的信裏，比比先前 Turgenew 的父與子，我以為不錯的。攻難者這一流人，滿口是玄想和神闊，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現實尙且茫然，還說什麼玄想和神闊呢？

Artsbashev 的不領尤在小品；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純藝術品，它不多費筆墨，而將「愛憎不

相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渾然寫出，可惜我的譯筆不能傳達罷了。我舊日也因爲耳食，很排斥 Artybashov，近來看了他幾篇作品，纔自己知道孟浪。卽如這一篇，寫雪地上淪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僕人，幾乎美和醜混絕，如石 Rodin 的彫刻，便以事實而論，也描盡了「不惟所謂幸福者終生胡鬧，便是不幸者們，也有別一方面各糟蹋他們自己的生涯。」賽式加標緻時候，以肉體供人的娛樂，及干爛了鼻子，只能而目還要以肉體供人殘酷的娛樂，而且路人也並非幸福者，別有將作他爲娛樂的資料的人。凡有太飽的以及餓過的人們，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爲生存而取過這類的娛樂與娛樂過路人，只要腦子清楚的，一定會覺得戰慄！

現在有幾位批評家很說寫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人們每因爲偶然見「夜茶館的明燈在面前輝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趨向厭世的主我的一種原因。（新青年）

碎簪記

蘇曼殊

余至西湖之第五日，晨餐甫罷，徘徊於南樓之上，鐘聲悠悠而逝，遙望西湖風物如恆。但與我遊者乃不同耳。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獨遊者九次，其曇諦法師一次，其法忍禪師一次，其鄧繩侯獨秀山民一次，今卽同莊滉也。此日天氣陰晦，欲雨不雨，故無遊人，僅有二三采菱之月，出沒湖中。余忽見楊柳毳毼之下，碧水紅蓮之間，有扁舟徐徐而至，更視舟中，乃一淡裝女郎。心謂此女遊興不淺，何以獨無伴侶，移時舟停於石步，此女風致，界如仙人也。至旅邸之門，以吾名氏叩關者。關者肅之登樓。余正駭異，女已至吾前，盈盈爲禮，然後赧然曰：先生幸恕唐突，聞先生偕莊君同來，然歟？余漫應曰：然。女曰：妾爲莊君舊友，特來奉訪。敬問先生，莊君今在否？余曰：晨朝策馬自大，或至靈隱天竺間，日暮歸來，亦未可定。君有何事，吾可代達也。爾時女若有所思，已而復啓余曰：妾姓杜，名靈芳，什湖邊旅舍第六號室，敬乞傳語莊君，明日上午，惠過一談；但有瀆清神，良用歉仄耳。余曰：敬聞命矣。女復含赧謝余打漿而去。余此際神經頗爲此女所擾，此何故哉？一者吾友莊滉，恭慎篤學，向未聞與女子交遊，此女胡爲乎來，二者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何由知吾名姓？又知莊滉同來三者，此女正當綺齡，而私約莊滉於逆旅，此何等事？若謂平康挾瑟者流，則其人儀態萬方，非也；若謂莊滉世交，何以獨來訪問，不畏多言耶？余靜坐沈思，久乃聳然。

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余立意既定，抵暮，莊歸。吾暫不提此事。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六號室客共幾人？曰：母女并婢三人。曰：從何處來？曰：上海。曰：有幾日住？曰：飯後乘快車去。余思此時即使莊趨約，亦不能及。又思此亦細事，吾不語莊，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又明日爲十八日，友人妄余赴江頭觀潮，并觀三牛所牽舟，莊疲倦不果行。迄余還已燈火矣。余不見莊。問之關者，關者云：其於六句鐘得一信，時具晚膳，獨坐不食，須臾外出，似有事也。余卽往覓之。沿堤行至斷橋，方見莊。臨風獨盼。余曰：露重風多，何爲不歸？莊混不余答，但握余手，順步從余而返。至旅邸，余倦甚，卽就寢，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余至夜半忽醒，時明月侵簾，余披衣卽簾下窺之，湖光山色，一一正目，此景不可多得。余欲起，莊混同觀，正衣步至其榻，榻空如也。余卽出樓頭覓之。時萬籟俱寂，瞥眼見莊混枯立欄前，余自後憑其肩，藉月光石其面，有無數瘁痕。余問之曰：子何思之深耶？莊混仍不余答，但悄然以巾掩淚。余心至煩亂。不知所慰之。惟有強之就榻安眠。實則莊混果能安眠否，余亦知之。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翌朝，余見莊混面灰白，雙目微紅，食不下咽。其心似曰：吾幽憂正未有艾，吾殆無機復吾常態，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飯罷，余莊容語之曰：子自昨日，神色大變，或有隱恫存心，有觸而發，未嘗與我一言，何也？試思吾與子交

厚，昨夜視了情況，使吾與子易地而處，子情何以堪？此時余反覆與言，終不一答。余不欲擾其心緒，遂與放舟同遊，冀有以舒其鬱鬱，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余思莊湜天性至厚，此事不欲與我言者，必有難言之隱。昨日聞者所云得一信，甯非女郎手筆。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者，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而年鬢尚輕，恐一失足，萬事瓦解。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今茲據此情景，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有莫大關係，吾老於憂患矣，無端爲莊湜助我纏綿悱惻之感，何哉？余同莊湜既登孤山，見碧晴國人數輩，在放鶴亭遊，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女歌畢，即聞空谷作回音，亦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時一青年繼曰：O! you kid!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 空谷作抗音如前。遊人均大笑。余見莊湜亦笑，然而強笑不慚，益增吾悲耳。連日天臨湖靜，余出必強莊湜同行。余視莊湜愁潮稍退，漸歸平靜之境。然莊湜弱不勝衣，如任大病之後。余則如泛大海中，但望海不揚波，則吾友之心，庶可收拾。一日莊湜忽問余曰：吾騎馬出遊之日，曾有老人覓我否？余卽曰：彼日覓子者非老人，乃一女郎。莊湜愕視余曰：女子耶？彼曾有何語？余始將前事告之，并問曰：彼女子何人也？莊湜思少間，答曰：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余曰：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興，

故未言之。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吾思書必爲彼女子所寄，然耶否耶？莊湜曰否，乃叔父致我者。余又問曰：然則書中所言，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莊湜曰：彼女過訪，實出吾意料之外，君言之，我始知之。余又問曰：如彼日子未外出，亦願見彼女子否？莊湜曰：不願見之。余又問曰：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彼老人何人也？莊湜曰：恐吾叔父來遊，不相值耳。亡何，秋老冬初，莊湜束裝歸去；余以腸痛復發，淹留湖上。或觀書，或垂釣，或吸呂宋烟，用已吾疾，實則腸疾固難已也。他日更來一女子，問莊湜在否？余曰：早已歸去。余目答目細瞻之，則容光靡黠，丰韻娟逸，止盈盈十五之年也。女聞莊湜已歸，卽惘惘乘軒去。余沈吟歎曰：前後莊湜者兩人，均麗絕人寰者也。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變形於色，則莊湜必爲兩者之中心人無疑矣。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又思莊湜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今日使莊湜在者，願見之乎？抑不願見之乎？吾今無從而窺莊湜也。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唯情耳。莊湜宵深掩淚時，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特其情史，未之前聞。余又深信莊湜心無二色，昔人有言，一絲既定，萬死不更，莊湜有焉。今探問莊湜者，竟有二美，則莊湜之不幸可知而知，哀哉！恐吾良友，不復水年。故余更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半月余亦歸湜。行裝甫卸，卽訪莊湜。其嬋云：湜日

來忽發熱症，現住法國醫院。余馳院看之。莊湜見余，執余手，不言亦不笑。余問之曰：子病略癒否？莊湜但點首而已。余撫其額，熱度亦不高。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故余亦無言，默坐室內，可半句鐘。見莊湜閉睫而臥，適醫者入，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醫者謂其病症甚輕，惟神經受傷頗重，并屬余不必與談往事。醫者既行，余出表視之，已八句鐘又十分矣。余視莊湜仍貼然而睡，起立欲歸。方啓扉，莊湜忽張目向余曰：目勿遽行，正欲與君作長談也。余曰：子官靜臥，吾明晨再至。莊湜曰：吾事須今夕告君。君請坐。吾得對君吐吾衷曲，較樂有爲自效驗。吾見君時，心緒已甯。更有一事，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約於九句鐘來院。吾向醫者言明，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於吾爲第一見。故吾求君陪我，或吾辭有不達意者，君須助我；君爲吾至親愛之友，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顧此子向未謀面，今夕相逢，得君一證吾心迹，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於事滋佳。莊湜且言日振作其精神，不似帶病之人，余心始釋。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實生平所未經。蓋男女慕戀，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我何忍却之。余復默坐，少聞女郎已至，駐足室外。莊湜略起肅而入。余鞠躬與之爲禮。莊湜肅然言曰：吾心慕君，爲日非淺。今日始親

芳範，幸何如也。此際女郎雙頰爲酡，羞赧不知所對。莊湜復曰：在座者，卽吾至友曼殊君，性至仁愛，幸勿以禮防爲隔也。女始低聲應曰：知之。莊湜曰：吾無時不神馳左右，無如事多乖忤，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實不得已，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女復應曰：知之。莊湜曰：余遊西湖之日，接叔父書，謂聞人言君受聘於林姓，親迎有日，然歟？女容色慘沮，而顫聲答曰：非也。莊湜繼曰：如此事果確者，君將何以語未畢，女截斷言曰：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也。莊湜心爲摧折，不復言者久之。女忽問曰：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潮，令叔已知之耶？莊湜曰：或知之也。女曰：妾湖上訪君未遇，令叔亦知之耶？莊湜曰：唯吾與曼殊君知之耳。女曰：令叔今去通州，何日歸耶？莊湜曰：不知。女郎至此欲問而止者再。已而囁嚅問曰：君與蓮佩女十曾見面否？與妾同鄉同塾，其人柔淑堪嘉也。莊湜曰：吾居青島時，曾三次見之，均吾孀紹介。女曰：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是彼告我者。彼今亦在武林，未與湖上相遇耶？莊湜曰：且未聞之。此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子行後，果有女子來訪，女驚向余曰：請問先生，得毋密髮虛髻，亭亭玉立者歟？余曰：是矣。莊湜聞言，淚盈其睫。女郎蹶然就榻，執莊湜之手，泫然曰：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莊湜曰：天不從人願者，碎之可爾。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余乃勸女郎早歸。

裨莊是安歇，女郎默默與余握手，遂淒然而別。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即會晤之終也。余既別莊湜靈芳二人而歸，輾轉思維，終不得二子真相。莊湜接其叔書，謂靈芳將結縭他姓，則心神驟變，吾親證之，是莊湜愛靈芳真也。余復思靈芳與莊湜晉接時，雖寥寥數語，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其手心熱度頗高，此證靈芳之愛莊湜亦真也。探二子答問之言推之，事或爲其叔中梗耳。莊湜云與蓮佩一語，均其孀氏引見。則蓮佩必爲其叔孀所當意之人。靈芳問我密友虛懸，心心十立，此八字者，合湖上第一次探問莊湜之女郎而外，吾固不能遽作答辭也。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第未番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芳否？蓮佩亦愛莊湜如靈芳否？既而余愈思愈見無謂，不知此乃莊湜之情關，非其屬我之事也。又奚可以我之理想，漫測他人情態哉。余乃解衣而睡，遂入夢境。顧夢境之事，似與真境無有差別。但以我私心而論，夢境之味，實長於真境滋多。今茲請言吾夢。夢偕莊湜靈芳蓮佩三子，從錦帶橋泛棹裏湖，見四圍荷葉已殘破不堪，猶自戰風不已；時或瀉其淚珠，一似哀訴造物，余憐而顧之。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吾非乞憐於爾，爾何不思之甚也。將至西泠橋下，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此數片小花，作金魚紅色者，亦楚楚可人，先吾

親見之而開，今吾復親見之而謝，此何花也？蓮佩曰：吾未識之，非蘋花耶？莊湜轉以問余，余曰：此與蘋同種而異類，俗名鬼燈籠，可爲藥料者也。言時已過西洽橋。靈芳蓮佩忽同聲歌曰：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俄而歌聲已杳，余獨臥胡床之上。窗外晨曦自樹，曉風新夢，令人惘然。余飯後，復至醫院。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二朵，贈莊湜。莊湜靜臥榻上，昨夕之事，余不欲重提隻字。乃絮論湖上之遊。明知此於莊湜爲不人耳之言，然余不得不如是也。余見昨夕女所遺簪，猶在枕畔。因謂莊湜曰：此物子好自藏之。莊湜開眸微視，則搖其首。余爲出其巾裹之，置枕下。已而莊湜向余曰：吾嬖晨朝來言吾叔將歸，與吾同居別業。余曰：令叔年幾何？莊湜曰：六十一。繼曰：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然吾心愛靈芳，正如愛吾叔也。余順問曰：靈芳之兄，何人也？莊湜曰：吾同學而肝膽照人者也。余曰：彼今何在？莊湜曰：有書至否？曰：有。書皆爲我與靈芳之事者。余曰：云何？曰：勸我邀求阿嬖，早訂婚約。但吾嬖之意，則在蓮佩。余曰：蓮佩何如人耶？曰：彼爲吾嬖外甥，幼工刺繡，兼通經史，吾嬖至愛之。余卽接曰：子亦愛之如愛靈芳耶？莊湜微歎而答曰：吾亦愛之如吾嬖也。余曰：然則二美并愛之矣。莊湜復歎曰：君思弱水三千之義，當識吾心。余曰：今問子心所先屬者阿誰？曰：靈芳。余曰：子先覲面者爲蓮佩，而先屬意者乃

靈芳，其故可得聞歟？曰：前者吾遊京師，正袁氏欲帝之日，某要人者，吾故人也。一日招我於其私宅，酒闌出文書一紙，囑余譯以法文；余受而讀之，乃通告列國文件，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以證天下歸心袁氏。余以此類文句，譯成國外之語，均虛妄怪誕，詭諛便辟之辭，非余之所能勝任也；於是敬謝不敏。某要人曰：子不譯之可。今但懇子聯名於此，願耶？余曰：我非外交官，又非元老，何貴署區區不肖之名。遂與某要人別。三日，有巡警捉余至一處，余始知被羈押。時杜靈運爲某院祕書，聞吾爲奸人所陷，鼎力爲余解免。事後棄職，周遊大地，今竊瑞士。靈運弱冠失父，偕靈芳遊學羅馬四年，兄妹俱有令名者也。當余初歸海上，偕靈運卜居湧泉路，肥馬輕裘與共。靈運將行，余與之同撮一小影，爲他日相逢之券。積日靈運微示其賢妹之情，拊余肩而問曰：亦有意乎？余感激幾於泣下，其時吾心計之，而未作答詞焉。吾思三日，乃將靈運之言，聞於叔孀；叔孀都不贊一辭，吾亦置之不問。一日靈運別余，蕭然自去。靈運情義，余無時不深念之。願雖未見其妹之面，而吾寸心注定，萬劫不能移也。余曰：子旣愛之，而不願見之，是又何故？莊混曰：始吾不敢有違叔父之命也。余曰：佳哉，爲人子姪，固當如是。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亦以子天真誠篤，一經女子眼光所攝，萬無獲免；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至，非猜薄靈芳明矣。吾今

復有一言進子，以常坤度之，令叔孀必爲子安掛安當，子雖初心不轉，而蓮佩必終屬子。子若能急反其所爲，收其嚮靈芳之心，移嚮蓮佩，則此情場易作歸宿，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不然者，異日或有無窮悲慨，子雖入山，悔將何及。余言至此，莊湜面色頓白，身顫如冒寒，余頗悔失言。然而爲莊湜計，舍此再無他言可進，余待莊湜神息少靖乃去。數日其叔孀果挈莊湜居於江灣之別業。余往訪之，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平藤椅之上，且觀且搖其膝。莊湜引余至其前曰：阿叔！此吾友曼殊君，同吾遊武林者也。其叔聞言，乃徐徐脫其玳瑁巨大眼鏡，起立，向余略點其首，問曰：自上海來乎？余曰：然。又曰：吾聞汝足迹半天下，甚善甚善。今日天色至佳，汝在此可隨意遊覽。余曰：敬謝先生。時侍婢將茶食陳於籐几之上。莊湜引余坐定。其叔勸進良殷，以手取山楂糕糖蓮子分余，又分莊湜。余密覘其爪甲頗長，且有黑物藏於爪內，余心謂舉也，彼必善爪書。茶既畢，莊湜導余觀西苑。余且行且語，莊湜曰：令叔和藹可親，子試自明心迹，於事或有濟也。莊湜曰：吾叔恩重，所命靡不承順，獨此一事，難免有逆其情意之一日。故吾無日不耿耿於懷。迹吾叔心情，亦必知之而憐我，特以此屬自由舉動，吾叔故謂蠻夷之風，不可學也。爾時隆隆有車聲，莊湜與余卽至苑門，車門既啓，一女子提其纖鞵下地，余靜立瞻之，乃臨石湖上之第二女郎也。女

一視余，卽轉目而視莊湜；含嬌含笑，將欲有言。余知莊湜中心已戰慄；但此時外貌嬌爲鎮定。女果有言曰：聞玉體有恙，今已平善耶？莊湜曰：謝君見問，癒矣。女曰：吾前歸自青島，卽往武林探君；不料君已返滬。會至此，迺其清盼而問余曰：曼殊先生，歸幾日矣。余曰：歸已六日。女少思，已而復問莊湜曰：湖上遇靈芳姊耶？莊湜曰：彼時適外出，故未遇之。女急續曰：然則至今亦未之見面耶？此語似夙備者。斯時莊湜實難致答，乃不發一言。女凝視莊湜，而日中之意，似曰：枕畔贈簪之時，吾一一知之矣。少選，侍婢請女人。余同莊湜往草場中，徘徊流盼。忽而莊湜顏色慘白，凝立不動。余再三問之。始曰：余思及蓮佩前此垂愛之情，及阿嬌深恩；而吾今茲愛情所嚮，乃乖忤如是；中心如何可安？復悟君前日訓迪之言，吾心房碎矣。余見莊湜憂深而言婉，因慰之曰：子勿戚戚弗甯；容日吾當代子陳情於令叔，或有轉機，亦未可料。實則余作此語，毫無把握。然而溺於愛者，乃同小兒；其視吾此語，亦如小兒聞人話餅；莊湜又焉知余之所揣揣者耶？余辭莊湜歸，中途見一馬車警然而過，車中人卽蓮佩也。其眼角頗紅，余心歎此女實天生情種，亦橫而不流者矣。方今時移俗易，長婦蛇女，皆競侈邪。心醉自由之風，其實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貨。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而謀利祿。自由之女，愛國之士，會遊女市僧之不若，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蓋余此次

來滬，所見所聞無一賞心之事；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余平心而論，彼負抑塞磊落之才，生於今日，言不救世，學不匡時，念天地之悠悠，唯有強顏歎笑，情鬱於中，而外貌矯爲樂觀，迹彼心情，苟謂諸爾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則亦未也。迨余行至黃浦時，約十句鐘，捫囊只有銅板九枚。心謂爲時夜矣，復何能至友人住宅？昔余羈異國，不能謀一宿，乃往驛路之待客室，吸烟待旦；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余逕至一報館訪某君。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持管疾書，見余笑曰：得毋謂我下筆千言，胸無一策者耶？余曰：此不生問題者也。夜深吾無宿處，故來奉擾。某君曰：甚善，吾有煙榻，請子先臥；吾畢此稿，即來共子敘談。吾每日以勳爵勳爵入關入關，諸名詞見累，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余問曰：子於何時就寢？某君曰：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子不知報館中人，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爲準則耶？余曰：然則聽我去睡。明晨五六句鐘適吾起時也。某君曰：子自臥，吾自爲文。余乃和衣而睡。明晨余更至一友人家。友人顧問余曰：子冬衣猶未剪裁，何日返西湖去？余曰未定。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子取用之。余接金，即至英界購一表，計七十圓。意雖滬時，以此表還贈其公子上學之用，亦達其情。余購表後，又購呂宋烟二十圓之譜，即返向日寄寓友人之處。翌日接莊混箋，約余速往。余既至，莊混即牽余至臥室，細語余曰：吾嬾明日往接蓮佩。

來此同住。吾今殊難爲計；最好君亦暫厲舍間，共語晨夕；若吾一人獨居，彼必時來纏擾。彼日吾冷然對之，彼悵惘而歸，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嬀也。余曰：尊嬀尙有何語？莊湜曰：此消息得之侍婢，非吾嬀見告者。余曰：余一週之內，須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愧未能如子意也。莊湜曰：使君住此一週亦佳；不然者，吾唯有逃之一法。余卽曰：子逃向何處？莊湜曰：吾已審思，如事迫者，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州，或長江一帶商埠。余曰：靈芳知子意否？莊湜曰：病院一別，未嘗再見，故未告之。余曰：善，余來陪了住，細細商量可也。子若貿然他適，此卜卜策，余不爲了取也。余是日卽與莊湜同居。其叔嬀遇余一切殷渥，余甚感之。明日蓮佩亦潯來南苑，所攜行李甚簡單，似不久住也者。余見莊湜與蓮佩每相晤面，亦不作他語，但笑爾不敬而已。有時見蓮佩竚立廳前，莊湜則避面而去。蓮佩故心知之而無如何也。一日天陰，氣候頗冷，余同莊湜閒談書齋中。忽見侍婢捧日葉水晶糕進曰：此燕小姐新製，囑饋公子并客。莊湜受之。侍婢去未移時，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間起居。莊湜此時無少驚異，亦不衣殷勤之貌，但曰：多謝點心。嗚呼！小姐半近爐次，今日氣候甚寒也。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乃歛裾坐於爐次。蓋服西裝也，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披其領角，束桃紅領帶，狀若垂巾；其短裾以墨綠色絲絨製之。首黑長襪，履十八世紀流行之鳥，乃元色天

鵝絨所製；尖處結桃紅 Ribbon 不冠，但虛髻其髮。兩耳飾鑽石作光，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余見莊混危坐，不與之一言。余乃發言問曰：燕小姐嘗至歐美否？范佩低聲應曰：未也。吾意二三年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若美洲，吾不願往。日無史跡可資憑眺。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爲要義。常曰 *Two dollars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dollar*。視吾國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顏往彼都哉！人謂美國物質文明，不知彼守財虜正思利用物質文明，而使平民日趨於貧，故倡人迫者自言曰：使人地空氣而能買者，寧爲彼輩吸收盡矣。此語一何沉痛耶？言已，出素手加煤於爐中。莊混乘間取書自閱，范佩加煤既已，遂辭余兩人，適身歛裾而去。余語莊混曰：斯人恭讓溫良好女子也。莊混愁歎不語。余乃易一新呂宋煙吸之。未及其半，莊混忽拋書語余曰：此人於英法文學，俱能道其精義。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五年有半。匪但容儀佳也。此人實爲我良師。吾深恨相逢太早，卒反不願見之。嗟夫！命也！莊混言時，含淚於眶。頃之謂余曰：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其兄久無書至，吾正憂之。余曰：可。遂同行。至巴子路，問其婢，始知靈芳母女往崑山已數日，乃悵悵去之。比歸別業，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探檢出一函呈莊混曰：是靈芳姊手筆，告我云已至崑山，不日返也。翌日，天氣清明，飯罷，莊混之嬖，命余等同遊。其別業舊有二車，此日

二中均多添一馬，成雙馬車。是日蓮佩易紫羅蘭色西服。余等既出，途中行人，莫不舉首驚望，以蓮佩大牛麗質，有以惹之也。由至南京路，日已傍午，余等乃息於春申樓進午餐焉。當余等憑欄俯視之際，余見雲芳於馬路中乘中而過；雲芳亦見余等，但莊況與蓮佩並語，未之見。余亦不以告之。餐罷，即往惠祥，司諸肆購物；以蓮佩所用之物，俱備自西肆者，是日蓮佩倍覺歡欣，乃益增其媚。莊即奉承潘氏，顏色，亦不六不樂。余即知星輟隨，故無所增減於胸中。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贈莊一雙，贈余一雙。觀劇之雙眼鏡。莊況一，余一，諸事既畢。即往徐園，而榮園，而榮園，而崔園，莊况請於其嬌口，今夕不歸，別業可乎？其嬌口，不歸固與不可，但旅館太不潔淨。莊况口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頗有幽致；如阿嬌願之，吾今夕當請阿嬌觀泰西歌劇。其嬌即曰：今夕聞歌，是最佳事，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為我翻譯。莊况口善，嚮晚余等遂往博物院劇場。至則泰西仕女，集蓋是夕所演為名劇也。蓮佩一口譯之，清朗無異臺中人。余實驚歎，斯人影秀所鍾。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而蓮佩猶滔滔不息。忽一烏衣子弟登臺，怒視坐上人，以淒麗之音言曰：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neither know nor want.

I know God's love, and that is not weak and mild.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error of death.

offers caresses which leave wounds. Weat did God answer in the olive-grove,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 and prayed and prayed.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 Did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th? No, child,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 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莊湜之婦問之曰：何以不詳？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石。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深為感動。但莊湜之婦以爲俊人作狎辭，即亦不悅。遂命余等歸於旅邸。既歸，余始知是日爲蓮佩生日也。明日凌晨，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草地中。行久之，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低首不語，似有倦態。梨窩微泛玫瑰之色。莊湜則面也轉白；但仍順步徐行。比至廊除，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謂莊湜曰：晨餐尙有一句半鐘，吾儕暫歇於此，子聽鳥聲乎？似云將卒歲也。蓮佩聞余言，引領外盼。已而詰莊湜曰：汝觀郊外木葉半已零碎，飛鳥日絕迹，雪景行將陳於吾人睫畔。且言日注視莊湜。奈莊湜一若罔聞，拈其大鍊，玩弄不已。余忽見有旅客手執球網，步經客室而去，余亦隨之往觀。已有二女一男，候此人於草地。余觀彼四人擊網球，技甚精妙。余返身欲呼莊湜，蓮佩同觀。豈料余至客室，則見莊湜猶癡坐梳花椅上，目注地氈，默不發言。蓮佩則偃身於莊湜之右，披髮垂於莊湜肩次；哆其唇櫻，睫間頗有淚痕；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此絲

巾已爲淚珠溼透。二人各知余至。蓮佩心中，似謂吾今作是態者，雖上帝固應默許，吾鍾吾愛，無不可示人者。而莊混此時，心如冰雪，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必非無因。願蓮佩芳心不能諒之。讀者或亦有以恕蓮佩之處。在莊混受如許溫存膩態，中心亦何嘗不碎，第每一思念上帝汝臨，無二爾心之句，卽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余問莊混曰：曾嬸睡醒未？莊混微曰：吾今杜謁阿嬸，遂藉端而去。蓮佩卽起離椅，就鏡臺中理其髮，而後以絲巾淨拭其靨。余中心甚爲蓮佩淒惻，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迄余等返江灣，莊混頻頻歎喟，復時時細詰侍婢。是夕余至書齋覓書，乃見莊混含淚對燈而坐。余卽坐其身畔，正欲覓辭慰之。莊混淒聲語余曰：靈芳之玉簪碎矣。余不覺驚曰：何時碎之？何人碎之？莊混曰：吾俱不知。吾歸時，卽林下取觀始知之。莊混言已，嗚咽不勝。適其時蓮佩亦至，立莊混之前，問曰：君何謂而哭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幸相告也。百問不一答。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遂亦卽坐莊混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蓮佩歸臥室。余見莊混戚慄不已，知其病重矣，卽勸之安寢。明晨，余復石莊混。混見余，如不復識。但汗日直視，默不言。余卽時請謁其叔，語以莊混病症頗危，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冀有以助莊混於毫末。其叔怒曰：此人不聽吾言，狂悖已甚。煩汝語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

不知衙女不貞，街上不信，古有明訓耶？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據此人病狀，乃肝經受邪之證。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三錢；南星、黃連，各二錢；陳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錢；水煎服。兩三劑則癒。煩爲我照料一切。言時，浩歎不置。余接方，嗒然而退，招侍婢往藥局配方。侍婢低聲語余曰：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事甚怪。主母戒勿洩言於公子。余卽問曰：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侍婢曰：吾今早始見之。蓋以小刀自斷其喉部也。余曰：萬勿告公子，汝速去取藥。及余返莊，滉臥內，莊滉面發紫色，其唇已白，雙目注余，面不轉。余問安否？累問，莊滉都如不聞。余靜坐室中，待侍婢歸。莊滉忽而搖首歎息，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然余心料無人語彼，何由知之？忽侍婢歸，以藥付余，復以一信呈莊滉。莊滉觀信既已，卽以授余，面色復變而爲青。余側身撫其肩，莊滉此時略下其淚，然甚稀疎。余知此乃靈芳手筆，顧今無暇閱之。更遲半句鐘，侍婢將湯藥而進。莊滉徐徐服之，然後靜臥。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覽之。信曰：

滉君足下。病院相晤之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每思隆情盛意，卽亦點首太息而已。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前日趨叩高齋，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昔日遺簪，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踐前言者也。今茲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戀戀細弱，須一意憐愛蓮姑；妾此生所不與

看結同心者，有如嫩日。復望君順承分叔嬀之命，以享家庭團圓之樂；則薄命之人亦堪告慰。嗟乎！但願訂姻緣於再世，盡燕婉於來生，自茲訣別，夫復何言。靈芳再拜。余觀竟，一嘆莊湜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而靈芳此後情境，余不暇計及之矣。莊湜忽醉而吐，余重復搓其背。莊湜吐已，靈芳曰：靈芳絕我，我固諒之，蓋深知其心也。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然而言至此，咽氣不能成聲。余即扶之而臥。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囑侍婢好好視，冀其明日神知清爽，即可仍圖歡聚。余遂離其病榻，歸寢室。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唯有靜坐吸煙，聯吸十餘枝，始解衣而睡。出新表視之，不覺一句半鐘。余甫合眼，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望之，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余曰：公子氣斷矣。余急起趨至其室，案莊湜之體，冷如冰霜。少問其叔嬀俱至。其叔捨太息之外無他言。唯其嬀垂淚顫聲撫莊湜曰：汝真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復哭。天明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出新衣典押。齊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余既典得四十金，即出。乃遇一女子，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遂問之曰：靈姑安否？女含淚不答。余知不佳。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語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縊，恫哉！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故主母命我來此耳。余聞此語，傷心之處，不啻莊湜親聞之也。遲

三日爲莊湜出葬之日，來相送者，則其遠親一人，同學一人，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而殞其天年也。既安葬於衆妙山，余出厚資給守山者，令其時購鮮花，種於墳前，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今茲莊湜靈芳蓮佩之情緣既了，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見之期，然而難也。

後序

余恆覺人間世，凡事一發生，無論善惡，必有其發生之理由。況爲數見不鮮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無論善惡，均不當謂其不應發生也。食色性也，況夫終身配偶，篤愛之情耶？人類未出黑暗野蠻時代，個人意志之自由，迫壓於社會惡習者，又何僅此；而此則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說部，多爲此而說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秋桐造雙桴記，都是說明此義；余皆鈹之。今曼殊造碎簪記，復命余鈹；余復作如是觀。不審吾友笑余穿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獨秀鈹。（新青年）

兄妹

法國莫泊三著

耿匡譯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五月三號有一隻三桅的船名叫『風神』，從筳佛爾駛到中國海去；他到了中國，卸下貨物，在那邊裝運了許多新貨，開到潘諾司埃萊斯去；由那邊再折往巴西國。

路程走得很長，有時候遭着大風，受了損傷，就須修理，或者耽擱了幾個月；有時候因為大風失了道，發生了種種不幸的事情，那船在海裏行着，有四年的工夫，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八號纔傍到馬賽岸；鐵葉的箱子裏頭滿載了許多美國罐頭食物回來。

當船從筳佛爾岸放洋的時候，船上共有船長副船長各一人，並十四個水手。行程中間死了一個水手，又有四個人因為別項事故辭去；回到法國的時候只剩了九個人。又雇了兩個美國人，一個黑人，並一個在里加浦酒舖裏遇見的瑞典人，來代替那出缺水手的職務。

船上的帆收拾得齊齊整整，許多網繩縱橫着繫在桅檣上，一隻引港船駛過來拖這船進泊船綫上去。那時候海水也還平靜，有一點微波，慢慢兒濺到岸上去。船既到了綫內，一眼望去，滿處都停着大小船隻，密密的靠在一起。『風神』船停在意大利兩桅船和英國三桅船的中間，那二船好容易纔擠着讓他們的新朋友佔得了一塊地方。

船長纔同關吏和商埠官辦完交涉，就放水手中間一半上岸去遊逛一夜。

那晚上天氣很溫和，馬賽岸上電光通明，和白日一樣。飯店裏酒香肉味，在街上都能聞着。說話聲，車輪聲，和歡呼聲合在一起，越顯出熱鬧的光景來。

『風神』船上的水手有四個月沒有達到岸上。現在兩三的走上岸來，和久離開城市的人似一樣露出那卑怯異樣的神情來。他們先在靠近碼頭的街市上往來行走。東看看，西摸摸，好像要尋找什麼東西似的。四個月他們沒有看見過婦女……他們中間有一個強壯敏捷的少年，名叫塞勒司丁杜克洛，高高興興跑在別人的前頭。當他們上岸的時候，他在前領着衆人。他很熟悉此地的事情；並且很喜歡作合時的修飾。衆人上岸來常有互相毆打的事情，他却不加入，亦不干涉，也不離開他的同伴。

馬賽的街市，地勢很低，都像斯溝似的降到海邊。地窟和伙食房裏發生來的臭味常透出街來，叫人難聞。衆水手一邊沿着黑暗的街道行走，一邊不住的高談闊論。走了很久，塞勒司丁挑着一條很窄的胡同走進去，一羣水手帶着唱的都跟着他去。那胡同裏頭人家門上都掛着一盞很明亮的燈，在十分美麗的燈罩上寫了幾個很大的數目字。許多穿外衣的婦女當着大門坐在破舊的椅子上。他們石

見水手們走來，都全跳將起來，跑到街心，攔住他們的路，個個想拉他們進自己的屋子裏去。

外屋的門忽然大開，從屋裏頭出來一個赤着上身的女人，穿着粗劣的和紙一樣薄的短袴子，胸前披着一件黑天鵝絨的兜斗，繫着鍍金的鈕扣，他遠遠裏就嚷起來道：『喂！諸位！到我這裏來！』說罷，就跑過來抓住一個少年水手，用全身的力氣把他拉將屋裏來，強着他喝酒，好像一隻蜘蛛網住比他有力氣的蒼蠅似的。那人沒有法子抗拒，覺着很窘。別人很停步不這件什麼樣。然而寒勒司丁杜克卻嚷道：『不在這裏，不要進去，往前走罷！』那水手聽着他話，就用力撒開那女人，跑出門來。他們一塊兒又往前走。那女人氣極了，也沒有法子，就破口大罵起來。胡同裏別家女人聽見響聲，都跑出來，當頭攔住，七張八嘴的誇將自己貨物怎樣的好。水手們也不去理他們，直往前面行走，穿過一個胡同，還是往去。走了好多時候，杜克各纒站停在一家門前，引自己的同伴一齊進去。

衆水手坐在一家飯店的大廳上，每人自己挑選了一個親愛的婦人，一同坐着，晚上不同他離開，這是飯店裏頭的普通風俗。三個棹子合在一塊。水手們起初和婦女們一同喝酒，以後他們就起來上樓去。那十幾雙厚皮鞋踏在木梯上，震得很響。到了樓上，經過一扇窄門，大家就雙雙各進自己的屋子裏

去；停了一會兒，他們又下樓來喝酒；以後重又跑上來。

他們放蕩得了不得，各人半年的薪俸，只因為四小時的放蕩都給化掉了。到了十一鐘點他們全都喝醉了。瞪着那快要噴出血來的眼睛，連嚷帶喊，自己也不知道作甚麼？有的唱，有的嚷，有的不住用拳頭擊着棹子，有的舉着大杯喝酒。塞勒司丁杜克洛也坐在同伴的中間，他旁邊有一個又長又肥粉紅色臉的女人伴着。他喝得酒也不算少，然却不很醉。他腦筋裏頭忽然發生了一個意思，他好像有一點兒感動似的，想找一件事給他的情人談談。然意思來了一會兒就去得無影無蹤，他終得不到怎樣可以說的話。

以後他笑着說道：「這樣……這樣……你在這裏很久麼？」

那婦人笑道：「有六個月了。」

他點點頭，好像很贊可他話似的。又問道：「唔！你覺得好麼？」

那女人想了一想，說道：「現在却慣了。應當怎樣呢？反正比當底下人和洗衣婦終好。」

他點了點頭，又好像很贊成似的。又問道：「你不是這裏的人麼？」

他搖搖頭，表明他不是本地人。

『是遠的人麼？』——那女人也搖搖頭。

『那麼你是那裏人呢？』

那女人又想了一想，纔慢吞吞的說道：『我是潘爾皮揚城人。』

他說道：『不錯，……不錯，……』說罷，就不說話了一會兒。

那女人也問道：『你呢？你是航海家麼？』

『是，我們是航海家。』

『什麼了，走得遠不遠呢？』

『不近了，差不多全見到了。』

請問『走盡了全世界了麼？』

『不但一次，差不多走過兩次了。』

那女人想了一想，好像記起一件什麼事來，他就說道：『我想你常遇見海船麼？』

「什麼了？你問他作甚麼？」

「你沒有遇見一隻船名叫『風神』的麼？我知道有這麼一隻船。」

他聽那女人說出自己船名來，很覺得奇怪。想同他鬧着玩，就說道：「怎麼了？上星期吾還遇到的呢！」

女人問道：「真正的麼？沒有弄錯麼？」說罷，臉都發起白來。

他道：「真的。」

「不打誑話麼？」

他發急道：「上帝看着，我怎敢打誑呢？」

那女人道：「那麼，你在那邊沒會見過一個人名叫塞勒司丁杜克洛的麼？」

他聽着很奇怪，又覺得害怕。一邊沉神着說道：「塞勒司丁杜克洛麼？」一邊想他爲甚麼會知道自

己的姓名？就問道：「難道你認識他麼？」

看那女人的樣子，也好像有點懼怕似的。就說道：「不是，我不認識他。我們那邊有一個女人却認識他。」

「那一個女人是在這屋裏麼？」

「不是這裏的，離這裏却很近？」

「那麼你說很近，到底在甚麼地方呢？」

「反正不遠就罷了。」

「他是甚麼樣一個人呢？」

「就是一個女人，同我一樣的。」

「爲什麼那女人老想着他呢？」

「我也不知道，也許他們是鄉親麼？」

說到這裏，他們二人互相注視了半天，杜克洛又說道：「我打算同那女人見一見。」

「爲什麼呢？你難道要同他說什麼話麼？」

「不錯，要說些……」

「說甚麼呢？」

「我要說我已經看見過塞勒司丁杜克洛了。」

「難道你看見過塞勒司丁杜克洛麼？他活着麼？他健着麼？」

「很健壯，你問他作甚麼？」

那女人也不回答，又凝神想了半天。以後又輕輕的說道：「風神船現在駛往那裏？」

「往那裏麼？已經到了馬賽岸。」

「真的嗎？」他竟嚷將起來。

「真的。」

「你認識杜克洛麼？」

「我不是已經說過是認識的麼？」

他想了一想，又輕聲說道：「果然能這樣，到是很好的。」

「他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你遇見他的時候，你可以對他說……不可以不必。」

「你怎麼了？」

「不，沒有什麼？」

杜克洛瞧着那女人，心裏又疑惑又懼怕，問道：「你認識他麼？」

「不，我不認識他。」

「那麼你爲甚麼要我給他轉言？」

他也不回答。忽然立起來跑到女主人所坐的寫字棹旁邊去，拿起檸檬就割，把檸檬汁榨到杯裏，又放了一點水，就走來送到塞勒司丁面前去說道：「你喝了這杯罷。」說罷，又坐在原地方。

他授了杯子，問道：「這爲甚麼？」

女人道：「爲的是你喝醉了酒，讓你醒一醒，我再講給你聽，你快喝罷。」

他一口氣就把那杯檸檬水喝完了。用袖口擦了擦嘴唇，說道：

「唔說罷，我聽着。」

「不過請你別給他說你曾經看見過我，你也不要說那我所說的是從我這裏聽來的。」

「好了，我不說就是了。」

「請你起個誓。」

他就發了一個誓。

那女人就說道：「你對他說：他的父母兩人都死了，他哥哥也都過去，得的是熱病。一個月裏三個人都死掉了。」

杜克洛覺得全身的血都緊湊到心胸上來，坐着悶了幾分鐘，也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後來勉強的問道：

「你知道的，真確麼？」

「這是千真萬確的。」

「誰對你說的？」

那女人把手放在杜克洛肩上，兩眼看着他，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不過你却不可洩漏，請你再起個誓。」

『好了，我再起個誓，上帝鑒着。』

『告訴你說，我就是他的妹子。』

他喊道：『啊！他是佛郎沙慈麼？』

那女人很鄭重的看着他。慢慢兒動了動嘴唇，幾乎開不出口來。嚙嚙着說道：『那麼你一定是塞勒司丁了。』

他們都坐着不動，好像死人似的。兩人瞪着眼，你看我，我看你。

然而他的許多同伴正在那裏吵嚷的很利害。酒杯相撞的聲音，用手擊棹子的響聲，女人們尖聲怪氣的叫喚，夾在歌唱的聲裏，把耳朵都要鬧聾了。

杜克洛說道：『怎麼竟會這樣呢？』他剛說一句，又頓住了。那聲音非常微細，佛郎沙慈幾乎都辨不出來。

佛郎沙慈忽然流下淚來。又說道：『他們竟都死光了。一個月裏死了三人，這有什麼法子呢。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病的時候，又要請醫生，又要取藥；後來死了，又要想法子埋葬……就把所有的物件都

賣掉了。纔算把事情辦完。可憐只剩下我一個人，沒有法子就到喀沙先生家裏去當傭工……你不記得麼？就是那一個跛足的人。那時候我不過十五歲。你出去的時候，我纔十四歲哩！後來竟同他有了不乾淨的事……唉！我想我做了這件事真傻極了……後來我們兩人就結了婚，租了一間房屋住著。起初還算舒服，可是不久他就離棄了我。我有三天餓着，也沒有人管我。我還有什麼法子呢？只好到這地方來了。』說罷，眼淚鼻涕不住的流下來，真傷心極了。

杜克洛說：『我們爲什麼竟做了這件事情呢？』

他忍着淚輕聲說道：『我想你已經死了，難道這是我的錯處麼？』

杜克洛也小聲道：『爲什麼你竟會不認識我呢？』

佛郎少慈道：『我並不知道，我一點沒有錯處。』說罷，又哭泣起來。

『難道我能假認識你麼？你的身段模樣同我出去的時候，完全兩樣，你怎麼會不認識我呢？』

佛郎少慈搖了搖頭，很覺得後悔，也就說道：『唉！我看見過的男子那樣的多，我全看他作同樣的臉色。誰耐煩仔細去理會他呢？』

杜克洛心裏難受得了不得，他竟要號哭出來。好像小孩子被他母親打的時候一樣。他忽然立起身來，用巨大的手掌，捧起佛郎沙慈的頭，仔細相着他的臉，隱隱約約還能分辨得出他離家時那個姪女小玲瓏神情活潑的小姑娘來。他就失聲的叫道：『是了，你是佛郎沙慈，你真是我的妹子。』說罷，忽然嗚咽起來，那聲音好像醉人咳逆似的，真覺得萬分的悲苦。後來就放下他妹子的頭，盡力去擊棹子。棹上許多的碗盞都被他摔下來打碎了，他還提着嗓子大嚷起來。

衆人都很奇怪，全來看他，有的人說道：『你發瘋了麼？』又有幾個人說道：『你撒什麼酒瘋呢？』喂！杜克洛！你不要撒酒瘋了，再往上面去一次罷。『那人一隻手夾着塞勒司丁，一隻手抱着穿玫瑰色絲線裏衣，瘦身黑眼的女人。』

杜克洛忽然止住聲，兩眼瞪着他的同伴。等了一會，忽地裝出那種勇毅果斷的樣子，好像要決鬪似的。跑到那抱着女人水手那邊去，揮起拳來把女人從水手懷裏奪開。喊着道：『你快放手，難道你沒有看見那是你的姊妹麼？他們全是人家的姊妹。這：這不是我的妹子佛郎沙慈麼？哈——哈——哈……』他說到這裏，竟大哭起來。那哭聲和笑聲都差不多，一邊仰着面哭，一邊兩腳不住的亂跳。

水手裏頭有一個人說道：『應當讓他睡去，要不然，恐怕在街上要鬧出什麼亂子來。』

他們就抬起塞勒司丁，把他拉到樓上佛郎沙慈的屋子裏去，安放在他的牀上。（新中國）

眞幸福

俄國托爾斯泰著

耿 匡 譯

在烏芬省裏住着一個巴希開人，名叫伊拉司。伊拉司的父親，活着的時候，並不富裕，是個勤儉持家的人。勒強替他兒子娶了媳婦，不到一年，自己就撒手長辭了。那時他父親所遺的財產，不過七條公牛，二隻牝牛，二十頭綿羊。然而伊拉司自從自己當家，便同他妻子鎮天作工，勤苦非凡。早晨起來，比別人總早；晚上睡覺，比別人總晚；天天如此，勞苦了共有三十五年，每年積蓄下許多金錢，就慢慢的成了本地的大富翁。

他一共有二百匹馬，一百五十頭牛，一千二百頭羊。僱了許多牧馬羊的工人，又僱鄉婦多人，叫他喂牛，擠馬酪，做牛油，頓時僕婢成羣，各鄉隣沒有一個不羨慕他，忌妒他。他們背地裏常說道：伊拉司真是交好運的人，穿的也闊，吃的也好。要什麼，有什麼。像這種人活着纔有味呢！那時候伊拉司也結識了多

少有錢有勢的人，同他們的交情，都很不錯。那些人慕他有勢，都從遠方來投他。他也個個待得很好，解衣推食，絲毫沒有吝色。祇要有人來訪他，立刻殺羊宰豬，忙作一片，把馬酪清茶羊肉許多食物裝出來奉客。如果餐來的多，就要把大肥牛來宰食了。

伊拉司生了兩門兒了，一個女兒。兒子都已給他娶妻成家。女兒也出嫁了。當伊拉司窮乏的時候，兩個兒子都同他在一塊兒做工，在那牧馬喂羊的牛莊。等到他一成富翁，二兒子也都居移體養移氣起來，田地也不種了，竟是游了好門，都染得；純袴的習氣。人兒子很愛喝，酒，喝醉之後每每打架生事。有一天竟被人打死。小兒子娶了一個癡婦，那婦人鎮大有他又大面前造弄是非，鬧得家宅不安。兒子也不聽父親的話，迫得伊拉司不得不與他兒子離居。

伊拉司給他兒子房屋牛馬，讓他們兩口子搬往外邊去住。這麼一來，他的財產就短了許多。忽然又病死了好些羊。以後正遇着荒年，種的穀粒全不生長，冬天又死了許多牲口；好馬也都染疫而死。那時伊拉司交了否運，自己又當精力就衰之年，賣力氣的事情，不能親自去做；他的財產，已所剩無幾；直到他七十歲上，皮服地衣，馬具廠車，種種家具變的變了，賣的賣了；伊拉司竟成了一個亦貧的人。咳！壯年

享盡榮華，不想到了老年還要受這樣的苦，這真是他始願所不料的呢！他的財產除了身上的襯衫皮衣破帽壞鞋之外，竟一無長物。與他老妻沙姆牛衣臥泣的情狀，真是叫人酸鼻。他兒子自從分家以後早已遷往遠方，女兒也死了多時。舉目無親，竟沒有一個人肯以幫助他的。

那時他的隣人默哈買沙見了他的情狀，很憐憫他。默哈買沙自己也不算窮，也不算富，溫溫和和的度日子。可是他的性質很是良善，見伊拉司竟是要餓死的樣子，心中很過意不去。就向他說道：你同你老妻到我這裏來罷。夏天請你在菜園裏頭替我幫忙做工，冬天請你喂牲口。請沙姆養牛煮酪。所有一切吃着的事情，全有我一人供給。你要什麼東西，請你告訴我，一聲我都可給你。伊拉司道了幾聲謝，就同老妻一塊兒到默哈買沙家做工去了。起初覺得非常痛苦，後來慢慢的慣了，也就勤勤懇懇，用他全力來做工。

主人僱了這樣僕人，很覺得力。因為老人從前也曾做過家主，知道各種規矩，所以也不十分懶惰，忠心替他主人辦事。到是默哈買沙看見這樣高貴的人，竟墮落到這種地步，真未免有些可憐之處呢！

有一天默哈買沙家到了幾個遠親。其中有一個姆爾（俄國宗教中之司鐸）在內。主人叫伊拉司宰

羊作食，伊拉司遵命，殺得煮熟，端出來敬客。客人坐在皮褥上一壁兒吃羊肉，喝牛酪，一壁兒同主人講話。伊拉司忙着張羅客人，從門傍不住的出進。主人一回頭看見他，指着他對客人說道：『你看見從門傍經過的老頭兒麼？』客人說道：看見的，莫非對於他有什麼奇怪的事麼？主人道：奇怪是沒有什麼奇怪；不過這人非他，就是當年本地的大富翁名叫伊拉司，也許你曾經聽說過麼。客人說道：誰道沒有聽說過，不過是沒有見過。然而他名聲却很大呢！主人道：可是現在他貧無立錐，在我這裏做丁呢！他的老婆我也雇着喂牛。

客人聽着，很是奇怪。不覺搖頭弄舌，嘆息着說道：可見得幸福的轉移，好像車輪似的，一頭高一頭就低，循環往復，有什麼正則呢。可是老人的運氣既如此壞，他也覺得憂愁嗎？

主人道：誰知道他。要是從外面看來，見人也很溫和，臉上也沒有戚容，鎮天做工，也沒有什麼怨艾的樣子；真叫人奇怪得了不得。客人道：可以不可以讓我同這人說幾句話，我要問問對於他自己一生的感觸什麼樣？主人一面答應，一面高聲叫道：伊拉司，這兒來。請你來喝一杯牛酪，把你老婦也一塊兒叫出來說幾句話。說不多時，伊拉司同他妻子都已來到在客人及家主面前請了一個安，念了念禱告詞，

就傍着門坐在短椅子上。他的妻子揭開簾子到內室去同他女主人一塊兒住下。

主人倒了一杯牛酪給伊拉司。伊拉司接着，個個着給衆人道了謝，喝了一口，就放下了。客人向他說道：老人，你現在覺得甚麼樣？你回想從前的生活，不覺得憂愁嗎？據我看來，你原先何等的享福，到現今竟流落到如此地步，豈不很可憐嗎？

伊拉司聽着臉上微微的一笑，說道：講到有幸福或沒有幸福的事情上來，我給諸位說，諸位也未必能信；不如問問我的婦人。他的性情很直，心裏想得什麼，嘴裏都說出來。他給你們說這些事情全是真實的。客人就對着簾子說道：那麼請教你對於原先的幸福和現在的憂慮有甚麼見解麼？沙姆道：咳！我跟老頭兒同居已然有五十年了。天天兒要找幸福，却終沒有找得到。那知道現在我們錢也沒有了，人也給人家做工了，可是這二年來那真正的幸福，竟被我們找得了。我們也不必再要別的；就是這個，也很覺得知足的了。

客人聽得很奇怪，就是他主人也覺着他所說的話很奇怪，站起來揭開簾子，要看看老婦人的態度什麼樣？那時候老婦也立起身來，垂着兩手，一壁兒含着笑，一壁兒用眼瞟他的丈夫。老人見了，也含着

笑，却不說什麼話。等了一會，老婦又說道：我所說的全是實在的情形，並不是隨便鬧什麼笑話，費了半世的功夫，要去找幸福；有錢的時候，一點兒都找不到。等到我們窮乏了，竟成乞丐的樣子，却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找到了幸福，我們還有什麼要找的呢？

客人道：到底現在你們的幸福是甚麼呢？

老婦道：我把這裏的緣故從頭講給諸位聽，當我們有錢的時候，我同老人沒有一刻平安的時候。也不大談天說話，也不想到自己的心靈，也從沒有禱告過上帝。我們的事情夠多麼忙，一回兒客來了，就要操心，想怎麼樣請他吃？怎麼樣送給他東西？總不肯讓別人在背地裏笑我們小氣。一回兒客走了，就要去監着許多僕人，不許他們偷吃閒食，也不准他們躲懶。樣樣事情都要自己管住。你說這分造孽到甚麼地步呢？一回兒惦记着小牛小馬不要被狼攫去了，好馬不要被賊偷去了，躺下睡覺也睡不熟。又恐怕綿羊壓死了小羊。正要睡着，忽然又忘了一件事情，就立刻起來；等到辦好，又想起今年怎麼樣過冬的事情來了。我同老頭兒那時也總沒有愜意的日子。他說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做，我偏說要那樣做。大家就吵起來，這不是罪孽嗎？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是在操心裏和罪孽裏活着，那幸福的生活，那

兒能見得着呢？

客人道：然而現在却怎麼樣？

老婦說：現在我們倆全是和和氣氣，一心一意的。所講的話純粹從愛情裏出來，也沒有什麼吵嘴的事；也沒有什麼掛心的事。所有天天想念的，就是這麼樣纔能伺候我們主人？我們都要用力來做工，覺得替主人做事是一件極喜歡的事情。總要使主人不吃什麼大虧，心裏纔覺得舒服。做完了工，中飯也有了，晚飯也預備好了，馬酪也喝了；天一冷，也有柴燒，也有皮衣穿；閒的時候，就思想我們的心靈，禱告禱告上帝。咳！五十年來滿處找不得的幸福，却不料現在輕而易易的竟找得了。

客人聽着都笑起來。

伊拉司說：諸位請不要發笑，這件事情並不是說笑話，却是人類的的生活。那時候我們很傻。因為去了許多財產，就常常哭泣。現在上帝却用真理來啓示了我們，我們今天同諸位講的話，並不是要表明怎麼樣的快樂；我們很願意諸位用你們的良心想一想這件事。

姆爾改着容說道：伊拉司所說的話全是實在的，見解也很不錯。聖經上所說的也不過如此罷。

客人全止了笑，在那裏靜悄悄的想。（新中國）

阿撒哈頓的夢

俄國托爾斯泰著
耿 匡 譯

有一天阿西利王 阿撒哈頓去攻打拉利亞王國。把各城都打破了。搶劫焚燒，無所不爲。人民全被擄去，兵隊也都解散。連那拉利亞上也都作階下囚了。一天晚上阿撒哈頓正坐在牀上，想怎麼樣懲罰拉利亞的法子。忽然在他耳傍聽見好像有說話的聲音。連忙張開眼來，看見一個長白鬍子小眼睛的老頭兒，站在自己面前，問着他說：『你想懲罰拉利亞麼？』王說：『不錯，我正在這裏想不出怎樣懲罰他的法子呢？』老頭兒說：『你不知道拉利亞就是你嗎？』王說：『這很不對，我是我；拉利亞是拉利亞；什麼說我是拉利亞呢？』老頭兒說：『你和拉利亞是一般樣的，不過你自己覺得你不是拉利亞，拉利亞不是你罷了。』王說：『這是什麼說的？我躺在輕軟的牀上，在我傍邊伺候我的服從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少。明天我還是要同今天一樣，要跟我親信的朋友一塊兒飲宴取樂。然而拉利亞却像烏兒似的，關在囚籠裏頭。明天就要伸着舌頭縛在木樁上把他弄得死去活來，他的屍首也要被一羣惡狗撕破。』老

頭兒說：『你決不能害他的生命。』王說：『我把一萬四千個兵卒都殺死了，難道怎麼樣呢？我現在還活着。然而他們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那麼說起來，我總是能夠殺死他們的生命。』老頭兒說：『你什麼會知道他們沒有呢？』王說：『因為我沒有看見他們，最要緊的就是他們受苦，我却很享福氣；他們是傻的，我却是很好的。』老人說：『你以為這樣麼？你自己受苦，並不是他們受苦。』王說：『我真不明白這裏的緣故。』老人說：『你願意明白麼？』王說：『我很願意。』老人隨指着裝滿了水的浴盆，隨說道：『請到這兒來罷。』王起了牀，走到浴盆傍邊。老人吩咐他脫了衣服，進入浴盆。王果然聽了他的話。老人就汲了一杯水，對着王說道：『現在我要把這水澆在你身上，你可也要把腦袋浸在裏頭的。』說着話，老人就潑起水來，王的全身都濺着水。王正浸在水裏的時候，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阿撒哈頓，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似的。他覺得躺在一隻華麗的牀上，有一個像天仙一樣美的婦女伴着他。他原先可沒有見過這個婦女的。然而他知道這是他的夫人。那個婦人起來了，向他說道：『我親愛的夫君拉利亞呀！昨兒你忙了一晚上，今天覺得累，就比平常起得晚了。我也不敢來驚醒你，現在親王們全在大殿裏等候你。你快起來，穿上衣服去見他們罷。』阿撒哈頓聽了這樣話，就明白他竟變成了拉利亞了。他很覺得奇怪，可也迷迷

惑惑的起了牀，穿了衣服，走到大殿上去。親王們迎着，跪下來叩頭。一會兒起來，遵着王命，坐在前邊。親王中間一個最長的人起頭說惡魔阿撒哈頓王種種凌虐國家的事，並且現今實在無可忍耐了。一定要同他們宣戰，把他們打敗了，出出這口悶氣。拉利亞王那時並沒有答應他們，不過決定派一個使臣去同阿撒哈頓交好，又把各位親王都用好言遣散了，就揀了一個忠誠的人去當使臣，對他教了好些應當對付阿撒哈頓的話。辦完了事。那假拉利亞就入山去打獵。總算成功，他自己打死了二隻驢。回來的時候，就同他的臣下飲酒取樂，看奴隸們的跳舞。到了第二天，他照常的出朝，在那裏問了好些個案件，又批了許多呈子。公事辦完，他立刻又出去打獵。這次打獵，王自己打死一隻老獅，捕着二隻乳獅。打獵以後，他又同臣下們歌宴取樂，晚上就同他親愛的妻子在一塊兒。他老是這麼樣一天一天的過去。等派到阿撒哈頓王那邊去的使臣回來，過了一個月，使臣居然回來了。回來固然回來了，却都短少了鼻子和耳朵，並且傳着阿撒哈頓王的話，說假如拉利亞王不立刻獻上真銀，或者不親自到那裏去朝拜他，他就要把施在使臣身上的刑罰施到王的身上了。那原先是阿撒哈頓的拉利亞又召集了親王們，同他們商議辦法。他們全都異口同聲的說道：『不如等阿撒哈頓沒有打過來的時候，自己先發

兵攻他的好。」王點頭允許，立刻發兵出征。戰爭經過了七天，每天王親自巡問各軍，鼓勵他們的勇氣。到了第八天，拉利亞的兵同阿撒哈頓的兵，在河岸旁邊寬大的山谷上，大戰起來。拉利亞的軍隊，是很勇敢的。王——就是原先的阿撒哈頓——看見敵人好像螞蟻似的從山上下來，佈滿了山谷，恐怕有戰勝的形勢，他就驅馬進戰陣的中心，用他的全力殺敵。然而拉利亞兵數和阿撒哈頓的兵數比較起來，正差了十倍多。那如何能敵得過來呢？後來拉利亞王就受傷被擒，九天工夫他同別的囚虜破阿撒哈頓的兵逼着上道。到了第十天，把他帶到尼業味京城去，放在囚籠裏頭。拉利亞的受苦是不用提的。不但挨餓受傷，就是敵人的白端羞辱，正也忍受不了。他覺得自己忍受的苦處，是沒有法子報仇的了。僅只有一件事，他能夠辦的，就是他老不給他的敵人瞧着他受苦，覺得喜歡。所以他裝出那勇敢的樣子來，嘴裏也不說抱怨的話。無論敵人把他怎麼樣處置，他終忍受着。他坐在囚籠裏頭有二十天了，天天等着行刑，他瞧見什麼樣送他的親友去行刑，他聽見那死囚呻吟的聲音，有的斫掉了手和足，有的活活剝身上的皮，他雖然看見許多慘狀，他並不發現出一點不安、憐惜和恐懼的樣子來。又看見太監把他的親愛妻子擊着走，他知道要把他妻子送到阿撒哈頓宮裏的女奴所去。可是他還是咬着牙

忍受着，也不露出悲恨的臉色來。到了後來，兩個劊子手過來打開囚籠，把他兩手反綁着，送到那血染着滿地的行刑場去。泣利亞在那裏看見從帶血的尖樁子上卸下來一個屍首。那個屍首，却是他的好朋友。拉利亞也就猜着那樁子是他畢命的所在。劊子手把他衣服剝去，他看見自己美好強壯的身體，竟瘦得不成樣子，不覺一陣酸心。那時候劊子手用兩腳夾住他的身體，舉起來，想要放到樁子上去。拉利亞想道：『這就立刻要死了』。不禁這一想，却忘了自己勇敢堅決的初心，大哭起來，哀求他們免刑。可是誰也不會聽他的話。他忽然想道：『沒有這件事情，我好好兒的睡着，簡直這是做夢。我是阿撒哈頓，我那兒是拉利亞呢？一壁想着，一壁就用勁讓自己醒。忽然聽見好像有小聲在他耳邊說：『你就是拉利亞。你就是阿撒哈頓。』他覺得這就要行刑了。不禁大叫起來。說也奇怪，一剎那間，却從浴盆裏頭伸出頭來，老人正站在他旁邊，末次把水潑在他頭上。阿撒哈頓說：『我好受苦呀！這夢怎麼那樣長呢？』老人說：『還長麼？你剛把頭伸進去，立刻就伸出來。你看罷，壺裏頭的水還沒有潑盡呢？現在你明白了麼？』阿撒哈頓不回答他，直聽着老人，露出驚奇的樣子。老人續道：『現在你明白了麼？拉利亞就是你，你弄死的那些兵也是你；不但是兵，就講到被你打獵時候打死了拿回來作酒菜的野獸，都全是你。你想着生

命僅只在你那兒有的嗎？現在我已經把你的妄想除掉，你可以明白，對別人作惡事，就是對自己做惡事。全生命只有一個，在你裏頭的，那不過是這生命的一部分；並且你僅能在這生命的一部分裏頭——在你裏頭——去發展，去減少。在你裏頭發展自己的生命，也不過有一個法子，就是要除掉限制你的生命和別的生物的界綫。把別的生物看作和自己一樣。那就說是要愛他們，除掉在別的生物裏頭的生命，那不是你的權力，被你殺死的生物的生命，在你眼前却不見了，可是並沒有滅掉。你想延長自己的生命，減少別人的生命，那件事情你是辦不到的。生命的東西，是沒有時候和空間的。生命可以說是一剎那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千萬年。世界上你的生命和別種看得見看不見的生物的生命，是平等的。要把生命滅掉，或是變更，那是決不能的。因為他是唯一的。別的東西不過我們認他爲如此就如此罷了。說了這番話，一瞥眼老人忽然不見了。第二天早晨，阿撒哈頓王就把拉利亞和所有囚虜赦放。又下令國內，免除死刑。到了第三天，他喊他兒子阿蘇巴尼帕拉來，讓給他王位。他自己却去隱在沙漠裏頭，細想他所知道的。以後他作隱士的裝束，往各城各村去傳告衆人。說：生命是唯一的，人要對於別人作惡，那就和對自己作惡一樣的了。（新中國）

三問題

俄國托爾斯泰著

耿 匡 譯

古時候有一個王想道：『人做事情必定有三個法子，纔能設水操勝利。第一個事情開始，應當知道那是適合的時候？第二個應當知道那人用得着，那人用不着？第三個應當知道許多事情中間，那一件爲最要緊的？』他想到這裏，認爲這三條是很要緊的。就通令全國，解決這三條問題，答得好，就有重賞。許多有學問的人從四處到來，朝見了王，回答這些問題。可是沒有一個人說得相同的。

回答第一個問題。有些人說：做每件事情知道適合的時候，應當預先做出日程表來，把所定的嚴守着，老往下去做。那時候什麼事情就有適合的時候了。又有一些人說：預先決定做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最要緊的就是不要做無謂的遊戲，來荒廢有用的光陰。並且還要注意於所發生出來的事情，那時候就做什麼事情都適合的了。還有一些人說：王一個人怎麼能都把各項事情顧到呢？所以要知道什麼事情，在什麼時候辦，先要有智士的謀劃，纔能適合。又有一些人說：也有許多事情不必詢問謀士，合時不合時，都要自己當機立斷的。但是須要預先知道所發生出來的事情，纔能這麼辦，那卜者就決

不可少的了。所以每件事，情要知道適合的時候，就應當去問卜者。

回答第二個問題，各人說得也很不同。有些人說：王最用得着的人就是宰相羣臣。有些人說：王最應用的人是祭司。又有些人說：王最需要的人是醫生。還有些人說：王比那一種人都需要的就是軍隊。

回答第三個問題，那一件事情最要緊。有些人說：世上最要緊的事是學問。又有些人說：最要緊的是軍術。還有些人說：最要緊的是敬神。

許多回答都是不同的。王也弄得不知所可，索性一個都不採他們；也不給他們賞金。那時候國裏有一個高尚賢哲的隱士，很享着大名。王就想去見他解決這些問題。隱士住在深林裏頭，獨居不出。所應接的人不過是一些漁夫樵子，凡人俗客。王也穿了平常人的衣服去。離開隱士所住的屋子很遠，就叫侍從的人止住。自己下了馬，一個人走過去。

王到了那裏，隱士正在屋前掘畦。見了王來，同他行過一個禮，又在那裏掘起來。隱士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人，用全力把鑿子插入地裏，只鬆動了一小塊土，還喘了一大會氣。王跑到他面前，說道：『我有一件事情奉求你。我有三個問題，請你回答我。那一種時候是我應當緊記而不能錯過的？那一種人是我』

應當和他共事的？那一種事情爲我所做各種事情中最要緊的，請你回答我。」

隱士聽了這話，也不回答。在手裏頭吐了些涎沫，重新掘他的地。王說道：「你乏了，給我鏟子，我替你掘罷。」隱士道了聲謝，把鏟子交給王，自己就坐在地上。王掘了二處畦，就止住，又去問他。隱士還不回答，站起來，用手抓住鏟子。說道：「現在你休息會兒罷，讓我自己來掘。」王却不給他鏟子，還勤勤懇懇來掘土。過了幾點鐘，太陽落在樹梢後，已是薄暮時間，王把鏟子播在地裏，說道：「我來這裏，是懇求你回答我三個問題的。假如你回答不了，你就和我說，我要回去了。」

隱士忽然說道：「看罷！那邊跑來一個人，這是誰呢？」王往遠一看，果然從樹林那邊跑來一個生鬍子的人。那人一邊跑，一邊用手捧住他的肚子，從手裏頭流出許多血來；剛跑到了那裏，就倒在地下，閉着眼睛，不省人事，直在那裏微微的呻吟。

王和隱士二人趕緊解開那人的衣服，見在肚子上中了一處很大的傷；王就竭力給他洗血，用自己的手巾替他紮好，血還流得很多；王幾次解開滿染着鮮血的布，洗了一洗，又把來裹住傷處，後來血慢慢的止住；那人醒過來，張着嘴要喝水，王就去拿清水來灌他喝。

太陽已經下去，天氣很覺得清涼。王同隱士抬受傷的人往屋裏去，放在牀上。那人閉着眼睛，只管躺着，也不言語。王白天走了許多遠路，又做了半天的工，實在累乏極了；剛走到門限旁邊，坐在地下就睡熟了。鎮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纔醒。張開眼來一看，不知道自己什麼會睡在這裏。看見那生鬚子的人正躺在牀上，眼睜睜的瞧着他。

那人看見王醒了，就對他說道：「請你饒恕我罷！」王說道：「我也不認識你，我有什麼可以饒恕你的。」他說道：「你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你。你我是仇敵，你殺了我的兄弟，奪了我的財產；我與你誓不兩立，每天想着報這大仇。偵得你一個到隱士那裏去，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就要刺殺你。却不知道過了半天，你還沒有回來，我焦急的不得了，就從埋伏的地方出來，想偵查一下子，恰巧遇見了你的守衛軍，他們本來認識我，把我弄傷了；我趕緊逃走，不知不覺的到了隱士屋前，血流得過多，我就昏暈過去；承你的情給我包住了傷，所以能穀不死，我本來打算刺死你，你却救了我的性命；現在我如能有一天活着，很願意永遠做你忠誠的僕人，並且叫我的後代子孫都伺候你，請你饒恕了我罷！」

王很喜歡他竟能同他敵人輕輕易易的講了和。所以不但赦了他罪，還允許發還給他財產，並且要

派自己的奴僕和醫生來看治他的病。

王同那人別了。從屋內出來，到院子裏頭去找隱士。因為未回去以前，還要得他那三個問題的回答。隱士還在昨天做工的地方，俯着身子蹲在所掘的畦上種菜。王走到他前面，說道：「賢哲的八，現在我第末次求你回答我這個問題。」隱士也不站起來，抬頭向王看着，說道：「不是已給你回答了麼？」王道：「怎麼了？已然回答了了嗎？」隱士說道：「怎麼沒有呢？假如你昨天不憐惜我的衰弱，不替我掘畢，却一個人跑回去，你一定要遇險受那少年的攻擊。那時候你就要後悔爲什麼不和我在一塊兒？以最適合的時候，就是你替我掘畦的時候。最用得着的人就是我。最要緊的事情就是給我做的好事。後來那個人跑來了，最適合的時候，就是你服伺他的時候；因為你不給他裹傷，他就死了，也不和你解這怨仇。最用得着的人就是他。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你對他所做的好事。所以你應當記得，最要緊的時候就是一個「立刻」；因為不過這「立刻」的時候，你纔能宰制了你自己。最要緊的人，就是立刻遇着的人；因為誰都不能知道那人到底對了我將有什麼樣的關係。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對於那初遇見的人做好事；因為人到世間來，也不過是爲這個目的罷了。」（新中國）